光海君日記

百二十七之八

YD531
no145

205231
7. 2. 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陞國 初一日 己未

傳曰慶德宮各殿或只有卽廳或只有監役官或一員兼察二殿二堂之役頗有不及處云隆政殿東宮別堂以勤幹鮮事人爲先擇差使之監董〇幼學韓輔吉等上疏大衆請亟擧西宮罪惡斷以大義以雪神人之憤〇京畿監司柳希亮狀啓當刻廣州牧使金斗南牒呈內僧人奉忠名字朴義立告變挾呈所志付州居李凌雲金義立李継宗等牧使躬親馳到凌雲家爲先搜探則逆謀小名文書不得搜覓李凌雲李継宗則捕捉囚禁而金義立則武兼宣傳官時仕矣石耳庵則僧人無一名傍近驪州地住義庵居僧一元推問則奉忠稱名僧人本無而前後所未聞之人云云〇義禁府罪人金義立李凌雲李継宗朴義立拿囚至此亦一逐名書之獄事推案文書逸失不錄

柳無邪亮龍經閏也子哲士宣石呂川人 金學

主李清澄李德宗朴學主倉曰

戊午閏四月初二日 庚申

家抄有利川罪人曺友益趙大元拿因啓○傳曰前頭連有大禮掌樂院提調只有李冲而已爲出仕本院之事別加檢飭察爲事着實舉行○傳曰自上方在更針調攝之中則如賞加教書該曹決等公事推考公事不急至本非干係上國軍務邊事營建逆獄等緊急之事則限更針間姑留政院可也而不有傳教皆出入殊無下教之意今後一依舊例姑留政院待傳教後入之

戊午閏四月初三日 辛酉

義禁府驪州罪人徐濟拿囚 ○ 司饔院啓曰朝廷宴享所用畫樽自經亂後爲之遂在每欲貿青燔造而絶無貿易之路凡遇宴禮不得已假畫而用之事體殊甚苟簡今者前府使朴萬男將畫樽一雙願納其意可嘉者爲則兩樽皆無蓋一樽之口雖有鏄缺粘付而可責酒之所置本院以備他日之用宜爲傳曰曾經守令之人相爲守令陞授樽蓋速爲燔造事傳教 ○ 慕達寺監啓曰奉常寺移設之地臣等反覆詳議則或以爲位版之所安之處那移他處事係重大依前勿移于宣惠廳基址仍存位版奉安之處允當而便云或以爲南大門內太倉基可以移設或以爲西學洞近處俗傳新生公主家基亦合移設而但地勢窄狹義並與陽岸貞陵爲基而給之則可容下人入接之所云臣等執此參商大倉之基則前城內倉廒只是兩處而一處則既爲宣惠廳內

瞻寺衛門所占今又稱設奉常寺于大倉則城内終無
積貯牟餉之所以非長遠之慮所謂新生公主家基則
既是公家之物空曠已久貞陵舊基亦是空虛之地而本
寺下人之願亦移稱移接此處而家家必絶無可稱之地雖
在今哉且奉常寺既已移出則掌樂院所坐之地與奉
常寺基相連而地勢益高俯臨闕内臣等所見快離仍
存稱設之處亦未不可不預爲議定而既有掌樂院姑待更
議啓臨御覽下敎後處之之敎故不敢議啓上敎
啓傳曰知道

戊午閏四月初四日壬戌

傳曰予因有眚瞶焉不得御覽多分揀擇封進事言

于該曹及政府○政廳居宮三正門及奉常寺移役事

一日爲急大臣雖不出仕速爲收問議啓事言于都監

○集禧殿上樑文速爲製進事言于大提學○營建

都監啓曰殿堂多處所役已久或時令施彩或方多修

粧多有分掌郎廳監役外別無緊急欠缺董役之也

而今日爲監之事負役太多虛費料布爲今日第一

弊端似不必加出不急之員但東別室造成之處甚多

又有東別室加造之教郎廳一員勢難兼察監役官一

員加出集禧殿今當始造監役一員亦難周旋於撥遽

署等處郎廳一員加出隆政殿監造郎廳兼察爐冶之

事本殿之役極爲浩大亦難遍察監役官一員加出通

共郎廳一員監役官二員其餘姑勿差出以省浮費爲

當啓 傳曰依啓以文蔭官中速爲揀擇差出○以

黄近監司秘密狀至傳曰下推鞫施遠方遂變○安敎
按崔衍上疏大槩頗綱木囚于蓋達壽監以補往費々等
一○前訓着金大河上疏大槩請明擧西宮不赦赦
之罪以家王法爲係誣罔亟斬臣頭以謝中外○禮曹
至曰此時國家之急且大者唯此謝恩一事而往冬以
表今又至夏上候未寧勢罔然矣今又手秋至節而行
皆之迫急務懇々約爲後於此兩約則事體々未安斯
人々雖許下之言々執之有按臣等再三陳達至傳
以閣門於達勅使出於不獲已也竊念皇勅來至郊於
則未至達於先送謝恩辭言於例亦合權宜今因變
斜洞攝於完日期爲文斷近則尤極悶慮此仰西幾
往來所傳於衙門皆以稽緩爲有言於云々之說以至
上一心事大之誠爲此追頤莫大之慶爲有往年稽
滯之言則豈非意痛之甚者乎請今廟堂速為定
罪急々處迳傳曰允○匿名書之獄又起于鳳山舊

此兩條只滿一圓而連書

近當因馳函聞鞫破合併事係誣誕不可拿問王

前無

命鞫之竟無實文案遂失不錄

戊午閏四月初五日 癸亥

左參贊韓孝純啓曰臣大病之餘毋添他證氣力萎蕭身不離褥精神昏塞動必顛仆不得已廢將私悶上劄陳情今者玉體未寧連日受針臣以第二提調因此賤疾久未入侍臣罪益大惶恐無地若無所容伏願聖上俯察臣踧踖悶迫之情亟命罷免以安臣之分義答曰聞卿出仕以用醫藥宜安心勿辭調理察職○西陵君曰大臣出仕後推鞫爲之事前有傳教矣今者罪人多入獄事淹滯大臣今已出仕推鞫何以爲之傳曰當日爲之○李冲上疏辭觀象監繕工監提調答曰今方監董大役觀象繕工等監皆有他提調自可注審矣勿辭察任○傳曰皇勅密出於無前至此不可已今百官都監這這因予病久未差歇至今未得迎勅憂悶罔極前頭日候漸熱而水路下勅書欽賜表裡奉安于溫堗多多點火事下諭于使臣處

○傳曰自上受針調攝間凡不緊公事勿入事下教非
一非再而眼疾非如他疾如上疏回啓呈辭不緊公事
並為捧入至為非矣今後中朝事及邊報如啓達都
監公事外一切勿入○傳曰通勅十二日迎行事問于
日官更付標下諭于使臣處○平海郡守提倭舡二隻倭
奴七名監司馳啓以聞○傳曰知敦寧府事朴安世功臣之
父其子嬪之曾祖父也三等禮葬為之事言于該曹○
承文院官員以都提調意啓曰備忘記因予病昔謝恩使
第今來得發程憂悶同趣義先為發送於未通勅前
而使之留於義州通勅後謝恩表文令承文院收負責
去付送以為使當此意言于承文院議處事傳曰知矣
右教所及因出於不得已但未揭表而先送使臣於言無
致據使本院各負責表追送亦甚未安為今之計莫
如上觀上使或通勅於闕門外或只使百官通勅後即
送謝恩使兼程急赴以當況使臣雖欲先送申湜以

不肯應侍方在待罪中必為先為處置後可以議
其先送矣傳曰並意非不知矣但予病非不能行步
之證只緣眼疾劇甚不得出外閤門外與郊外信異
此乃冠服降勅慶禮莫大非如等閑勅書不可不親迎
也近觀予證大臣出仕當為變置矣申湜治裝已久
不可遞易仍送可也冠服謝恩拜表則依例為之而只
降勅謝恩表文令承文院右負責往傳付事察為◯
備邊司啓曰伏見義州府尹狀啓老胡多率軍兵圍
住清河地方遊擊因察院布政分付領兵馳進遼東云
㺚胡窃發之患比比有之固不足深慮而至於老胡
率兵侵犯中原地方則係是大段聲息在我不可放
過急速宣傳官馳往義州老胡發動的及遊擊
還鎮與否詳探以來宜當敢啓傳曰依啓

戊午閏四月初六日 甲子

政院啓曰罪人被繫者保放者並計多至數百久滯未決當刑者幸而無罪者不幸極矣今者大臣已出此後逐日按鞫俾無留獄之患而判義禁時未差出推官不備獄體以爲未安請令日內判義禁速爲差出以完獄事傳曰自上方在受針調攝之中判義禁徐爲差出

○禮曹啓曰以迎勅及謝恩事議于大臣則左議政韓孝純以爲該曹啓辭極合事宜物情同然更無贅陳但皇勅未迎之前謝恩之行徑先發行揆之事體亦甚未安適今玉候未寧方在靜攝之中郊外舉動決不可爲或依該曹公事闕門外迎勅或令百官迎於郊外然後謝恩使即爲發送恐合權宜恭俟睿裁且謝恩上使申湜方在待罪之中請令該曹汲汲處置俾免狼狽之患敢啓傳曰當觀近日予證以爲變置申湜依前傳教仍送可矣○豐基居

進士郭瓔上疏曰臣伏覩逆賊景禧包藏禍心積畜兇
討不測之變非朝則夕幸賴 祖宗積德之慶 殿下明
哲之威神祇默佑兇逆畢露言出其口跡不可掩則宜
正大法梟示八方而權奸朋比尚稽正刑忠臣髯抑
義士憤惋臣以為教人以逆何者臣聞奸賊臣當瞻
締結景禧有同骨肉全吾將命得之其門再三窓
語不知何謀而以股肱重臣陰結兇逆固不得無罪況
吾死汝死汝死吾死等語實出景禧之口則渠當釋
戒待罪以訟其冤而終始曲護庚屈王章生而使不得
正刑死而使不得追刑請討之疏接跡而進議吏之教不
一其傳雖視正論廢閣至音謀殺告變之人欲為殺
復之地臣不敢知當瞻之於景禧有何眷而若是其
曲庇也頃年以來逆孽屢作治獄極嚴若干逆魁皆
伏正刑至於閭閻下賤少有辭連者則必致鞫問而
獨於景禧曲加寬護臣竊痛焉在賊遠則誅之在

權要則不問在外方則治之而在肘腋則不憂其何以杜絕萌而去連根哉嗚呼殿下其以爾瞻為純臣而不疑乎雖知其奸狀而不忍退之乎如或知其奸而不退則已如或以為純臣而不疑則臣雖愚昧請以一言而下之近者西宮之論實是莫大之舉人情惶惑論議東西而爲翁爾瞻實主張之此非臣之臆料臣於頃者邸報伏覩尹唯謹上疏大略即曰李爾瞻金闓許筠輩同緣舉事領緣啟鄭仁弘之意亦然及覩金琮之疏亦曰李爾瞻許筠輩云云臣意以為筠闓皆爾瞻頤指之人攻主張者實爾瞻也況當於西宮論罪之時有曰唐廟數罪雖不可已漢庭廢黜蓋從寬典夫以數罪為不可已而廢黜為寬典則其意蓋不止於直廢而已矣夫何敢立其論於述其名前言未說後計輒出庭傳之裝故永退託之態剖辨之際詐存疑遽之意又飾先奏之說巧為熒惑之計臣以為爾瞻任詐欺君

之狀於此著矣何者由後觀之則前日倡議者非專主
於討逆也由前觀之則後之退託者非有意於今是也
於討逆不可於今是不可前後反覆彼此無定其心所
在斷可知矣以殿下之明豈不洞燭於斯乎尚且孰
若之專信之臣竊惑焉嗚呼臣欲言之則謀汚類吾而
不言則恐負聖明茲抽出其肝膽而明告焉以臣觀之
重臣不過以西宮一塊肉為賣恩利己之奇貨倡動於
前憑藉衆口退托於後盜掠群譽使禍機移於諸人
大名歸於君父厥然蹤跡肆無忌嗚呼家人父子尚
不可欺侮之況天威咫尺是何等地而乃敢扶持詐譎
逞行胸臆射利無盡引領趨顧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臣又竊聞之重臣恒與人言曰密教如是吾將奈何云云
一傳二傳萬口喧騰真贋難卞疑訝閑興臣不敢知殿
下甚或有以不可教人者密教重臣者乎殿下以堂陛臨
下凡有大事必命公儀於朝豈以密旨私於重臣者乎

臣以為此賣君盜名之心著於言也臣又見從畿外來
凡道路游談之士郊野空鄙之氓皆曰西宮大論自上
欲之實非爾瞻之所為也有耳皆傾無口不和及到考中
亦頗疑惑此爾瞻賣君盜名之計成於衆論也吁人情
易惑而難曉間或有深慮遠觀者明其為詐而避遁
於衆安能户喻大議之下群疑並止默念奸計誠非
細宜臣中之骨驚食不下咽乃心語口曰爾瞻欺君歸躬
險巧此極其交結暑轄陰懷異志固其路事也此而不
誅將來之禍有不可言臣遠伏遐陬偶入考中其於時
事了無知識而但聞布列要津操其權柄者皆爾瞻
之流黨也自古奸臣權重於君則勢移氣驕不棄不
厭此習何可長也科舉用私之弊雖其爾瞻之罪而
以國家求賢之舉為私門植黨之資標字生員預題
及第舉國奔波有同歸市公然傳送了無羞愧則其
四子借述中第之說亦必非誣也墜頹士風傷害國脈

者莫此為甚前後陳疏者非一非二而殿下置而不問又
從而罪之快奸人之心閉直士之口臣在科擧中人言之
塞涉於私何敢修陳而但集不有人言殊恣不悛今方
臨試已先標榜某仲某屋之說宣傳於朝野至於單
子之士雖有出衆拔萃之才或聞風而不來或入試而逃
出言念及此實有寒心此習何可長也其聲勢已久積與
雖醫雄唱雌和根連株遠雖賢而排己者則陷之雖不
肖而悅己者則進之廉懶者惻之以威諛佞者結之以
利或者奮迅意指而齊頌功德或者窺觀辭色而即傳
銓曹氣焰薰天朝野承風此非誣事證在目前夢寅
栢舟之什非但意在詆毁至以三月二十八日之教瞞告
四月初四日之所作計頗巧黠罪大欺罔而尹詡南瑾
憲長諫長曲為黨比不為論罪猶男以迄為重臣文飾
容護此無非爾瞻所使而猶爾等知有爾瞻不知有殿
下豈不痛哉且夫瑾也雖驚古以憲長為名則風範而

係而瑾之訴重熙也重熙敢售私憤奴隸瑾也而加屈辱
費因吏年收放豪奴挺發僕從爲手臺諫之任倖而甚
至上而人主必加饒貸下而執宰莫敢凌駕而重熙蔑
有壽閣錫換國體此乃曹操擅殺擇逮大臣之討而
瑾也非但屈首不敢引避此則怵重熙之威也朴宗胄
之被斥臣未知其詳而弛推龠牘之詆則抗章請下
之不暇而宗胄乃敢偃然引避揚、在戚此則豫重熙
之勢也臣伏覩頃日朴承宗劄答有佞據義名班賊員
君之教王言一下中外震悚而伏馬臺長無一聲
吁使人怵重熙也使人豫重熙也爲廷臣重熙之腹心
館學皆重熙之羽翼則脫有不諱誰肯爲殿下言之
哉臣尤有傷心痛骨不忍中不忍言者臣竊聞之自
光陵來者皆曰益敏之構居也勒令富郎調發守陵
軍及陵底居民斫伐陵木累百條陵長乃其家奴僕
望風旨以拂爲慎諸陵從可推矣臣不敢知殿下其

坏叉之無乎抔莫之聞乎方今律如而宮一木直金撤
閱運夫死付相纏而咫尺山陵斧斤不入今為奸胥
之所窃指成養禍之窟穴榆木帶恥墳陵含悽過者
隕淚聞者傷心此豈非垂兇素有無君之心而縱子弟
恣為兇驕也設使稍長陵一抔土誰得而發之哉臣以
為此而不治則無以慰先聖在天之靈也伏願殿下或
命拿問陵役或命重臣看勘則是以驗矣如係誣
捏臣請伏罪方今國有巨役大小奔遑而垂兇父子五
家並後一洞雲矗高極壯麗僭擬宮闕才良工匠皆
就其役者監不敢問吏胥不敢捕殿下若以垂兇為忠
直則古之先公後私之臣果反為不忠乎臣又竊中之
垂兇父子憑伏氣勢酷肆貪攫士族之無勢者下賤之
無告者惕之以威橫奪無厭冤府承冷恐或有構象
外失業之禍有同逆肆之世或有提脅而頓絶者問之
則曰李賊奪吾奴也或有焚香而訴天者問之則曰李

賊奪兵卒也身獄沸寬里巷相[illegible]重光果可謂爲公
乎臣又竊聞之重光攘奪不止於私亦及於公逆肆竊
據之物盡爲私竊之歸至於鴨島一境盡內名區
祖宗所屬之繕工而重光乃敢以所竊逆人之物除授
公家之地飛閣連雲法占形勝島嶼傷害殘結以投
爵不給　光陵當節者亦甚一也重光果可謂忠直
者乎昔季氏有事顓臾至人罪之以其攘奪其男
也賣斷之價取民田史氏誅之以其剝割窮民也今
重光奪私及公狼貪無厭臣不敢知殿下方來將何以
充重光之谿壑乎此雖細事爲國大患而殿下深居九
重必有所未及察臣愚一介賤士必以爲不足信而幸
臣有耳有目得於且見筆不及舌言不達意殿下必以
爲誣特賜[illegible]下臣諫逆一而證之抑有一說焉臣在山谷
中得於朝臣有許篈者而未知其爲人也近歲以來臣
伏中閔仁信齊俊格之疏則投慶運書者篈也草耕

後擻者蕩也通弘光謀者蕩也是何一人之身而衆惡
之集也人言雖不較謂必然而亦不可謂必不然宜命鞫问
明覈厥由快定是非以洩輿情而含容不断醞釀奸謀
臣不識殿下何懌而莫之為乎抑無乃重綏所障礙乎
嗚呼前年曼禧當刑而不刑後年許蕩當鞫而不鞫
使乱臣無所懼大義無所伸是故重綏慌謀日滋益
肆始以大論欺殿下終以退托瞞國人臣聞炎炎不撲
終至燎原涓涓不塞終至滔天及今不圖則臣恐不至
於欺之瞞之而已也臣稟受天畀幽濡在廛耳目所及心
膽自裂且念他日倘有罔測之禍則義不可共天與其
死於事去之後而無補曷若謀於事去之前而圖抹乎
蘇欲與重綏決死生以扶社稷計也豈有一毫希冀
之心哉嗚呼言雖僭越無非愛君文雖蕪拙實出憂
國伏願聖明又復臣言曲燭奸狀則宗社幸甚

承旨

政院朴鼎吉李傳卿啓曰自上靜攝有雜公事勿入之
敎而今此郭瓔之疏專攻李爾瞻措捏草縛至有托
密旨之語所謂密旨非外人所可知也今者瓔以外人
所禁中之事托以竊聞渠必有所聞處且有許筠作
耕俊免極等語此必有所聞矣事係重大故不敢不捧
入啓至傳曰知道許筠作李耕俊極書事令推鞫廳
議處○傳曰千秋使朴思亨聖節使李士慶相換○
夜一更坤方有氣如火光

戊午閏四月初七日乙丑

鄭纘男至曰臣伏見鄭瓔疏中以柳夢寅事至謂臣不知有君上臣不勝惶恐伏地待罪答曰勿待罪○傳曰自先朝受針時則調攝間不緊公事姑留政院乃舊例也上曰予方重患眼疾令住金若大禮果退憂心如焚不得已更爲受針者欲收一分之效勉行迺勅大禮而上日不緊公事紛沓出入至於判義禁差出何至緊急教書祭文呈辭單字何必上日入至乎此乃新入承旨革未諳舊例而然也今後限受針調攝間只傳教四事係于軍國緊急事外他餘不緊雜公事並姑留政院傳教後入之事更加察爲○幼學金瑀龍上疏大槩西宮賊換節目未下衆情危疑兇黨生心巨奸潛伏陰嗾瓔疏先攻首事之臣扶植西宮以危君父其計慘矣所謂李再瞻之內書許筠之作檄必有所聞之地嚴問出處若有一毫不實之跡則罪有所歸矣此莫非由大論尚未

結局有此收處請亟下節目速完直處之典以安宗
社○大司憲南鍾大司諫尹詡執義林健司諫辛光
業掌令韓泳姜𢡟持平李重継中栻献納朴宗胄正
言徐國楨亟曰臣等昨見郭瓔上疏大槩詆斥三司因
有紀極瓔乃初大論之時巧避不參至於削籍停舉
之後敢出免罪之計不得已一番投疏為人則攄此可
知臣等與之相較亦知其羞辱而方在言地被人醜詆
不可偃然行公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正言李
元興亟曰兩司多官以瓔之疏一時皆遞臣亦兩司之一
也既在醜詆之中而況禮曹判書臣李重臨即臣之三
寸叔母夫也重被構捏臣何敢覥然仍冒請命遞斥
臣職答曰勿辭○改隱亟曰今此金瑞就之疏事係大
論投雖在靜攝中捧入之意敢亟○兩司合亟曰瓔
之竟疏此見大槩其中許多說話臣等未得知之第見
改隱亟辭有密旨竟極等語此則渠必有得聞之所決

不可一刻稽問此無非大論未究妖鬼之單探揣至
意之如何先幹主論之人柰亦悇乎當此靜攝之中
合日合至亦皆停止而瓔之疏語係干告變不得不汲汲
煩聒請郭瓔拿問而期於罪人必得答曰依至〇禮曹
判書李爾瞻上疏大槩郭瓔疏中許多構捏臣身之
說雖未及聞知今見政院至辭有密旨一款非臣子
所可道所可傳而渠敢有所窃聞云云臣對何人發此言
而渠因何人聞此言乎至上既無密旨於臣臣有何傳說
之事渠乃急於陷臣而不知語逼於君父尤可痛也伏
願下臣司敗與瓔對覈答曰省疏具悉此時停疏何
可與較哪宜安心察職〇左參贊許筠上疏大槩伏見
政院至辭則郭瓔上疏有臣名及耕俊兇極等語此必
有明確言根請与瓔同就庭訊覈出處以辨虛實
俾雪臣誣〇生員崔尚質上疏大槩鬼瓔之疏攻李
爾瞻許筠等其受嗾奸猾謀危君上之狀的然無疑

張
內書作檄之言窮問其根以正邦刑而亟下鞫日仍行
廢黜以安宗社○進士尹雄通上疏大傑璟疏之攻李
爾瞻極其兇狡其先陷搆當大論之流以危君父其跡已
露其內書兇檄等事必有明白言根請嚴問得實而大
局未究無彼妖變講明於大義亟行廢黜以安宗社○
幼學洪德民上疏大傑郭璟疏中有李爾瞻托密旨之語
非但陷爾瞻也陷殿下於不測也有許筠作掛俊諸檄
之說是則以癸丑逆獄爲虛搆也倘或終無所指而指殺
不實則反以大逆不道之罪〻璟○義禁府郭璟拿囚
鞫○副提學鄭造校理李埈副校理韓瞻副修撰崔
濩啓曰臣等伏覩昨日郭璟上疏以李爾瞻爲奸賊
而無君不道以三司爲諂媚而忘君負國請治其罪元
疏未下臣等雖未知以某事指爲奸賊亦未知以何
事謂之諂媚第近年以來國家不幸亂逆相尋義理
不明人心益巧知討者鮮知護者多今日論議之角

豈不追溯逆討逆而已擔當討逆一心衛國者西兇也
恢張正論扶植綱常者三司也西騰之論即三司之論
也三司之議即西兇之議也一時論議此外無他說
至於西宮大論一則曰各處兩宮一則曰奏聞後處云
者乃可以明大義安宗社光明正大永有辭於天下後世
也今者賊瓔生長豐基：：即永慶妻鄉也其父嶒出入
永慶之門有同奴隸渠亦與永慶之姪黃有中有唇兄
弟同為相切有踰骨肉日夜陰謀為永慶報復之
地上年秋間赴舉來津及其大論謀逆不參曰若參
此疏則永棄吾身士論高憤削籍施罰四館聞之又至
停舉瓔以此含怨欲圖翻局專攻討逆之臣波及三司
之官臣等未知誅奸討逆欲絶禍根者其果謂之奸賊
而無君不道耶拔本塞源安社為責者其果謂之諂媚
而忘君負國耶西兇為殿下社稷之臣而瓔乃毀之三
司為殿下耳目之官而瓔乃斥之敢上凂悖之疏於遲

宗國之計今日討逆之臣不弃危乎臣等忝在論思厚被
醜詆罪不足与較而亦不可終嘿冒瀆静攝之中不勝
惶恐之至請命鞫前臣等之職○答曰勿辭○幼學李
萱等上疏大槩鬼瓔托跡虎魁受其陰嗾專攻李爾
瞻波及許筠其內書作檄之事必有明證而其誣及國
體者尤陰一節者亦必有所指嚴問其情鉤得其狀一
以嚴誣上之律一以蔑教賊之人克正邦刑而亟下節目
仍行處魁之誅奸究以安宗社○幼學黃廷鐵上疏大槩
請亟行處魁之典以安宗社○夜一更流星出北斗星下
入軒轅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赤五更流星出雲雨
星上入貂珠星狀如鉢尾長五六尺許色蒼白

戊午閏四月初八日 丙寅

生員李弘詢上疏大槩見瓔攻李季仝許磐鄭纘男等
邪危恐上請鞫問言根然後斬瓔頭懸諸國門以謝邪論
亟下節目以安宗社○生員李乾元上疏大槩大論未完奸
究日肆見瓔力攻李季仝不遂飾辭密旨之言已令鞫問
而疏中多少被誣曲折尚未昭雪請下原疏一一詢問出處
快洗忠良之冤亟斬見瓔以塞兇徒而速下節目以安大
局俾安宗社○幼學金廷亮上疏大槩請鞫問見瓔告疏
之所由以見忠良之臣被誣之冤亟行虜黜之典以安宗社
○左議政韓致亨啓曰臣伏見郭瓔原情則有曰冬間人傳
季仝於韓致亨處言左議政言得密旨云臣今年正月二十七日始
與韓致亨同坐之列冬間之說固已誣矣季仝與臣言有密旨之
事前後所無唯為無形臣入韓致亨與季仝相對時李承旨鄭
纘男每擬綴然同坐是日不然季仝果有此言則纘男亦必
聞之矣臣聞郭瓔之言不勝驚懼敢將寃抑惶恐敢啓答

曰知道卿宜安心○傳曰自上方在變計調攝中明日草啓
提調李秉模令招使之察我○推鞫廳啓曰湖嶺罪人一百
數十人保放事議大臣以處事傳教矣臣李徵取見湖嶺
罪人元情及發奉當則安處仁之究謀奸計盡露於其娚
愛春之招曰姪隴人之跡亦著於韓應祺等各人之所供
云不明白臣意以為今此保放百餘人皆是處仁處被誣之
人決云更問之彈無遠放送以需天恩以誅湖嶺之群情
安處仁則嚴鞫得情按律施行允合事宜答曰知道放
送○鞫廳瓔問察旨所聞處及許蒻作亢極之事瓔供上
年九月入城城中士民頗傳至上凡有所聞必問於秉模冬
間人傳秉聽於草房對韓孝純言得察旨於試所對朴
弘壽言得察旨於李慶全家○對李覺所言皆如此臣心
竊憤慨冒陳天聽矣察旨之說蘇鳴國頗知其顛末臣與
鳴國稍有面分對臣言其四處所說之曲折而一處所聞
最詳云一處乃李覺也至於許蒻作耕後亢極之事則

嶋國亦言奇俊揩之疏有所云云矣臣以家壞遯跡窮念
近來逢孽屢作誣訴每多逢孽不治則亂無時定誣訴不
辨則禍無時止密旨迺圖寃獄發給諸處不開之罪臣洗
雖嶋國之語話道狂譬之說伏地誅罷他之無竟違○推
鞫廳無曰許瓔亦借此說至傳曰以瓔什麽嶋僧國語
細嚴鞫○鞫嶋僧國〻〻供乙卯正月臣往詣李大嬪
大嬪尙臥引入正寢辟其爲子說語良久臣曰癸丑年
鄭造尹訒爲不副職則大論可成而以其被罰之故
至今不諧誠可痛矣大嬪曰君勿爲此言吾家以此
得禱君亦吾家切親之人也勿爲此言更惹重禱以
來吾家頻有密旨而吾父則每言有從之理矣厥後
臣往見申景禛問曰壬子年間惕男謀爲不軌我措疏
將上而事泄不得呈及今西宮爲我國禍根他日不幸
若有失志之徒挾而爲亂則我且屠戮矣於國於身
俱是大禍故敢言於大嬪而大嬪之責我者何也景

禱曰君甚妄發矣造訒以兩宮各主之說設有偏端
廣昌至今遂生酸矣君以廣昌切親之人乃出此言
君必得罪於廣昌云至於壬子措置之事則及第李
滉徐答其首末問之則可知矣密旨之言臣初聞於大
燁之日則曾曉於洵女答韓孝純於試所答朴弘耈曰
天意如此故李覺主張大論而非吾所知也又於李慶
全家與李覺會坐曾曉曰天意如此大論何以為之
慶全未及答覺曰此事必並與他邊人為之然後乃可
易為答此吾輩邊為之則無乃更有癸丑造訒之變
耶云云此言臣則聞於旨人前縣令尹起聘云云聞於
於吾徐云　完陵斫木事則益燁以書通二百介給
等子御姓人換斫椽木二百條趙國賓以正朝奉祀
長興緣壽享大祭久留陵下始得知之云許筠草竟
檄事則臣聞於喬俊格而言於鄭瓔為問俊格則可
知矣壽初密旨之說臣請與大燁面質而今者所傳則

請問諸起聘又有寫紙寄書乃景禧倣造時犯世子
不測之語也

戊午閏四月初九日 丁卯

傳曰朴弘耉李慶全李覺命招許璆供辭中密旨事問啓○政院啓曰李爾瞻命招不來矣傳曰更爲命招啓曰病不來傳曰更爲命招啓曰病不來○李爾瞻上劄曰密什今良許璆之疏實出於鳴國 鳴國之招卽璆疏如出一口云 鳴國之言張敵之勢敢肆寫鳴國曾以言誣事欲殺臣父子 國人之所共知 至上之所洞燭 而臣初聞璆疏之脈 肆指揮不絕 驚愕莫省其由 及至今日始知全出於鳴國之陷害 至此無疑 噫 且渠之所供乃引國賓等爲證 又以密旨等語爲得聞於臣之諸子者 終國賓乃是渠之腹心 而與弘耉同謀陷臣者也 密旨事璆既曰傳聞於曰處而鳴國則反謂得聞於臣子 將欲以子證父 亂其言根 不亦巧且慘乎 嗚呼 鳴國之終始遲晩 必欲厮殺臣一家一宇也 極今若不爲明覈究處 而至上先使臣出而察我 則非惟臣心痛悶 人將以臣爲何等也 自上

受針之時不幸遭變未得入侍又違三命之勤殊失其
不俟駕之義臣死罪死罪　答曰自劾處宜遵前旨勿
爲介意速出[illegible]益篤精忠以安宗社〇幼學金
廷堯昨日上疏大槩大論中止奸謀益肆兇疏先
隔言論之人李[illegible]晩忠清正直國人所共知見還謫隔
張皇猥雜言辭誣以不足與較而置之請下原疏一一辨
覈而還受結奇家祖述俊格敢誣以仇攻仇於十年之
之後其奚無窮譏並[illegible]俊格誣者之情以洗[illegible]誣亟究
西宮廢黜之典以安宗社〇傳曰宮中外方各邑田結收
布特不有爲遵命令或有濫徵多至四五匹云極爲可駭
而應實難知下諭各道監司使之十分詳察馳啓如有
貪婪守令還移收布事目冒法濫徵者一一覈啓重治
〇行司直李大爀直提學李益[illegible]上疏大槩臣等見亦
俱被儺人捕捉請並賜明覈〇[illegible]贊男啓曰即刻捕府吏
事閔藻來言罪人蔡鳴國今因時使下人搜探鳴國衣帶

有縣府廳直金仲信通鳴國簡書一張其書簡辭有
通于使令朴希洮使傳書于部邊云云深即披探朴
希洮得一封書外面書部進士福重一面書諺字藻取
來鞫廳開拆視之則真書四張內一張則金仲信簡書
三張則鳴國通諜指撲書也又有諺書二張亦謄真書
重複指撲者也其書極亮且漆並補紙以入金仲信及
朴希洮則拘留待令敢更傳曰知道此書極亮推鳴國
上聞指撲人並嚴鞫金仲信等并拿鞫○行知事朴
弘壽更曰臣弘壽於上年冬間監試覆試時典禮曹書
李雨純同入一所同宿乃於一夕出給傳紙曰困我如臣卯
我甚苦苦難堪仍語及大論事雖有問答之說其密旨二
字臣未之聞也臣衰老之甚精神昏耗前冬試場之事日
月已多其時說話不記憶而大槩如此惶恐敢更答曰知
道○右贊成李覺更曰臣於上年秋間與文昌府院君
臣卿希鳶廣昌府院君臣李雨純同往于錦平君李慶

今番諺語詢重熙曰大論何以為之臣痛之曰事係宗社在
所不已但二三親臣誠心協力為之可無後患重熙又
曰從速使免害昌我輩更會議之可也云日月已久卿不記
恠大臣如此審旨二字為無聲論之語惶惶敢至○鎮平
君李慶全至曰臣與重熙自少相親立朝以後處陰禍福
備嘗同之者緣臣積患循滿耽酒疏廢無意於世訪重
熙常罕重熙亦以長高甚刻訪臣亦罕臣與重熙李覺
相為臣家之日不為臣自御衛上來今已四年只二度重熙
與李覺來過皆有他客共值親朋進酌盡無從語重熙
本為非殷以此朝戲臣矣審旨二字臣不聞之惶惶敢至
答朴孫壽李慶全李覺曰無之○鞫尹起聘起聘供本月
初六日昏鳴國携趙國賓來請吐之魯國曰有一儒生上
章攻李重熙云云臣曰是何人也鳴國曰鄭璆也臣問其
疏辭則袖出疏草使國賓照燭讀之讀訖國賓先出臣曰
此疏若言未知如何但審旨之言大駭人聽如致鞫問將何

以爲之鳴國曰自有可爲之言臣願更聞其辭則頤他不言臣爲公四相之言言於鳴國則當其呈疏時必不駭矣言矣要口誅人上章而慮其長根推諉於病人臣年將七十孤獨無他有何希望於世而考也隨人之彌嫁禍於朝廷也死生有命呂誅斧鉞天日在上更言之遣〇鞫金仲信朴希說皆賊其所得傳書乃鳴國之教誘瓔者也書中有已通於諸丈諸丈皆以爲大捷云書其勿動蓋爲鋪張宴旨之說勿引韓朴李等以大婦為證等語〇更鞫鳴國鳴國供語書直書皆臣所通於瓔者也審音則前日大婦詳言於臣故臣使之引以爲證諸丈指尹起聘及其友也大捷云者欲其勿惕也臣既已參知於呈疏之時故欲其終始無事通書而勉之矣指誅人則臣與瓔起聘同謀書疏別無他指誅者矣

戊午閏四月初十日戊辰

傳曰罪人趙國賓拿命唯只早下而經日拿來必有其情極爲駭愕爲乎李吉元拿推今後如此緊重罪人擇遣都事拿來事允音出納爲○傳曰上來禁府之事日甚紛紜雖人書簡相通等事畧不畏憚極爲寒心今後又有如此之事則當上色郎廳重治事言于禁府文之着實舉行事承旨亦書申勅爲之○金以亨上疏請兪世曾上泝變之功王命議于大臣右議政韓孝純議伏見疏辭世曾之事實狀如此則亦給論賞未爲不可傳曰趙資○繼男既贖世曾成海州之獄將勘勳錄使以亨呈疏操王意王於是有趙資之命

繼男以下小注也

戊午閏四月十一日乙巳

摠管金瑬上疏大槩亟定大計以安宗社○營建都監

啓曰行司果李秀俊願納材木一百條納粟嘉善張彥浩

願納材木二百條已爲持上著標而但啓下募粟事目

中納粟通政嘉善則論賞一事不爲磨鍊惟在上裁傳曰

李秀俊相當守令除授張彥浩參酌施行納粟通政嘉

善人納木賞格並磨鍊啓下施行○禮曹啓曰前日進士

任獻之等上疏令禮官蕩覈事傳教矣奏本中一節臣等

旣以不可不送之意備陳於前日本曹啓辭矣不意被誣之

變又出於此時大論未奏聞之前丘坦等先聞知添做搆

捏之辭則必至於不測矣且聞冬至使先來譯官之言

則北京一諸奇人等皆以謝恩使之不來爲言云今日之計

莫如急速謝恩使繼送千秋使兼付大論奏本於其行

則猶可先發毀謗而事亦易成也但謝恩使申湜病重不

參應請云然則萬里之行決不可爲也書狀官尹知敬

本以酒病人重患瘵厥云請令該曹並為改差速出其
代千秋使亦速差出使之預為治行次第入送為為上裁
施行何以亟奏仲使徐為酌處使書狀拜表日期已迫
今不可代以他人申湜尹知敬何如○傳曰近日已陞叙
除職承傳久不舉行或有未及蒙賞而身死者酬賞恩
典廢閣不施極為非矣吏曹堂上色郎廳推考今後使
之即為舉行

戊午閏四月十二日 庚午

幼學任援上疏請亟定宗社大計以杜奸窺○四月十七日奴
賊犯沙河等堡人畜物貨盡爲搶去遼東摠兵戰死寗
汪軍門調兵馬待變遼廣之間方謀誅討撫院移咨義
州申嚴提備合兵征勦府尹李善復馳啓以聞○欽差
巡撫遼東地方賛理軍務兼管備倭者察院右僉都御
史李維翰爲夷情事巻查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内准貴
國咨准前院部咨因奴酋每以北關婚婿爲言恐有蠢動
之形頃貴國曾咨許遼陽守邑有團練火炮手七千作
爲聲援俟奴酋實有變動情形本院另行知會合兵征
勦備咨去後續准貴國咨稱當職就將前因另諭該
道觀察史及兵馬節度等官着令轉飭各處沿邊軍衛
將官一體策勵無或怠玩外日後如有前項征勦機務惟
俟貴院審察本國情形商量便否明示裁處等因今照
建酋奴兒哈赤猥以庸夷無端生事計襲撫順必仍跋逆

罪大惡極法當誅討除請兵至自另行外誠念貴國
密邇賊巢不無驚疑合行知會申嚴防備爲此合行移
咨貴國煩爲嚴行該府將領等官加謹哨備整鍊兵馬
敎演火炮相機防禦以張聲勢俟勦次之日本院臨時另
咨知會合兵征勦先乞咨覆以便施行須至咨者

戊午閏四月十三日 辛未

備忘記曰樞院稱啓內事意極重且急不可不趁速回
啓臣等方會議于本司矣但今日至曲折所係非細必
須博詢群議從長啓達而啓奏文書大提學專掌云
無煩納度支專主禮曹判書李秉模以病不來戶曹判書
崔瓘方在呈告請命招來外其他司堂上行知中樞府事
朴弘耆綿平君李慶全右參贊李覺並以病不來並不
命招同參宜爲文平君柳公亮曾在本司久掌西北之
事且係往歲議啓記請委邊事依此至辭金蓋國等
例司堂上為先筌下典同料理云為傳曰允○兩司合啓曰
亮賊鳴國疏中多少曲折及鄭瓔元情處通指嗾之狀亟
眼且渠之前紙處有未諱之修尤極兇逆亦爲即施邦刑頃
刻不留而第諸賊之多累人不直初指此則不可不窮問得情
今日鳴國刑訊事係逆獄敢冒靜攝啓曰自爲處置勿爲
煩論○館學儒生鄭淇上疏大槩亟施乾斷以定大論速

治鳴國賊瓔等罪以正誣告之律　答曰省疏具悉向為
酌處靜攝之中休煩可矣○鞫趙國賓國賓供臣與鳴國
一二番相見本月初六日往新門外寡妹表家初昏還到瑞
政橋川邊鳴國立一人家門內招臣而入乃尹起聘家也坐
定鳴國袖出一疏草臣明燈暫於看過此乃陳呈之後雖
欲止之何可得也當初陳不預知疏中曲折豈有参詢之
理也○瓔鳴國起聘而質○鞫李吉元吉元供承命向鞫
廳其往豊壤日已昏矣往返之際趙至徑宿知情稽滯
實出曖昧云○備忘記曰伏見撫院洛文有曰奴酋無端
生事外議撫順公行數逞告國中嚴隄備整練兵馬俟
勦叛之日合兵征勦云往在甲寅年間亦有如此知會之
事使之揀練火砲手萬餘團聚於蒙州地方矣今此咨
文內所謂卷查之言乃指此也今者奴酋已有蠢動之形
不幸有合兵征勦之舉則在我不可不整理以待抄兵選將
之事臣等當會議料理但一道戎政專在兵使而平安兵

使成佑吉非但積失人心歸今不能亦以拿鞠被論久
不能亦速爲處置其代文武中必擇差出急急下送宜
當答曰依啓成佑吉事則雖老使之姑任佑吉子弟多率
軍官馳騁上國地方不改游擊疑與兩司請鞫備局覆啓爲
只下推考之命蓋佑吉希舊姻家而以宰臣得無事者也
○備邊司啓曰臣等取見下送義州府尹狀啓則獐子犯
沙河堡遼東副總兵至於被死王軍門將爲來住于遼東
云而得沙河已變來犯之賊乃是大虜獐子乎抑老酋之軍
入犯於沙河耶前日狀啓中老酋未圖清河攻奪撫順
領兵馳進云而今此狀啓有游擊騎兵的報而敢輕說
等語游擊亦之還歸而尚不馳啓並非無事非疑滿
老酋動靜及游擊還歸與否軍門進住遼東副總兵
被死虛的詳細探候急急馳啓事急急下送宣諭使傳於下諭
宜當敢啓答曰依啓○備邊司啓曰以老酋蠢動之故
將有抄兵調遣之舉無他師動衆糧餉在先兵家之所急也

糧餉一乎不喩不預爲措置目今給糶之節是白乎矣給
則雖好倉卒而合不喩得如意之下給手而西路皆已乏絶倉
穀一切白乎爲去等如寧令邊將等措備之穀調度之措置
米布營中爲豎積上納之穀叱分不喩收貯者是如以備軍前
需用爲白乎矣事宜酌量爲只白他乎〇備邊司爲白有臥乎前日啓辭豎
白上送胡書辭意據其情慢在我之道固不可不爲馳奏乙仍
本司諸臣旣陳所見之時皆以爲急遣具奏獻議廣及爲等乙
三品宰而文希賢非鞠之際自至遲延今者收備數件擬
院已先啓是如我國之事及馳奏爲事乙詳乎及缺若緩了付
奏爲例是之行太乎未安今宜姑定奏聞而軍門及邊遠廣名
衙門啓文爲先磨鍊急急分送以合乎宜臥乎爲只白他乎

甲午閏四月十四日 壬申

兩司合啓曰鳴國之罪何待更指發作一黨跳厮殺一隊士類
空聖上之國而幸賴祖宗默佑皇天陰騭奸謀未逞兇札
自露其傳播凶言造飾大論作牌後檄書等語尤猾詭
捏造而誣及自朕兇徒矯拂古今未有之兇惡一款尤極兇
悖擧國臣民咸曰可殺至於街市宜無淹刻而不料常刑
尚稽王章不擧已死之鬼更假須臾至於一指四指而
不止此何等獄體乎聖上謂鳴國以兇言傳播只隔朝
臣而不及於聖躬乎謂鳴國以前所聞到今始傳而不通
於東宮乎鳴國不訊則法律何所用乎鳴國獲保則國
已無日矣自朕使其而釋之自隔欺罔而今之則將待何罪
而刑之懲之乎鞫廳大臣集其群議初請行刑再請刑
訊而至於更問至嚴而兩司有同見獄體之緩屢數以啓
如律之聖上以自有之寬宜至嚴館學多士瀝血封章方伏
闕下而聖上以自斷殆寬至嚴賞以勿煩休煩戒之臣等之

威至此尤甚如諸吏一從渠乃抵死罔諱鄙推鞫廳之威不刑
平問則慕善仕竇之徑刀鋸鼎鑊專為此輩設而章奏不
用此何意耶至上既如此奏為取招則經筵繼刑而先施刑
訊斷為之也臣等雖極寬純以言為表寧碎首枯素於玉
陛之下自犯其法抑鬱攝之死不知過也傳曰為羅巫禍
一令以快輿情之憤為曰已傳○細察丁有後上疏請亟
定大計以安宗社○傳曰自上眼疾甚苦不得已為計調
攝間雖公事勿入事眾々下教而此後每不承奉傳教之意
並多持入承旨煩眼疼尤苦有難堪矣户曹等事多經
調攝府並上呈辭及緊急疏章外不緊呈為疏章推
限調攝間勿為持入予史加得參舉行○政院回偏急
司公事户曹禮曹兵曹刑書並命相不來矣傳曰明日
爽為命招○偏急為回成佑吉曾以軍兇失火之意為
速請為拿鞫又因趙境紛擾之罪並律令請拿鞫而自
上以違易聞師而難特下此不推考之命並令佑吉實有可

五十六

用之本而其忌止於失火行獠則拂拭仍用以為後故國無
不可依吉本之後患可恃之乎而另位之後另行取恐之可
積失人心身且有我不能再任軍務重事實之相忘之
域本道仰偷日就亡形鄙在今年之日尚難仍任漢氏疆
事乃棘之日乎請今仍任之以歸今一道而債事必夫群議
些以為決不可苟且仍存該有像撥主將得失之傳九輕於此
中衆傳曰依照年以為可合人遊繹儀薦○推鞫牙西
曰鳴國瓔指內行為作耕後免撤事及廖廷立授梅之
事皆出於奇俊移之疏云此事今為毅發而元疏未下之
憑授請下其疏使之憑毅實置於衆傳曰初之○推鞫
砥至曰趙國賓指內鄭瓔之疏因鳴國出示於起聘之家
以燈暗於看過云以此觀之則國賓頗有同參之跡而諱
不直告國當刑推李吉元曰國賓在八十里而往迺之際自
故強為多辨於送留為此惟上裁傳曰依為趙國賓今始
囚○推鞫啓至曰鄭瓔尹起聘供稱如此而至傳曰推移國

五十一

乃先刑推嚴鞫○蔣億國刑問一次不服李吉元放送○

而入齊後格許爲發即攫旣封下鞫廳○推鞫廳啓曰尹起

聘刑推傷重之傳可矣此人之罪似當刑推而大明律有處

殺者不合拷訊擇衆議定配云伏惟上裁傳曰依允尹起聘

定配

甲午閏四月十五日 癸酉

傳曰大內有墩役所甚急不得已慶德宮并爲造者工
役以爲如仁慶宮之役失究畢亦爲始役之日凡傳敎之
事因提調太多不得勘定以失其機者非一試以奉常寺役
設事言之可稱變固盡以入甚非難事下教三四日尚不
盡入等候之事解弛日甚殺此可爲提調十餘員矣奈爲
者何事理爲寒心明日內速令盡入而慶德宮今年內雖未
及畢役明年勿退盡畢今後係干傳敎之事三日內不爲
回啓則公事次知郎廳推考五六日不爲回啓則次知郎廳
兼職次知提調推考事捧承傳施行事言于奉常寺○
明日慶德宮役提調會同傳敎推鞫姑停○政院啓曰吏
曹命招則戶兵禮東皆禮判稱病不來矣傳曰急速更爲命招
○備邊司啓曰推鞫稱啓之事係干軍國重事而今日大臣以
下齊會于本司而文郎廳鄭殖手一員亦其後五員皆稱
病不進殊爲不當請並推考以懲怠慢之習傳曰允○禮

東新書吏當統命招不來○俺答高至曰伏見撻渥洛急
內事理爲力援甲寅年間白布政已行洛會之事而無我
整頓兵馬將得人無心勦之意也第念甲寅年則奴酋繼
有桀驁之形而時無蠢動之狀布政非但虛詳且稱角群
援之討而已今則其咨文內有無端生事討整撫順公行
叛逆等語其稱兵逆亂之狀已為昭著天之誅討之舉以
不但已然不止於虛辭而已也咨文中所謂七千大兇手則其
時因咨中無此等語其所費咨陪臣因虜使分付以前
日黃應陽賚書給防虜備倭水陸多寡通共之數得分向
為之時彼尚記其數如是言之耶多虜通共之數但止
七千則以爲挑七千中量留南邊防倭西北備胡之卒矣
今此調遣恐不必准其七千之數也今本兵須為甲寅年調
兵節目多約定奪其他邊將備粮措置器械等事無令有
司悉心規畫俾無修飭遲誤之患竊念伊賊叛形已具為日
而慶胡書中辭得情態可見今日自強之策亦所汲汲者

以爲平安兵使則他當李時言例以爲之頒兵之人必將差
出使之選擇兵將收司稱以副元帥入送而又出体察使或
者元帥中一員往來料理相機進退允合事宜取之並至
傳曰他丞以程度啓文觀之允爲殊鶩雖以中朝兵力未
能必其一舉剿滅此回啓中恐不可輕易陳勦更加商量取
於萬全善得善措添入以送以爲與大提學詳議回啓而
入往文官處亦詳細指授以送体察元帥可合人選云○
備忘曰臣等取見下廣東巡撫府尹姓名有曰小道子
崔鳳傑回自遼東言内者問曰海恩使何爲今不來耶
傳中澤流唐人及員馬時之事以蕃如而尚無黑白你
國有倭賊聲息耶云云今此頒降勅莫大慶禮自上
必將郊迎言甚盛也少候遼有不安之節或迎勅於闕
之外或出父而後郊迎亦無妨禮之所在也中外之人雖不
詳其在我之意圖可稽問之也…違逆多端疑訝
至以國之倭賊聲息爲爲當也訛言傳播之路事事致疑則

則曾於前故爲者該曹及部文便緣緣陳悉云云爲出於此
惶恐孔極爲白臣事屬重大不回惠也先送一起陳恩使而皇
勅之降又送一起陳恩則其形情禮久合云久而今遣謝恩
意而不敢閑了然後勅不可爲也竊恐勅書陳恩奏文二度磨
錬陳恩使二十日勿送發遣而遣勅二十日後馳爲行禮後繼
送降勅陳恩則事不出於權宜小事矣當議所定 ○
備邊司啓曰備邊司卞誣事自外雖欲予意出鎮江城役名
衙門等事停止事簽到此[illegible]後則更無可疑
之言有不可信也陳恩之行付奏他事以未妥當如是節之行勿
爲築城之意強爲措辭具奏付送可矣若付冬至使之行則恐
未及築城也合備邊司意[illegible]雖送咨各衙門等事停築
之理不無商量回咨傳示矣卞誣奏中停築城咨臣未嘗知
此而然停者非有他意於措置中原衙門事情何有亦未知
故敢將群議冒瀆天聽矣於後在其寧以此奏秋以雪
原誣臣等遵奉聖美具奏附於節使之行一面措辭於

多衞ㄱ信停埠後事已不處要矣今因屋岳家身卑雖陀被
於吉而未有之證枉則陳奏亦釋固不於中至於面為寧城之言
筆及於奏文中則恐涉煩瑣且中外之人莫不俯伏其池乃是
守臣之書意而數年於議定之中李不傳於訛言從之於呈
而本國也在我陀已聞釋以家悃愊而伊國一面疑訝不信洛林之
言至於奏中等事豈至煩瀆於天聽乎多衞ㄱ或不無嗔怪之
意臣等之言奏中中亦以訛言傳播者彼思名不得不顯呼下
釋之意則不措辭咨付於屋節文之外而勿爲寧城一款則
只稱洛多衞ㄱ宜處以爲送洛多衞ㄱ無傳等之理則
或稱咨兵部以合乎事宜惶恐敢至於曰若只奏下經則奏
聞不必爲也寧城事只稱咨于兵部多衞ㄱ無得止乎御曰出
於守臣之策則何往而今好等之乎未可知也更知詳議定之
○傳曰脫有緩急今從西西倉穀切勿浪費十分儲置且關西紅
運依祖宗朝故事中外莫禁事西西出回家任細下諭○禮曹
判書李寅晩上劄曰伏以羅此同然之經方有數云之舉近伏

私產秖侯罪責始者再值亥計之日畢承牌招之令呈告
旋出奄絕入侍事勢雖迫以窘惶惘自今國家多事臣之
無處非一日有台命當不得赴及至今日又承三招當更不誤
之家自達遭慢之誅臣非木石不有血氣豈不能聽我赤為嗜
命有免而冒出傳此則將事靡竟引婦近編則令家集來進
近至此窘而狼狽自今臣無為無怙見蝦陵為斐文疊出閫
端不息今又鳴國指攖為抱刃代君殺疏意欲畢辭瞞臣被偪閫
不足惜至於語逼君父辱及朝廷實由臣致取無所逃臣若去就
此害不止詿誤之策若乃去臣設臣無恥雖然仍冒至命安於曲
全公議必不容庇伏到至命俯垂危衷特從至愚亟矯臣職
以傳公私兩勝幸甚若曰無名則貝悉為頭近勅為表壽禮稠疊
時仍可達章退乎克遵前旨安心速出

戊午閏四月十六日 甲戌

傳曰禮曹判書命招○政院啓曰禮曹判書命招病不來
矣○傳曰罪人不得任意出入而權鳴國出入于尹起聘家推考
可驗當該禁府當日郞推考今後凡係被罪人勿使任意出
入事令禁府申飭爲之○傳曰以前日當送内監更爲必犯殺
入丞郞廳已開口後來呈乎上年日記時亦不呈書吏入丞
事矣今何如此乎令該承旨上年日記早入而來呈啓辭則政
院亦即入丞事當爲○傳曰慶德宮信城君家殿司宦
寄物當家丞張綸當家丞郞廳監役官各一員捴擇首出送
爲好役監董爲慶宮修補時郞廳監官中有才者有之則
該承擇差事言于尚監○傳曰出送之使柳汝慶令出來
七月初生使之上來事言送○備忘記曰再以寄俊枝之疏下
也鞫廳該房緊接目入耳惕屋驚懍心骨沸熱即以拿問事
入啓何待命下因曰當爲蓋昨今送言者甚此等大獄而
逶迤至於信宿乎該房承旨拿問期於得一快施邦刑答曰自當

量度靜攝之中勿爲煩瀆也○陪臣于彼使書狀成以啓者
年以來將総律官隨路史李宗誠下嶺南畏惕賊勢與宗誠
相繼逃走天朝因繫宗誠至今尚未蒙宥云以啓爲此事在
官赴京則天朝必爲怪訝不無致詰之端其不發乎辱命乎
如此之人決不可委以使价之任請書狀官成以啓斯速改差
如春之期今已逼近且係上國冒煩靜攝答曰議大臣以處○
備邊司回如前情形之究逆兵力之鴟張十餘年來已非難
當之虜加但捷逞我國有早晚必噬之形遼廣各衛乃亦皆爲
之令有歲年今者無端生事入犯其界其樂禍之心必不
至於侵掠遼上而已雖以天下之兵恐難勦滅所謂女真兵
滿萬天下不能敵者也此賊每稱金之遺種其穴完顏之地方
兵馬之精强不下於完顏至盡亦及寔出尋常固當伏望
措辭回咨而第念中朝之於外藩事體截然軍機至重且密
有非小邦所可與論以我事理言之但當交其措攝惟付進退
而已但此等終不獲已而有興兵赴援之舉則以爲有急上勅

諭於後乃可入境回咨書端當遣洛意候勅諭到日整頓
疆場之意善為精細添入宜為傳召伴至敕書等全書信言陳
予不懷非與論於中象軍勢也但念天朝之於我國有同一
家雖陳亦懷有以爲無更不許議免措回爲○備意句回至
曰天朝與我國事同一家依原民所不措意以為國無所以造
意今承文詭意之處練以達為為所至傳曰伴至○新聞甚遠
為監至曰備悉記慶延宮北門與大內太上而巡邏以無通行之
牆於加築造立於北門則使為乎傳之及臣等於日會同
看審則於牆西北有獨私亭亭下有細路轉通于社稷洞令之
退築起自於牆西北隅循獨私亭東至桝盼家轉上于尹惟
慎家房于內需目東山於後大內無太上之患矣於紙圖畫入
至天答曰知為初門太上於大內收欲為上等多撤人家則非
予本意也冲桝盼家有出路不可入于於牆之內多無民居至○甚遠
為監至曰傳曰仁慶宮入禁川移則所撤多多又家數及家主
姓名書至不入禁川移則所撤多多人家數及家主姓名一一圖 六十七

盡錄爲事傳啓矣禁川梅入於關內則高不還築墻內爲趣
撤人家凡七十六户矣不入於關內則爲還築之事而但以
御諭關抄之故亦毋撤者凡三十四家矣右兩件並爲錄進矣
答曰知道仁慶宗不是禁川梅則以爲埋沒詳問于性智施
文用從長善處○傳曰成川降仁梅已爲完畢云而宮多有
梅閣造成處匠人爲還上送可下諭于平安監司處且降仙樓
造成時有勞人份等書啓○備忘記曰軍門及邊處多衞
門胡書咨文今之鍊不可不慮〻啓達賚咨官李埈當爲往
啓治裝之文以此人爲先啓達下諭咨文則另差他員陪護裝
送而眼任譯官各别揀選宜當傳曰依啓○備忘記曰以平安兵
使狀啓〻曰胡人進告不可盡信而必箇定將二等收許相戮
之說這與接護咨內討襲撫順之說不符或不無鮮言以許
未幾而侵犯天朝之理往來胡人處着實探問連續馳啓事
行移何如啓依允○遊擊將軍丘坦送帖於兵曹曰爲探情可
奴酋向來與撫順互市交易每於每面四月十日即稱入市邊

勢破接脩我兵四集賊已出境我兵追至境外遇伏失
利今奉旨縁勦發兵一十四萬陸續出關昨奉接陳明交
與貴國王操練兵馬七千以備會勦宜速致國王早爲預
備如前數聞一說未見的確至于該國御前地方今宜發
兩兵馬相期殄調後至需者

戊午閏四月十七日乙亥

配尹趙聘于凞川○合啓連啓曰昨承聖批以自爲量處

靜攝之中勿爲煩瀆爲教臣等之痛尤甚疏之未下人

不得已之題或有間〻云〻之說莫重莫大之罪宜乎殿

輕爲至之殿下之後情迸不過口耳不忍言絕之說狼藉之

爲臣子者不幸見此罪人未得之前安敢食下咽哉主辱

臣死況此罔極之變莫謂之辱則不亦歎乎千萬古未

有甚於此惡逆乎萬古未有甚於此惡合司亦無請不姑

行者以其煩瀆有妨於靜攝而當此大變非但臣等之至

痛射天之毒乃於聖躬姦賊令煩擾之爲妨擾也請亟命

拿鞫罪人亟得○又啓曰右參贊李覺本以凶陰險慘之

物爲逆賊弘老腹心陰傳凶計妄不知幸免刑戮浮遊

宰列實是大變身任不悛陰毒猶肆同參引類締結群

凶以鳴國不獨狗以邦瓔爲嬌矢潛聚旨咒之窟羽蓮空

國之計假出傳播處言以託大論等語作一凶疏上以陷

君父於不測下以害無良於同徒奸謀未售凶札先露其爲
詞一變最後其所謂韵緒其所備必不諱之者渠之爲僞
主之所知也日昨釋賊所犯之狀又以贊爲僞式之首則贊
之情跡至此而無難掩也請亟命拿因嚴鞫按律定罪以
快神人之憤答曰已諭李贊事令推鞫廳議處○備邊司啓
曰臣等於爲商議冠服與勑書之降雖有先後之不同其實
則一事也日月既久之後始乃一起使臣而一事分而二之文有
文書則如但事理未妥凡表文必有方物今此息表文二道
處禮則方物無當有兩件以一事分作兩事至於備送兩方物
尤似未穩且使臣一也而亦特文書日月各異則就中朝之
怪訝亦同其日月則本不當爲兩件文書以此以彼俱極難便
臣等之意迎勑吉日以今月二十三日擇云是日迎勑而迎勑翌
日發送而使而冠服勑書並以於一表以爲便順敢更傳
曰依更二十四日可爲力能趁行迎勑之禮而使令月內啓程
日發送○弘文館校理姜纘副修撰崔傒等上劄曰伏以右參

賛李覺本一山陰人也嘗在　先朝勝以發先謀危在影
死於母胃盜得免常刑匿在寧列亦云怪矣武至今日又生陰
謀假出傳播無旨以紙大綸等語群臧不逞出入宮庭指
談皇國利誘賊攖先上已疏請治不意上顧君父下害忠良
必欲空人國我士類而後已其為罪不亦極乎幸賴祖宗
默佑鬼神陰誅奸謀未售亮杌先露則其為得罪已無疑矣
吮賊攖所以吞其集於諸丈之前則陰究心極辛此尤著而
易合而實出嚶情而隱上昂以鞫所得受命為人心亦已大
討難稽情此命拿囚鞫鞫依律定罪以從其論若曰自
為量安靜穩之中勿可煩紀○傳曰廣情道剛疆場之虞
日滋今日系臣男有如尹鄭商魚有治者乎等印士不備於
累代司得其人詐使前掌專夏也豈可紀律料理視盡遴
將練兵積穀峙糧修繕城池整頓器械古同類數舍得須
先措置廣毋貽後悔予欲親見而得適因患稍未歇方可
之計吟納調攝之中尤以國事之無形為慮宜体予意爻

加要行乎言于備邊司○知事沈惇上疏曰伏以奴酋桀驁日益強大有猖於吞噬之計懷匪茹猾夏之志必動之形愚夫亦知頃見撫按咨文有無端生事計殺撫順等語而豨突狙詐之情未得其詳今見兵部咨文伊賊假稱入市殺掠撫順我兵追至境外遇伏失利今年旨意動發兵十四萬陸續出關尚圖操練兵馬七千以備合勦云此與甲寅年間要我聲援虛喝遂止者大相不同蓋其時則奴酋雖有不恭之形而尚未蠢動[illegible]於有辭云爾今則擄殺總兵隱設器械伏路邀截殺戮損軍是罪惡既極兵端已至矣問罪之師勢所必興合勦之舉此不但已在我之道唯當調兵辦糧及將朝令夕發豈可等[illegible]付之恐喝而不為之整理乎若一心勦之議遂寢兵不出境則國之幸也如或勦定師期降勅徵發則以今之人心紀綱何能一齊調發於倉卒乎砲手七千雖不能依數[illegible]備而亦不下五六千名發兵五千則擔負器械者厥數必倍[illegible]

之兵何以調發軍需糧餉何以轉運古人之興師十萬出
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俸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
事者七十萬家以我國偏小之地興兵築路轉餉千里則我
心洶洶國內騷然紛擾居遷之弊豈止於不得操事而已
哉而況我國邊塞巢穴隄備之策不可小緩而東北兩界
列鎮士兵並發沿江一帶為繕邊備然使伊賊不得志
於上國而怨我國通援天兵務兵於我則將何兵力可以
抵禦西之至此不覺寒心近年以來國有大役征辭煩重
小民怨咨古人曰足之寒傷心民怨傷國今之民怨可謂極矣
不幸又有軍旅之事自古兵革土木多不並舉而一面調發
軍兵一面輸運木石內而呼耶之聲振動遠近外焉征
役之人攔道號哭則其為慘傷何如哉竊恐大役未竟
邦本先蹶伏願殿下亟寢宮闕之役專意為備之事不
務事甚多以為兩京之役不可俱停則專力一宮速為
完畢以備移御一宮則徐待邊警止息更將興工亦未晚

也。言雖輕妄，實出憂國，勿以人廢言，幸甚。嗚呼，軍書
更急，事機極緊，規畫料理，不容少緩，而備局策應不
已，況常多備而已云有故大臣未備當之上論議不廣，
軍國之事多張無人。殿下試觀今日之勢，能有緩急之制，
有一事可恃者乎？伏願殿下奮發乾剛，洞張至聰，召
為備局諸臣於臥內，諮訪謀猷，策則其所選，無時接
豈不甚宜乎？伏願殿下留念焉。臣家世受國恩，為國
休戚，因於隨事竭力，以酬生息之萬一，而性本疏拙，且無志
於平生足跡，一不到西北地方，無於議論之際，條仰人口
似是而尚忝有司之任，備局一事，了無絲毫之補，此臣之所
以為日顧呼之邊者也，當此邊事孔棘之日，因循苟冒，不
可遂免，則僨事之後，雖被誅戮，有何益哉？此非虛讓也，
實出惘惕。伏願亟命遞臣備局有司之任，以授知邊
事之人，公私幸甚。謹昧以聞。若向來所懸具悉乎當焉
字閣役事，現已強半，何可遽停，敏勞以受分辭其戊

○傳曰西北巡檢使從事官吏曹正郎今月內差送○傳
曰大內妖變日益甚慶運宮爲先始役明年勿退必畢
事言于吏曹使之差遣舉行○校理姜繼修撰崔漢
輔等曰臣等伏以三司一体論議不可異同而今日陳劄時已論
孝寬事不舉許磁奇俊格等事臣等論事失体之罪
著矣不可仍在論思之地請亟命鐫削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禁府堂上尹銑尹殷輔金闓等曰臣等伏見十四日下鞫廳
奇俊格疏中措語皆是犯上大逆不道極兇極悖不忍
見不忍聞不覺骨寒而髮竪也云云若爾則許磁爲
伏大逆不道之律若或欺罔則俊格當伏大逆不道誣
律推鞫辭嚴不可晷刻小緩故甚甚不待究覈之封律先
爲請拿問而拿命猶寢不下延至于三日四日而尚且寢寢臣等
竊惆焉昔年李顒慶之事只據疑似風聞而推鞫得實
尚正典刑今此筆之於疏何等兇慘而遷延至此抑何故
嗚呼而不嚴鞫則三綱淪矣人理滅矣終至於國非其國

此事早晩必有發端者莫謂臣等今日不言也臣等一有
日也奉教推鞫之外爲等隱忍之命不敢妄有開說而亦
非止日尋常逆獄之比爲白乎乃與此賊一日並容於覆載之
間彼悍然敢至爲白知乎○兵曹無回因備邊司啓辭
調兵事臣等當查甲寅年至下公事則平安道束伍軍
二萬五千五百老殘收布一萬二千五百差加操練能得
其死力則亦是之制勝今若通徼諸道則鐵騎之契勢不
可不變姑勿調發以平安道七千名黃海道二千五百五十
名江原道二百名開城府五十名抄出准備以待師期事
至下矣臣等今此亦商目今事機與甲寅不同老酋猖獗
兵勢已動我國軍兵調用甚速不可預料開高急速團抄
以待師期開西一道境連上國隄防征勦亦道勢先而軍
兵數至三萬正軍亦有餘數雖調七千以應上國之令餘
軍亦可備禦皇邊上黃海道雖調三千此外丁壯之數不多
不多亦可繼援今以平安道七千名黃海道三千名依甲寅

亟下教申飭精銳裝束待變事兩營監兵又宜下該使之
星速舉行宜為關西之兵備赴征勦之舉則本營將官不
可不預為磨鍊下三營江原營軍兵各調數千使之整齊以
待臨時調用至於關城等處軍則觀勢調集以備急緩不
時之用宜為着念廟堂另加商議處置將領可合人令備
急可廣詢合舉抄擇待變奇兵備禦戰陣者勿論常
人西班家子弟良別為揀選裝束以待事係甲寅事自
施行何如啓依允○傳曰西北日甚可憂文武臣丁憂者
限年抄出更觀事勢依祖宗朝事起復調用事言于備
邊司○許穆更推後刑問一次供稱國賓往來老陵
言伐木曲折甚詳故有李逸老者以此陳疏已為指名
會圓子逸老交持此紙傳與臣曰脫有令推問之事以此
為證云○傳曰許穆問目中辭旨事不為並問誣陷甚矣
當該問事官推考

戊午閏四月十八日字

傳曰休李文何不謀薦乎休李文並速謀薦事言于備邊司○合啓連啓曰奇俊格之疏下于鞫廳鞫廳之回啓已過數日而尚無拿鞫之命臣等竊未知聖意之所在也疏中大逆不道之言前史之所未見數逆之臣稱與犯闕者雖或有之而猶不敢直斥君上指陳之極亮未有甚於此者俊格許筠之中大逆不道之律一人當服此何等獄事而聖批以量處爲教有若尋常獄事耶凡事在可否是非之間猝然不可辨覈者則猶之可也而亦不至於如是之久此獄情節片言可折見之者骨寒而髮豎聞之者膽裂而氣塞不思與此賊並生於覆載之間自上遲延至此則致興情鬱拂衆怒益熾將至三綱斁毀人理滅絶爲亂臣出亂言亦何忌憚一刻不決則舉國臣民與逆賊俱生環東土凡有血氣孰不欲暴其罪而臠其肉哉此爲小逆永慶直截悖男之徒亦有生意豈不寒心請亟命拿鞫一肆諸

市朝李覺官居宰列其惡猶前與鳴國晝夜相訪陰
謀秘計無不熟講而毒淬心鋒必欲誣上禍下其處分積
慮非一朝一夕之故豈不憯哉鉤騁招辭以覺爲諸吏之
首疊出於前後斷無可疑之事原其情節小無輕重之差
揆之獄体豈容渠之安坐其家使之須刻偃息哉陷君父於
不測害忠貞於罔極族人陳疏之罪特其餘事耳請亟命
拿鞫按律定罪若鳴國鉤騁則一一輸情更無餘蘊誣告之
罪豈宜一刻容貸請還依律處斷趙國賓則諱不直招尚
稽刑章非但獄体不當以其妹夫李遠老亦搆一疏草潛
與織騁而現發於他日其疏文字雖或小異而措意捏無彼
此當同非國賓指嗾而誰請國賓嚴訊按律答曰自有
量處勿爲煩瀆○傳曰予眼疾極苦大禮畢退不得已受而
受針調攝而每將已陳不急之論而日逐日煩至使有妨於
調攝其於體段後爲人臣也何敢不有傳敎當此受針調攝
之中强論而捧入累無顧忌乎此爲不當今後三司到劄

限平復間一切分多歸入事着實舉行○幼學吳鏞上疏
請先下御目以究廢黜之典亟斬二宄以絕奸黨之窺
○備邊司啓曰北關兵勢日肆猖獗天兵徵兵之舉必
不但已前終不獲已則抄擇兵馬在所汲汲一夫之勇三軍
賴以生氣兵法有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前懸重賞廣加
募集超乘扛鼎之士必有聞風而至者令該曹行會八
道以開自募之路前啓依允○備邊司啓曰鎭江等城果
爲向虜則何必於浮言後更費煩瑣之議乎本國之至太毅
後誠如中外人心玩愒每以赴賊爲已死之緩論也今可召還
南漢而令李埈賷咨文以往其咨文中城役停止之意多加
善措待候畢使入往後雖送則便奏命則徐就事勢多緩以
虜事傳說矣臣等因張禮忠等所言揣量中外各衙門事
情止等移文咨及下誣奏聞莫如姑待之爲合故臣等於陳
奏條矣至於如此依上意下諭于南漢而使之還來而今承
文院婉曲措辭使李埈賷往奏文則徐就日後事勢多緩

爲之之意敢達〇傳曰李逸老拿囚趙國賓刑推
〇傳曰以許瓔假辭誘子稱倭國以達〇推鞫爲達曰臣等伏
見奇後格疏皆是極兇極慘耳不思仲口不忍言數處之擧
不可一刻少緩請告者奇後格皆者許筠卽刻拿囚與非俊
格所獨爲之事奇自獻並爲拿問爲當事達〇又達曰臣等
將奇後格許筠奇自獻拿問事再昨已爲達達此等人所言
皆是極兇極慘人臣不忍之罪孰有加此不可一刻少緩以
稽天討請亟下拿囚之命窮查歸一而後處之爲當敢
達傳曰此事不可不親鞫處置姑待平復判義禁府差出後
拿問可矣〇趙國賓刑問一次不服〇鞫李逸老逸老供
臣自西邊罪惡敗露之後常懷憤慨去冬傳說爲倭國
論歸一事終爲敢退抵姦討極巧臣憤惋不敢措辭將呈
而紙地不備挾置冊匣矣正月往問族姪鳴國來請臣於
臣書娚國賓家偶見疏草曰請得此使他人呈之臣不許三
月初鳴國又來求甚懇臣奴出給卽因老母病重馳往稱州

地闊月多叙此夕入城始聞郭璆至潰天施鳴國與璆私相
傳之事臣始得知之乎臣懷忠告之心卻不得親呈而
今因郭璆始為親出臣之情事庶幾少減矣○鳴國
更推所借如前

戊午閏四月十九日 丁丑

兵曹啓曰數年以來國家多事武藝鍊習之規專廢不舉

雖養之有素之日固不可如是恬嬉況此邊上虞虞之時乎

武臣堂上官文臣朔試射堂下武官觀射前觀射等事

申明遂稍舉行以爲賞罰勸激爲當似是久廢之事

令稍更始設行之意敢啓傳曰依啓 ○備邊司啓曰以

兩司合啓減儒吉等傳教矣曾見蒿如府尹滕达立坦

路文華有已江行獵逐雉等語臣等極以爲驚駭令本

道監司查覈馳啓後處置事啓下矣今者兩司亦

論如此而事關上國令備局爲當敢啓傳曰已爲遣推矣

○備邊司啓曰備邊司休案何不議薦乎并還議薦事

傳教矣休案元帥名號雖不同其提挈兵綱指揮群帥

號令諸道則事體無異前日本司無議以從群議以元

帥出入五矣今承下教更爲思惟先出元帥之整理

軍務體統之則此之前頭有機如有更無差出以爲如元

帥可合人加書以至啓曰知道元帥殺勢佳赴運軍者之長
謹受在手料理有略之多謹察使以有計畫人不可不
預爲擇薦以出其之規畫我國事未免臨渴掘井每失
事機謹察使並速擇薦○備邊司回啓曰軍機交急不
容少緩在平日爲然況西邊多事羽書日馳策應之急一
刻難遲而日本司郎廳所騎之馬不得立待以致時急公
事例多遲滯極爲駭愕次知書吏及書者令攸司捉囚
懲治今後則依舊遣都監例擇快馬五匹指名定送使
無稽滯之患宜當答曰依至○備邊司回啓曰虜之發動
砲捲順調無之拳非朝則夕俄頃呼吸之間羽書交馳則轉
餉事若無可辦之勢極爲可虞西邊軍餉乙卯年間收數
船運分賑而將飢民或取用於繕修者監留貯零星守等
多未滿人直從見存之數尤甚不敷三縣山郡之穀或可
量數移儲如豪州昌朔等處所當依數收貯以備軍
需收用最爲緊急而運之米未及運到者及米在內

地而會録還上者甚遠輸運以濟燃眉之急如或並同
之穀不贍則黃州等處作米亦可推移搬運一邊料
理視畫一邊明査見在實數幾許與否須細更聞以憑
為達處置一面之軍興責有所歸焉馳論於諸邑欽遵
又處置為此來赴象使臣之行中國之人稱領買額的差矣
云其辱國命甚矣且上國地方邊虞孔棘皇邊之戒嚴之日
種前馱貨往來則並須緞者其得我國有人乎為之禁斷
以除遼東軍馬之類於此傳施行何如答曰依並本司
過為輕動矣何可預料遼止於行處議司磨貿易乎
今此又之依前貿來更觀事勢處為非晚矣○傳曰中
為事機必得緩知於後自此有處為無失誤矣此勤慮
情等事使譯官崔屹等勿為煩減誤處歸問陸續馳啓事
下諭于義州府尹處○備邊司啓曰伏見平安監司義州
府尹啓及兵曹啓票文内事意則奴酋動兵入犯之狀
似非偶一搶掠之比以追啓不利等語觀之則前日沙河起

戰副總兵戰死之說恐或不虛今雖輕忽其出沒進退
未可料也顯有兵連禍結之釁彼賊既逞天朝豈我國
而其後憂或往助天兵較頃日尤後胡書中縷縷恐喝
終以南為倚害為鮮等語交搆百端彼雖狂虜豈不
料我國於天朝有父子之義歟其言如此者將為他日執
言之計也稱兵先聲之禍不可謂之必無今此被徵援兵
之外在我隄備萬分緊急而目今西邊戎事為難無
形內地則各官守令皆膏粱子弟乳臭蔭官蘭絲是
急而越視秦瘠江邊一帶則貪官污吏剝割土兵人民
盡散亡戰馬無一可用雖謂之自撤藩籬可也極為
寒心天兵各衙門申飭防備合兵破洞等語咨會陸續
闔東訓練之舉在不及及着令該邑監司遵依咨案事
理毋使臨時遲誤而沒益聲息更加詳細探訪連續馳啟
行會宜當答曰依啟○推鞫廳啟曰臣等將奇俊格許
窩不可不鞫問之意屢次陳達而今承判付兼然着出後

拿問之義臣等不勝悶鬱焉雖係匪名書誣告之事
猶命即日拿鞫況此極惡不道前古所無之逆何可一
刻緩鞫使之帶職在家有若無罪者亂諉陛下推鞫之
命一邊神人之憤群情如此敢爲啓曰予意已諭靜攝
之中勿爲煩瀆○又啓曰蔭鳴國假稱如此前指示叙之
後今日始供許多說話無非推諉於他人以爲自免之計
其反覆兇譎之狀一一昭著更無可問之事至於秘告未
端之語是人臣極惡不可一日容貸請下典刑之命以雪
擧國臣民之憤群議如此敢此申稟傳曰典刑纓向質
○右副承旨朴鼎吉啓曰宣傳官職在近密任重宿衛非
如部將守門將之比在先王朝有宣傳官乃近侍之臣爲
選一時才勇之士比之文士則如玉堂之義近年以來本
廳及武弁廳多以庸劣老殘庶孽單苟充其任非但
同列羞與爲伍每於緊急之事發標信傳輸令之
際貽笑全視見侮列邑國綱之解弛王命之違帶未

亦不由於此脫有營急所係甚重請令李廸勿拘私情完
議抄出其不合者非于兵曹審察其虛實一一沙汰以
曾經宣傳官者及有武藝勇力名稱表著可堪他日
將領者充差以重近密宿衛之選以有容庇不非因循
苟充之弊摘發治罪事捧承傳施行何如 傳曰允 ○ 嗚
國與璵面質後璵加刑不服

戊午閏四月二十日戊寅

備邊司啓曰關西一路西接上國北隣强寇今日策應之重專在於本道監司雖擇名將十員不如道主一人之爲監司安殖亨雖有溫雅謹慎之稱而不閑軍旅爲此疆事孔棘之日殖亨籌畫非其所長萬一差跌所係極重群議皆以爲不得不遞云敢啓傳曰方伯重任豈可輕遞觀勢以處○備邊司啓曰平安兵使成佑吉被論之後本道軍務抛棄已久不幸今有徵兵之舉調兵之策專靠于本道兵使而新兵使赴任萬分緊急請遞爲啓事差出一二日內發送宜爲且安州牧使爲初以白紫使稱號者故爲今日也牧使鄭山雷非但身有重病名稱未著此防禦之任決難堪爲內浦令使蔣後琬爲任之後殘弊愈汚積失人心西塞門戶之地不可付諸此人並爲遞差以武將中表表有名稱者十分擇送而爲啓敢傳曰依啓鄭山雷令姑勿遞觀勢察爲蔣後琬事下教于本道方

仰矣之穀實馳於陵豫審○禮曹啓曰今方發生之月而屆
從期凄風大作而麥秋務旱灾如此農事形止極多悶望
審理冤獄修備壇淨阡陌掩骼埋胔等事依例舉行何
如啓依允啓施行○扶安居生員李弘詢上疏大槩西宗
廢黜之典尚未完局兇徒作拿於隔士林仍圖翻局之計
請先斬覺元獻以懾奸謀仍定廢黜之典以安宗社○
備邊司啓曰臣等敢以諸帥使隨後觀勢議處事從群
議以啓伏承處分極為允當今日諸臣更為會議以當啓
以上擬于体察之意正憲以下擬于元帥之意分類書啓以
備局啓辭回啓知道○備忘記曰西邑之變不但
上國徵兵而已伊賊已有蠢動之形江江一帶守禦之
策亦係汲汲疆場之事未有急於此時而事機之發遠
遠難料將領可合者汲汲武士如金道階李海卿元
士立崔震立等及其他可用武士退在鄉曲者令兵曹
一一知會聚集各中以聽調用為當敢啓傳曰依啓

茲在表者並移出另置以爲修急謂爾〇備邊司啓曰
今此胡書辭語及胡書事意日月則具在咨文中而云
可問之事爲問徵兵事則當答曰小邦之於 天朝有
父子之義君父徵兵則臣子豈有不赴之理況小邦蒙
天朝拯濟再有今日秋毫皆 皇上之賜敢不竭力奔赴
哉但小邦積弱之餘南倭北虜之備常患不贍此所謂
出數千之卒勢必不易況此虜常欲窺逼我國 天兵
回勦之日其勢必爲之乘虛奔遁于小邦顧此形勢必
也嚴兵閉守可免隳突之患今若分兵遠赴則不數
之卒無益於應援而小邦自守之兵尤極削弱恐貽
天朝東顧之憂此意咨會候 勅諭爲日敢不赴援云
云爲當此所問者之出於所不料者惟在責咨於隨機
應變而已敢啓〇傳曰胡書咨不必先送與徵兵一時入
送可矣以有 勅諭後當爲赴援之意措辭以答至於先
請降 勅不妥候 勅諭三字改措好矣且我國以 天朝

藩邦當固守藩籬非但自守之計也情理亦如此矣
以不教驕卒驅入賊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於征勦其
在我國反有不守之憂夫如此情實十分婉曲為辭以為軍
門接壤交界之地者乎予見如此李日受處商確善處

戊午閏四月二十一日己卯

幼學張懿範上疏大槩西宮廢黜之典尚未擧行人心危懼兇黨生心邊郡一警則奸民內潰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請亟還西宮於別邸移置諸賊以正天誅以安宗社○全羅道生員曹學濂上疏大槩西宮廢黜之典尚未擧行人心危懼逆閨潛熾方今邊鄙多警徵兵方急萬一有警則其禍必甚大臣伴食三司立仗知而不言坐懷自全有臣如此何以爲國請下臣章于廟堂亟講廢奏之儀以安宗社○幼學李松壽上疏大槩禍根尚在奸謀漸肆而邊警方急國命將絶請亟完廢奏之典以安宗社○欽差鎭江府者指揮丈丘爲乞探虜情事查得奴酋自暗襲撫順之後將所獲財貨牛馬糧食盡搬回巢燒屋毀城而去至今未見動靜奉 聖旨調兵十四萬餉銀三十萬陸續出關閏四月初三日摠制軍門汪已移住山海關矣動出日期尚候大兵到齊方定出征

之期楊軍門諱鎬係原東征者今起用經略軍門杜
摠兵諱松原任遼東摠兵當因兵馬速宜預備勿致臨
時違誤須至咨者○傳曰旱災如此山川祭及廟社祈禱
一事一依前例爲之行旨亟祈雨則自上迎勅後二十七八日爲
始擧行○吏曹啓曰議于大臣則左議政議書將之遞者
也或以敏果有繼遞之罪意陳至爲之意甚是啓爲
當伏惟上裁傳曰依議○傳曰賫咨官入往時以我國三
急防備自守不暇擧單弱不敎之卒入援天兵有何
所益彩老爺深燭小邦情事許令固守藩籬則非
但自守邊疆其於助勢犄角之策或有補益小邦疲
兵赴援王師如有一毫所益小邦何敢有所云云等語
善爲措辭指授多給人情使之盡心周旋以當今備急
司急急議爲○以金徵爲兵曹參議鄭岦爲參知鄭
逵爲同副承旨韓曄爲司諫院獻納金景瑞爲平安
兵使○傳曰迎勅大禮已迫禮曹判書命招文之速出察

我○推鞫廳啓曰李覺令推鞫廳議處事傳曰允矣李
覺之事再發於郭瓔之招顯有指嗾之跡依書律啓
辭拿問宜當伏惟上裁傳曰依啓○又啓曰臣等伏見李
逸老元情則渠之所爲一一直告更無隱諱之事以獄
體言之則此罪不干於鞫廳移刑曹推斷爲當伏惟上
裁傳曰絶島圍籬安置○又啓曰趙國賓之罪與尹起聘
以至輕重惟在上裁傳曰絶島圍籬安置○國賓楚國
賓于巨濟李逸老于珍島○鞫李覺覺供郭瓔則平
生不見面不聞名鳥國則乙卯夏間始見其面未久以風
聞被囚自是以後至于今日未嘗一番相見亦未嘗一番
通問渠之所爲臣何得知之臣與柳希奮李爾瞻嘗會於
李慶全之家談話間爾瞻曰大論何以爲之臣答曰事
係宗社在所不已二三親臣必須同心協力爲之可無携
貳之患矣希奮謂爾瞻曰此言是矣以祖宗朝言之則生
與大監皆爲河崙之人也爾瞻曰從近佳見密昌會議而

之云云日月已久未能仔細記憶大槩如此而已天意如此
之說臣未之聞也至於蹇昔之言臣口未嘗發說則未知
尹起聘聞之於何處言之於嗚國以傳於鄭瓔乎臣雖
無狀忝居宰列豈有與如此凶慝之宰相搆捏傳播之理
而亦豈敢一毫欺隱於天日之下乎

戊午閏四月二十二日庚辰

嘗為問安 答曰凡人有病則合眼調治於度庶得一分之効 況予所患乃眼疾 則尤當收視靜攝而爲後變計 雖多疏章而劉緘皆出入使不得一日穩全調攝 其所以見効也 曾有明發詔陵亦不體行 大異於數年前 亦可以觀世變矣 人事如此 針灸何益 眼澄無歇晝垂 予亦甚悶矣 ○備邊司啓曰 今日處情之臣則如此而在我之備邊一司可特至惡及此 臣等敢不悉心料理以紓宵旰之軫念 第有所懷而筆舌之間未盡下情 區區臣等之意欲一登對 各陳管見以補涓埃 而緣玉候未寧 方在靜攝之中 臣等只自憂悶而已 傳曰 知道 予欲一見詳議邊事 適因患疾大禮累退 今病度日浮圍 憂悶 頒卿等頻頻齊會 詳細料理 勿致疎虞之獘 ○傳曰 竊聞各邑守令邊將等禁山材木擅伐曳下 劈鍊舡運云 此事甚駭 雖未詳知 而目今大役方興 一

條之木亦爲愛惜且一條之伐民奚不貲矣有如此之人
則詳細摘奸啓聞勿饒雖兵使如有如此之事一一馳
啓事下諭○備邊司啓曰前者巡撫使發送之意則
欲於未有之前預爲綢繆之計使稍高使臣往邊
上審察防備形止今則事機已急元帥將出必爲兼
察西北自可分遣從事官整頓軍務此時又送巡撫使
令出各門事必相撓群議皆以爲不必發送如或不得
已則北道巡撫使觀前頭事機發送而平安道則勿
下送爲當云敢此傳曰依允觀勢發送○備邊司啓
曰伏見義州府尹狀啓則胡聲之諭帖于崔屹只是催放
馬市之計也胡聲以此事節節生嗔前後生事於我
國者不一而足目今徵兵之舉適會此時事機皆暴
時有異前日本司諸臣各陳所見已爲書啓唯在
裁自下勢難處置傳曰此時何可開市予意已諭於
前日況爲此人心不附之日萬無啓會申請之事事當

以崔屹之論帖輕許閭市爭吏數量以處○進士
崔克弼上疏大槩臣於上年首進直廢之論而司亟
之百僚從而庭請群臣將順至於出譴竄換節目即
今遼左徵兵事務與前頓異奏廢之舉緩不及時恐
有內訌之變以危宗社請亟定廢黜之典仍行奏知
以正王法○幼學鄭之問上疏大槩禍根未除人情危
懼奸凶逆黨益肆其謀西塞警急國命將殆請亟
定廢奏之典以安宗社○生員崔尚賢上疏大槩禍
根未除奸謀孽局四凶協策必欲害忠良之臣其計
豈止於此乎外警方急內訌可憂請亟定大計以究
廢黜之典俾安宗社○進士李乾元上疏大槩西宮
廢黜之典尚未完局奸黨生心欲害忠良以為孽局
之計李覺奇允獻等脫出賊口不可不隨現捕治以
懾奸心而遼左徵兵邊警益急則內訌之患將至不
救請速行廢黜之典以安宗社亟斬二賊以絕奸究之

根〇傳曰今日人心無力大異於 祖宗朝而一自癸丑逆
變以後疑慮之形隱伏於不言之中調兵入送之際
或不無意外之變不可一二言也況我國軍兵專卷一如
中朝兵農之分則雖朝令而夕可發也此則不然調聚
之際必貽後時之患强發不教弱卒惡殺人心驅而送
之則何待渡鴨江而生變也不但此也藩國事体不可
無勅語而徑舉入往于中國地方雖尺童可知矣備
局諸卿果有會及於此乎如此大事不妨反覆商確
以定自大臣以下各爲獻議非特徵兵如西北守禦方
略并詳細獻議善處國有大事謀及卿士則廣詢
博議何如更加着實爲事言于備邊司〇傳曰李
覺姑爲保放〇傳曰予病尚未快差謝恩於表則爲
力疾親傳矣千秋至節於表權停例爲之〇傳曰
江華遣御史或試才或摘奸以來事令備邊司事
目磨鍊以下施行〇備邊司啓曰伏見平安監司義

州府尹狀至及丘參將票文則征虜軍兵餉銀已奉百五
至旨陸續出來文武大將亦已差出汪軍門進駐山
海関其大舉誅討以靖虜聲我國地已被徵而亦後
兵餉門咨票事理如是敦迫在我調兵貯粮訓練
團束預備等候并分派已將各官送儲米穀分為
給糴挑選而無軍兵之意本司及該曹節該入至蒙
先已差遣宣傳官知會而兵操軍兵整理採揀立待
等事亦為知委下申飭矣依前後下諭內事意及該曹
分付着實舉行毋致誤時遲誤至於儲粮撫院之
策亦有所援姑待日後事機試偵無妨以此意黃海
道監兵使處並為行移宜當啓 ○傳曰兩界防禦及
助防將等並以來月初生下送事言于備邊司 ○平安
道左助防將金應河右助防將李一元防禦使柳承瑞
黃海道助防將李寅卿咸鏡道助防將許完

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 辛巳

幼學李國獻上疏大槪方今兇逆之魁假兇誣而訕上怙寵之輩唱邪說而害忠人心波蕩時勢益危況有不幸逆黨潛發而翼戴西宮氣勢稱今則殿下其孤制其變而衛宗社乎尤有可懼之甚者西北可虞兵端已至臣恐西宮之變因此分劃也彼賊若縱緩敵餘黨死之衆知奸臣之懷二自嘗幸西宮之樂禍內植黨急經緩且欲圖禍奇貨西宮右袒回軍則何以制其變乎伏願追兵未出亟行廢黜之典追奏天朝以安宗社○幼學任极上疏大槪西宮屬鬱人心震駭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憂國之憂而內訌未息奇李立謀藉稱郭作拿猶害忠良以固黨局大臣三司持祿全軀不發一言一線公論惟在之草野血章屢進言路尙塞豈不痛心哉請亟定大計速定廢奏之典以安宗社○備邊司回啓回備兵記起復人員勿論危頓

令該管議官俾無貽時顛倒之患事言于備邊
司事傳教矣依啓發令該管預爲商確妥之宜
啓敢至傳曰依啓○幼學李萱上疏大槩奸諜之內
訌西鄙之外警國家危亡之患迫在燃眉而禍根
皆係西泉大臣三司知而不言甘心負國呂閩今軀
宸不痛截請亟行廢黜之典以絕奸窺之望○傳
曰今此繳兵呂接濟稱咨時無軍門咨會彼接濟安
知我國之無兵況豈可以兵接濟之約宗適調大
兵經先乃往乎要待軍門稱咨及勅諭之旨而妥置
可矣楊經略處並送禮納揭帖擇遣文官譯官懇
陳我國事勢而李埣之行亦爲接送待經略出來候
呈懇訴則經略必諒悉我國事勢或有所聽從也令各
商議處事言于備邊司○傳曰平安兵使下去日
預爲至知未下去前凡守禦方略一一指授以送且
天朝徵兵以兵使領送西邊防守誰可主管乎以他將

擇差稍以副元帥入送何如更加詳議以處事宜于
備邊司○備邊司啓曰兵將[illegible]壁為李將仍駐箚江
南此援兵被徵之日凡係干戈中擇將之權多在於李
將不可不慰悅其心令承文院揭帖磨鍊禮貌後
數備送撫綏會洛急速一二日內發送此意行移
以為依允○左議政韓孝純議接綏稱洛徵兵之後
臣與備局諸臣多般規畫而才識淺短未得善策竊
念我國甲士正兵各樣之兵皆是農畝之民無一人可
用只有所謂砲殺手者隊伍有相維之制素有教
練之法比之於農畝之民則稍有間焉而將領不知兵
士卒不知戰無益於今日之用則一也以如此之卒交
鋒於如虎鐵騎之間其潰散覆沒不待智者而知調
發驅送之際或宜意外之患至算不及過出尋常萬
萬我國於天朝有父子之義有自來恩今此徵
兵之舉何敢以兵單力弱而少有持難之色惟當抄

發兩西之倅務精不務多汲汲操練須令整理以俟
勅諭之至此外都在元帥之處置得失如何耳至
於守禦方略則待體察元帥差出與備局諸臣反復
熟議講定爲先目今艱虞之日根本邑衛尤宜十分
慎重於設邑衛大將抄錄近邑兵限西北事定輪回
入番内與訓鍊都監軍兵分左右於與北京江華軍兵
相爲表裡一以備非常於意外一以防外寇奔潰衛
突之患然今事宜且今日之憂孰莫切於愛養民力
收合人心而已以兩湖並遭縣役甚煩民力已竭當此
凋兵之日不可不慮而通之臣之妄意當先合力一湖
以省其費推其餘力以補軍需則軍需亦有可措人
心庶可慰悅此亦救急之一助也臣愚昧之見如此伏惟
上裁
以義弘立光勳之佃 [illegible]

戊午閏四月二十四日壬午

卯時　王幸慕華館迎勅　巳時還宮行謝　皇恩
禮○　至節使金存敬啓曰　勅書因完時募聚一行
銀兩其對各衙門所用人情歷歷可數明如視掌頃
因負役之控訴不得已具由馳啓函　嚴旨惶恐無地
第念無是銀則　勅書決難完出負役等爲某分之
利稱貸以出不念利重爲國樂募其誠可尚而越江
七朔猶未受出每被債直之侵責其寃悶之狀不得不
更達前後狀啓相考各人募銀照數還償毋失其望事
令該曹從速舉行惶恐敢啓荅曰依啓勿爲惶恐卿
等盡心竭誠善爲周旋至奉　皇勅以來予仰戴
皇恩之罔極用嘉卿等之忠誠而適因患疾累月彊
留　皇命久滯於近郊之地隕越憂惶無以爲心今
幸少歇力疾行禮矣　存敬會盤無狀自用譯官之銀貨
貿物貨以來乃敢張皇謄啓請給其債華人目之爲買頭的云

○傳曰黃廷陟除使柳止信方爲內隶柳舜懋與本道
監司以有相避柳舜懋京圻防禦使移差黃廷陟防禦使
以他人揀擬事言于備邊司○備邊司啓曰江華御史
事傳敎矣事目則自本司當爲啓稟至下矣試才御史令
該曹極擇差出宜當敢啓傳曰依啓○傳曰繕工監間數
詳細圖畫入啓後移設處更議定奪事言于都監○
生員李國亮等上疏大槩大局未完人心危駭西鄙有
事內訌方極韋布陳章已至十數而大臣三司於祿全
軀貽懷顧望不肯發一言以扶 君上爲君盡忠之義
韋布獨知之而大臣三司非 殿下之臣哉請亟正大臣三
司忘君負國不忠不義之罪速究廢奏之典以安宗社
○左議政韓孝純上 劄曰伏以臣於昨日獻議時已將
淺陋之見仰陳於冕旒之下矣第念興兵有國之大
事宜廣詢諮不可輕擧而領相鄭仁弘遠在嶺南右
相閔夢龍引疾不出當此之時老病小臣偏負獨在

精神昏荒忘前忘後失計至淺殆遇事茫然為相如
此將焉用於艱虞之日哉臣聞領相年齡雖高精力
不衰右相頃雖有疾已向愈伏願亟命兩相
以爲輔贊使天朝徵兵垂事料理得宜無誤日後
終爲國家無疆之福不勝幸甚答曰省劄具悉卿等憂
國之誠予當體念而為之○進士尹惟謙上疏大略禍
根盤結國命危迫而靖外安內之策尚不亟講一線公
論委之草野大臣三司相顧不言豈不痛哉甯謹以緩
論之人向年儒疏之入便為呈遞尹詡惕於前議欲遏
大論呈告將遞而不果鄭造玉堂初啓不拈鹿字而論
務之際隨人低昂此三人旣不肯擔當其所諫官又何為
乎黃中得深結兒孽竟疏之發指以為直論之人所嫉
於偏忠良其計慘矣請治大臣及三司長官以下員君
不忠之罪仍誅中得以謝士類速舉直廣之典以完大
局俾絕逆徒之屬望以安宗社○臣弘壽希奮尚毅等

聽聲男時言挺出亮慶仝冲脩蓋國晙瓘瑾致債
盼等條天下之事有意外之患有經常之道意外之患
雖不可不慮而經常之道何可廢也伏承爲敎以意外
之變爲慮至矣盡矣但天朝是我父母之國而有再造
之恩今有外侮徵兵於我則在我之道安可不爲之馳援
乎我國兵農不分素無預養之卒並以蕩殘之餘瘡痍
甫起今若策疲之軍助我天兵則無益於征勦有害
於自守而其他種種憂虞之端臣等亦豈不知然而以大
體言之則有父子之義以私情言之有必報之義以此
彼斷不可不爲猶援若徒因我勢之弱以致不肯之意而
天朝責以大義迫不得已然後方爲赴援則後至之責
必不得免而他日脫有緩急則將何面目求救於天朝
乎爲今之計急急抄擇軍兵預爲裝束聞見師期圖
聚信地若將朝令夕發者然勑諭到日行軍馳赴如或
勑諭不降則豈有只因移咨而經先渡江之理哉至於

楊經略則熟諳我國事情經略出來之後或不無
周旋之事而經略之肯許于一之事也王師之合勦
必然之勢也姜以周旋停止為可恃而不為預備萬一
勑諭遣降師期甚急倉卒之間未及調遣則其為莫大
之憂噬臍之悔可勝言哉且守賊方略則姑先調集軍
兵把截江邊一帶以防空虛奇道之患湊合現在軍糧
不絶饋餉一面抄發兩湖精兵觀勢進退以為繼援之
計矣伏惟上裁 ○ 傳曰今此徵兵之咨不過接隣將轄
之所為而非天子之命也今日接隣安知我國事勢乎
且二百年來未嘗有領兵入援之事與祖宗朝大不同
昔在成化年間或有使我守藩之命云今宜急急詳考
此事歷陳無前之舉不敢奉旨而入送之意且我
國軍兵舊弱不能仰助天兵之勢東征諸大人所共見
之事及復閱陳又以雖或如此奉旨勑諭則何敢更陳
云云等停另加善辭添入以送宋業男待經略出關

之期無他文官一時速送而今此入往譯官着令謄錄
物大人出閲逐速密〻以傳事十分密為之意言于備
邊司〇以徵兵草記傳曰予意已盡諭之惟在本司酌
處中矣今日之事與祖宗朝建州衛事不同本司每
引不為引之例為之辭予竊怪之須十分熟議善處
俾無後悔〇傳曰今此徵兵之啓意乃丘搆釁操縱之
事乎雖曰御史移咨丘之中間做謀未可知也似當
急遣解事譯官于鎮江或甚變密探虛實如何
十分詳議善處事言于備邊司

戊午閏四月二十五日癸未

傳曰昨日雖感微寒扶曳都政而眼疾方劇三日內
劑限平復間姑停不急雜公事在前政院傳如後入
之○大司諫尹訒洪曰臣昨見尹唯謙上疏大槩謂臣
物於前請啟避大論呈告將遞而不果云臣果於前冬
間得寒熱往來之疾加以腹脹轉劇日漸危急不得
已啟爲呈病聞大論將發旋即出仕豈有一毫避事
之理哉況臣往在癸丑之初與副提學臣鄭造極言
西宮內作巫蠱外通逆謀得罪宗社之狀結之以各
處西宮明者於不共之大義雖不言廢之一字而不可
待之以國母之議臣實發端也今日章野之疏朝臣之
議此特其緖餘耳唯獨不知何許儒者斥臣以不肯發
論不存請爭臣常懷討逆之心誓死主辱之日臣臣愛
君之誠自以爲不下於恒人而今被儒生詆斥一至於此
勢難仍冒請命遞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以

尹惟漸上疏傳曰疏中許多等事一款令備邊司議處
○傳曰領相處遣史官敦諭使還上來而令此徵兵事
令備局問可處之方以來右相處遣史官敦諭使還調
理出仕而徵兵事可處之方並詳細問啓○傳曰來月十六
日慶運宮廿八日仁慶宮自上當往見此意言于該曹○
司諫辛克善獻納韓曉正言李元興徐國楨啓曰臣等
儒始討逆據為大論憂國愛君之誠詎下於儒生武李
國亮尹惟漸等疏斥臣等不送鞫尹此豈非臣等不職之
致當何冒職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幼學朴律等上疏大槩大局未定人情猶豫三司大
臣充位苟祿不欲出一言以扶宗社臺閣豈是義食祿
生揚揚呼唱於其徒而已亂信亟行廢黜之典以安宗
社次治三司大臣容奮含嘿忌君負國之罪○傳曰左部
使一行有功勞人分等書啓事言于吏曹○同副承旨
鄭遵啓曰即刻禁府都事閔藻持一封布衣及一張文

書墨幷丁木筆一而來言曰向直得之於羅人訥瓔處
故持來云布衣外而書曰上前開拆機密事羅人訥瓔
著署謹封并文書敢至其書曰國人之共所聞知於某
前對錦孝純於試所對利弘壽於李慶全家李
覺所在變亂教之意如此等事傳說則已播中外奇
俊於蹤李耕俊之獄許爲所搆事自其時至今皆傳誦
巷有耳皆聞有口皆言云云○義州府尹狀至賊報所
傳出於風聞甲乙之言互相不同探問來將不爲輕說然臣
以淸沙河犯搶之賊乞賜分別收剿明白回示而遼東
副摠兵戩殘與各併爲統教又聞劉提督領兵出來云
未認其從果各征虜大兵耶將爲齊耶小邦預知其期
騐調無悞等情丘集將前呈文則回咨如此咨内淸河
一款及從兵存殘漏落不答更爲呈文則回咨又來故
前後回咨同封上送所下備邊司○欽差鎮江參將丘爲
夷情事據收而搶犯沙河堡東搶犯靉陽及青陽堡

皆隨入隨出毫無所失惟是奴酋借入帀為由襲破撫順
因人之信已而遲其詐罪大惡極也清河靉陽寬奠長
奠皆退奴酋巢穴雖夙聞奴酋畏圖再逞而各城戒嚴
添兵防戍一月以來酋亦不敢蠢動天兵大兵陸續出
關討勦酋必可到齊但發兵之期本府雖以預料也貴
國軍兵只宜預先速練勿致臨時遲躢為使劉杜二位總
督尚未見的狀候再有狀至以後又禀鎮江距撫順甚
遠民間訛傳雖可憑信非援邸狀皆浪傳也賊原未
犯清河我兵因賊自撫順退回追之失利再出酋討襲
撫順自前四月二十五日回巢未出其犯靉陽沙河者皆達
屬也隨入隨出故無所失又查杜總兵已見狀駐守山
海關亦不廢邊又查劉總兵尚未見狀雖以民間訛傳
安相回復令新總兵乃鐵嶺李老爺諱如梅遼陽
副總兵乃賀老爺諱世賢本國與貴國情屬一家
事之真偽想道傳知

戊午閏四月二十六日 甲申

大司憲南瑾啓曰近日章布之士連上疏章不勝衆多而
惟三司專攻辭鋒甚峻人莫敢爲一一欲與相較則筆
舌亦盡今見尹唯謙之疏謂臣以緩論之人臣不可仍冒請
命遞斥臣職啓曰勿辭退待物論○傳曰予病尚未快差
擧動雖或僅僅行之而來月二十八日正當三伏間遂祀行
發甚難以八月二十日後改推擇退定急急下諭于外方
○執義林健掌令韓泳持平李重繼申牀啓曰臣本自
物及今擔當大論以去禍根討護逆爲己責而近因調
攝合司合啓姑爲停止矣伏見李國亮尹唯謙朴緯等
疏大槩專攻三司備其醜詆臣等何敢靦然仍冒請命
遞斥臣等之職啓曰勿辭退待物論○生員安汝行
等上疏大槩請亟誅郭瓔鳴國以明誣告之罪又停兩
司之役以措逆鄙之急○幼學宋永緒上疏大槩大
論已發唯謙之疏又下此正大臣三司請完大句之日韓

孝純知嘗稱病敢呈辭章而姜緯托覲欲逃請亟
斬孝純仍竄姜緯以懲迎事之罪若擇賢相畀以
康濟之責亟定大計以完廢黜之典俾安宗社○校理
附兎儉修撰崔蓮啓曰臣等職當大論紛紜討逆而顯
被李國亮尹惟謙朴律等醜詆至於此極臣等亦三
司之一也何敢仍冒處置而司乎請命鐫削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左議政韓孝純初度呈辭答曰此時大臣
何可呈辭乎況拜表大禮已迫調理出參事諭之○
傳曰咸悅人鄭彭壽為先王致哀三年忠孝可嘉不
幸已死追贈六品實職以示褒獎之意○檢閱沈之
清書臣承命詣于右議政閔夢龍則以為臣元
病危若加以痢疾氣息奄奄不得察職今又祗承下諭
同知所為云且動兵雖云重難若有容議之事但無
天子之旨而只以邊臣之咨外國不可領率軍馬擅入
上國地方以此意汲汲回咨撫院等衙門一邊整頓軍

兵以待江上奉至旨翌日馳赴期會得無違誤云云傳曰知道○傳曰因予病若不得面諭卿可下去邊將之貪婪庸劣者明覈詳察以至修繕城池器械操鍊軍兵撫恤軍卒善待細人嚴明紀律於防烽燧等事更加盡心着實舉行以紓西顧之憂事平安兵使金景瑞處各別言送○傳曰謝恩使入往時中朝各衙門必因謝恩并帶事以國王自上年冬有病久未差復因緣皇恩不可代行雖遲數月而今始僅僅奉表以送之意從實直陳事言送于使臣處○王以徵兵入送使臣命議二品以上備邊司啓出命牌會議封入 是時王不欲應徵兵之舉屢教備局使之搪塞遼廣各衙門而廟堂執不從乃有廣收庭議之命二品以上之至合口同啓雖以元兇之奸佞亦知大義之不可犯而獨尹暉首倡不當送之論黃中允趙纘韓李偉卿任兖之徒探媚王意至以變詐狂悖之言公然獻議

終致己未之役送降通虜兩帥投降内囚君母外排
皇命三綱絶矣國之不亡幸矣

戊午閏四月二十七日乙酉

平安監司安應亨狀並兵曹回啓中遼東副總兵戰
歿緣由不爲分明故更爲探問則曰廣寧總兵李承胤未
及接頓之戰即爲役邊李如栢以新總兵代任副總兵則
果爲戰歿而新總兵到任瀋陽遊擊楊于渭復州參政
沈大階鐵嶺遊擊鄭國良等諸部將官戰亡本差來
到云矣前日賊奇探聽小通事李海恭回還言內同月
十五日得抵遼東呈文于遼東都司則都司與布政司緣
回咨故同回咨上送矣且海恭言內閣內數萬兵馬從已
來駐遼東充滿城中連續出來都司又答自募之兵
添防邊堡云都司招見海恭謂曰天朝即當勦出而
今方林隔草荒此非興師之時故姑待八九月間當
爲征討貴國宜整齊軍兵之後來掛于各衙門則上司
必爲指揮云云無下備邊司〇遼東都司爲夷情事
奴酋無端起釁虐焰滔天題奏 奉旨恭然震盪已經

調集人馬犁庭掃穴諒此降屬國亦所共快本月初二日
蒙接陪李移咨 國王團練火器兵馬聽候集調合力征
勦今接來呈備見忠順但奴酋自犯接順之後退居巢
穴聾伏不出以畏天討之加而悔罪無地矣方當即使登
知國王預期發演火器以聽進勦申飭沿邊將領加意
偵防候火兵齊集另文知會東西夾攻滅此朝食毋得
臨時有悞○傳曰徵兵事會議而不來諸人入直人三司
長官並令獻議有故則在家獻議○左議政韓孝純
上劄曰我答曰國事方急此時大臣豈可辭退乎安心
調理速出○館學儒生鄭希立等上疏大樂禍根尚
存人心危懼變怪日尋奸凶日熾而徵兵文急內江將
作奏復還必生大禍請斷定大計速完廢典俾安宗
社答曰省疏具悉予意前已盡諭靜攝之中勿爲煩論
○欽差總督遼薊等處軍門經略禦倭兵部左侍郎
汪可受敬告朝鮮國王我大明威靈四軍率土臣

先庇屬國誼同休戚故本朝之在王邦猶体之有元首水木之有根源也今上登祚在宥四十餘禩聲教翔洽威武奮揚詢有邉徼之警隨奏蕩平之烈雖將吏之勤勞亦屬國之協力也故播酋不靖島孽狂侵乃天戈西指則播州已入版圖命將東援則日本倉皇奔遁效順者世享䝉土悖逆者立見誅夷此已事之明驗而王之所躬履也蕩者逵州小醜播海壖之蕞壤褊么魔之諸酋靡念世受國恩敢西潛圖鼠竊國家恬泰全不被虞寇時狂逞掠我城堡戕我將士罪逆滔天神人共憤　皇上赫然討必勦除用凋罷亏之殘遺興六月之師幹糧若阜軍氣如雷如之期命甚焉至矣王之忠情諒有同心乃如之東偏與王壤界國家勞擾如此王猶晏然而已乎在朝立國二百五十餘年王國受二百五十餘年之庇曩者王國一經倭奴之難本朝即遣十萬之師竭歷歲月辛蕩倭氛保量王國世篤

忠貞與王之克纘丕基也雖國多故烏容已其興數萬
之師夾攻必翦必克是王之休效本朝而綿國垂鍾
之祚若矣是非以王之兵力即殲奴酋也國家數路進討
或扼其吭或斷其肘王從而躡之幾不濟矣受奉欽命
總督遼薊為天子屏翰之臣當征討爺監之日恐王之
未察始敘移文以告撫臣王即與群臣熟討謀之速
整兵候期進討無失敢告照下備邊司○傳曰明日拜
表不可又退在相命招使之出仕○傳曰如有不時赴邊
之事使臣以解事年少人各別擇擬曾出譯官表廷
老張禮忠並下譯官三四人亦為擇定治裝以待事
言于該曹司譯院○傳曰老賊一犯撫順退入巢穴其
情叵測中朝差大將條入退遂虜穴則恐非勝算也
回咨賫去譯官措辭答問之間差不謹慎見陷於
丘坦無疑矣先擇解事譯官一人經馳入往于李塔
之前稱以揚經略出關之事而賫去人情詳察周旋

探知征勦虛實師期遲速及係干我國事情則都司
瓜期已滿豈無所言乎如是先探不害於事宜令備邊
司急急議處

戊午閏四月二十八日丙戌

進上使申湜副使朴鼎賢書狀官尹知敬奉表如京師謝賜冠服 恩典押解浙海人陳奏倭情○傳曰大臣盡入不成朝班拜表勢難親行權停例爲之○傳曰旨巫祈雨廿九日舉行事言于該曹○傳曰依先朝度例赴京使臣只留三十日即爲回還如或過限一日則使書狀上通事各別推考事著實舉行○館學儒生自疏大槩論將至事急姓名大論則發於草野則大臣三司所當合辭更請而大臣則托病逃入三司則飾辭自解有臣如此何以爲國請先治大臣三司忘君負國不忠不敬之罪亟寬廢黜之典以安宗社答曰當此國事危急之日只一左相稱病不出殊無大臣徇國之義矣西宮事則予不忍聞焉勿爲更瀆○傳曰以我國兵力甚單然自當一面入攻强虜乎中朝各衙門必不詳我國事勢也今宜具陳此賊非如建州衛李滿住等胡種以我兵

力决難獨當一面征討矣姑爲申飭邊將十分防守而
如不得已則調送之兵一枝與我國軍兵合爲聲勢共力
入討則庶有所倚頼 皇靈之意詳細馳奏俾達軍機
可矣急急議定事言于備邊司○傳曰軍門封書極爲
難處回答至急此時大臣豈可不出乎明日待開門左
相命招使之出仕速爲議處○傳曰軍門答書極重
幷令李墢賫呈可矣別人情僞數給送以當令備邊司
急速議處

戊午閏四月廿九日 丁亥

政院啓曰伏見汪軍門移洛回洛之期剋以十日則不甚嚴且急乎一路所經列邑不即發馬飛傳使軍機莫重之事中途遲滯至於五日之久極爲寒心大槩兵家之法貴於神速令夕內牌招備局諸臣詳細會議明曉發送李塔于軍門及期回稟以爲使當且如此時急急執稽緩至此請平安黃延京圻監司并推考其陪持人亦爲囚禁治罪以懲其後傳曰允此回洛所當熟議爲之今已夜深明日命招會議下諭三道監兵使允西路狀啓發馬急令飛傳俾無一刻遲滯○傳曰烽燧申飭事及西路狀啓陪持人急急稽馬事各別詳細下諭于兩界黃延京圻監兵使處○政院啓曰今日左議政命招則頑疾上塞氣息奄奄同知所爲云矣傳曰此豈大臣倫痛不出之日乎更爲命招○合司啓曰許筠天地間一怪物也按擻慶運萬端逢狀已發於仁信之告締結弘老謀

害東宮又出於俊格之疏箚之所炅罪名乃今日臣子所不共戴天者也初春二品之庭請近日禁府之啓盈貫出於此臣焉而有此罪名則轘其身猶不快食其肉亦不厭而渠敢高軺辛丘辭陰並絡有善尋常宰相國人之所共憤者也設使於渠無是罪惡則不待言官之請鞫自請就獄期於卞明之不暇而不此之思反欲浮容於覆載巧免顯戮死中求生無所不至假托大論圖逞奸計士類未免見欺諸生俱陷術中前後疏章渠自製給以一國公共之論為自己立功之地上以熒惑上聰下以交亂朝廷攻擊大臣使不安位恐喝三司欲其聽命盍成之論因此復據正論之人將被及噬廢黜是何等論議亂逆是何等罪狀而乃欲聚徒誘利欲主大論堂堂國家豈容此一悖兇任其揶揄凌幼一至此極耶况渠之一生所為萬惡俱備亂常瀆行無復人理興妖造讖乃其長技此則國人之所共

如也至於未對下之前族儒呈疏敢請赴遠其心
所在明若觀火請錄及仁信俊格先削賊名並命拿
鞫毋遲晷刻討逆大義固人心之所同而古今之常經
也何嘗待人言而從之亦豈觀時勢而為之先奏後廢
之論實出於明正先廢後奏之說亦出於救急究其所
歸皆舉義也必須貶損節目之下可次第豫定速去
禍根而自上持難數月尚未亟下臣等欲連亟力爭則
瀆擾靜攝含嘿退縮則事勢漸遠異議之橫生
恠兇之迭出無足恠也況今邊虞益急人心益危
大倫之定一日為急請亟下節目以嚴討逆之典○
兩司合啓曰頃日應傍實出於舊忠討逆之義大小臣
民不謀同辭瀝血陳疏而百官中恠兇之輩敢懷他
心或終始不參者有之或獻議右袒者有之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鄭昌衍柳根尹昉金尚容李廷龜李
時彥吳允謙宋英耇尹衡俊李時發金壍朴自凝

[illegible]

李景稷朴東善鄭存成東陽尉申翊聖唐原尉洪
友敬晉安尉柳㥠錦陽尉朴瀰等忘君負國之
罪斷不可原請並命遠竄以嚴討逆之典至於衆
所共知老病癈疾者則以不可責之以逐隊而囚有
大論終始退安不參者舊乎云而亦不可謂之無罪一依
以府啓案請並命削黜頃日庭請時宗室則義昌休戚
尤不可不參而伏見宗親府査覈西城都正希至義原監
櫟石陽正達平林守祉流義信副守脩永嘉副守孝吉
新原副守世完先城副守信元鶴林令光允光原令瑋
明原令孝桂陽令禮吉樹陽令忠吉洛陽副令琅牛
山副令瓊靈原副令暐原興副令琚廣城副令惏吉
原陵副令旺信川副令景獅鶴城令傭等終始不參
庭請之列至於義昌君珖大異於疏遠宗室而終不
獻議其忘君護逆之罪不可不治請並命遠竄且
漢陰君俔陽城君植高山副令恭陳原副令陳孫德

陽都正忠允益山都正璡夏城令𡢃倫漢城令渟
宗秘府以老病不忝書送雖曰老病終始不忝不無
其罪請並命削黜○答合司合至曰緣當發落○
傳曰予眼疾尚苦限千復間三司至劾姑停○進士
尹惟謙上疏大槩臣二十四日疏非愛嫉惜述於人而兩
司欲沮慶黜之論故陷許筠因有紀極此無非德符
逞其兇謀欲敗大事之致也先陷主論之人則士類
迸散將不能扶植正論三司知有德符而不知有君上
豈不惜哉請亟行慶黜之典以安宗社仍斬德符並
黜兩司以懲忘君負國之罪○館學儒生鄭希立三十三
疏大槩伏閱連章冀賜俞音天聽金兒峻批反降駭
㯲之教竭足可須大臣不附三司不言殿下孑然孤立
誰與戢定禍亂哉孝純八十老翁猶困後禍見儒疏
之相繼覬知慶黜之典身自獨當托疾不出羽書交至
六月興師此豈大臣牢卧之時乎況人臣罪惡然有重

於忘君負國不忠不家而三司之官遭此指斥不即退避安受恬然張皇餙辭及斥正論至謂士類未免見欺諸生偃蹈術中以一國正大公共之論為出於許筠之指揮者然臣等雖曰至愚久沐菁莪之化粗知事君之道則豈敢聽人指揮然後始知討逆之大義乎臣等值此羞辱寧將著捲堂之文而退去矣請亟誅孝純次治三司而速定廢黜之典以安宗社答曰爾等之誠予已知之勿為連章瀆擾○備邊司啓曰伏見平安監司及義州府尹状啓則撫順之戰天朝將官之陣殁者游擊以上多至四人此賊狂逞極矣再肆之患朝夕可虞數萬兵馬既到遼東時方陸續出來而師期當在於秋間云前頭只有一二箇月若不及時選鍊必有未及之患依前標信宣傳官賫去抄兵數目急急精抄凡係器械糧餉資送之具及時措置毋致臨時誤之意亦送兵使及黃海監兵使處並為下諭答曰依啓

傳曰依啓○傳曰軍門回咨依近日下教回咨之意措
送而自何處夾攻曲折並爲問來且自前待勅諭後
發兵而小邦軍兵萬是助益於天朝聲勢事並善
爲措辭添入以送事言于備邊司○傳曰奴酋蠢動
犯境則固當聲罪致討伊賊還入巢穴則只陳兵耀
武以張聲勢可矣當此草樹茂密盛夏潦雨之時
欲舉重兵深入虜穴恐非勝算若有此舉則軍門
爲人從可知矣李埈之去以此意善爲周旋或與大
提學詳議善措回咨以當更加參酌議處事言于
備邊司○傳曰勿論赴援防守抄兵團束調粮轉運
等事所當急急議處而一度下諭後寂寂無聞極爲
寒心令備邊司急急更議從長善處而畀隨使助
防將下去時守禦方略詳細指授以送事言于備
邊司○備邊司啓曰臣等承命齊會闕下伏覩任軍
門檄文則揭之以大義勵之以忠貞繼之以禍福至援

壬辰之事求於彼敎措辭立意極甚嚴截以此移文直稱檄告甚至軍檄意傳彼之意尤可見矣我國調兵之舉到此地頭固不可已但當初以撫院七千之數猶以爲難今者軍門乃以數萬爲言此則雖不敢從而七千之數恐不得減也且師期蒙州譯官初以八九月探聽來傳而此檄中稱以六月興師又聞大軍數萬已到遼東云舉事之期誠爲迫近我國抄兵萬分緊急今主兵之官速爲舉行軍門回咨亦於今日內令承文院磨鍊付送於李埈之行撫院回咨並爲賫送爲當若其優送人情周旋之事則係上數爲之以爲無妨而軍門撫院則與楊經略情款有異恐不得着手於其間也然觀彭善國之意李埈及譯官指授以送矣敢啓傳曰依啓昨見軍門書以我兵數萬夾攻老酋云我國事情軍門何以知之且夾攻云者自我國西邊入往夾攻之意乎大衆興師數

萬夾攻强虜卿等豈不知決不可輕舉乎予意
中原今已興兵進勦而我國一向防塞事勢亦難第
惟我國兵農不分勢不得朝令而夕聚且緣亂以後
死亡殆盡生齒凋殘三邊防守外數萬之卒實難
調出如此事狀東征諸大人所素知者也當職愚意
先整數千軍兵為天朝待變于蒙州等處隨機進
退以聽調用以為合宜未知大人勝筭如何云云以是
措辭懇訴我國事情仍令李埈並呈于軍門多般
周旋兼為密探軍門奏聞與否以來以當且念此事
不容但已差奉 聖旨後則更無可圖之勢急遣單
使星夜馳往具奏此間曲折以為後日地可矣并
速詳細議處○弘文館校理李埈副校理洪亮儉
副修撰崔濩等伏以西宮之惡擢髮難數百僚三司
聲罪致討一年强半而廢黜之典旣未蒙允覲目
之損亦不快從臣亦竊惑焉先奏後廢出於光明先

虜後奏名出赦恩宥其罪則莫非明討逆之大義也人心疑懼異億横生前頭之禍有所難言況今邊虞孔棘外亂將作大論之定一日為急請先下節目次定大計許篇一時物也平生心術有不足言而姑舉其大罪論之謀危社稷既著於後格之疏的矣投極又出於仁信之告人臣負此罪名不可一日容息覆載之間前後兩國合五請鞫亦出於討逆之義而渠敢異於有若無罪者然人心憤鬱久而愈激請並與仁信後格拿鞫得情並於虜情不容之人收儲右相之輩陰懷異志潛圖後禍而王法不嚴商務投畀亂逆之徒何所懲懼請留難快從公論答曰豈可以節目備下事並煩於持攔中乎休煩可矣許篇亦事自當處置勿為強爭

戊午

五[illegible][illegible]五月初一日 戊子

大司憲南瑾大司諫尹詗執義林健司諫辛光業掌
令韓詠姜𢥳持平李重徽申栻獻納韓禧正言李元
輿徐國楨啓曰臣等昨見尹推謙疏許多譏說非但不
足與較置之度外久矣何暇歷擧攻破至於館學儒生
等疏有曰三司遭此指斥不卽退避臣等之退避亦甚
苟且第以事體言之國有大事章布之士亦當言之而必
欲快行已見至於縷縷陳章有若任言責者然臣等
之所未曉也大臣三司人主之股肱耳目雖如臣等者得
忝匪據而進退與奪皆出章布則國事之日非蓋可
見矣此無非臣等無狀所致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
辭○傳曰近來三司之官皆久於其職未有遞易更
代者而凡大小論事或若出異人或任情輕重予竊怪
之西宮之事豈予所忍聞者而初以廢黜論執中變爲參
閱之啓今又以節目催下瀆擾於靜攝之中至於臺諫

合司玉堂劄子一時徐皆莫知其故柳夢寅栢舟長
鉤老奸之語其情叵測罪豈止於罷職兩司僅爲塞責
而數日即停其可謂主公議任耳目之意乎前後顚錯論
事乖當之失非一非二況院近臣也知悉勿煩○兩司啓
敎啓曰臣等伏見下政院之敎慚不自定何敢更有所言第
西宮之事初請廢黜中變爲奏聞今又以節目催下果
似出於異人而其實則一也文字雖異而其指意無非
廢黜中請奏聞又以節目請之等是次第之擧而同
歸於廢黜矣至於柳夢寅賦詩於鞫廳事極駭異
而老奸之語或不無指屬至若栢舟則未知有他意故
只請罷職矣臣等俱以無狀久忝邇據所見不明大失
言官之體請命遞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校理洪堯儉副修撰崔濩啓曰臣等俱以無狀叨此邇據論
事失當至下嚴旨不可仍冒處置兩司請鐫削臣等之
職答曰勿辭○幼學申尙淵上疏大局未完西北有警

婁慶之典。暫刻爲意而三司之官恊於德符之威勢
只催節目之下速行廢典以安宗社○副校理洪堯佺
副修撰崔漢等上劄曰伏以兩司并引嫌而退初請廢黜
又請婁闡又請節目之下先後文字雖若有異究其
指意莫非廢黜之典只是次第之擧行耳豈異當初之
本意哉賦詩鞫廳事極駭異而老奸之語或有所指栢
舟之比未知池意則初論罷職亦似有見俱無可避之嫌請
并命出仕答曰依啓○傳曰我國之於 天朝義雖君臣
情猶父子況有壬辰拯濟水火之鴻恩 天朝倘有事變
敵邦君臣所當掃境內奔徙以爲前驅矣但敵邦素
不分兵農勢不能朝令夕聚之意東征諸大夫所嘗洞知
者也況今奴酋宗天下之強賊殊非建州衛李滿住之類
也王師但當陳兵耀武大張聲勢以作虎豹在山之勢更
觀伊賊之所爲相機而動如何今若深入輕行進勦恐非萬
全之策更加淮思且念敵邦軍兵不顧疲弱一向驅入虜

必臨陣先動致損 天威寡君之意慮抄累千軍兵整待
于義州等處 天朝近境之地以為犄角聲援似合機宜矣
敝邦軍兵若有一毫可用之實則二百年來世受 皇恩
日夜感戴報效無路又自壬辰重荷再造之德削令國
王嗣位以來有願必允前後恩眷又倍於 先王敝邦含氣
食毛之類亦皆知 皇恩之感戴豈有一毫他意云云等語善
為措辭期於聽許事李埁處詳細言送○傳曰陳奏使何
至今不為差出乎斯速極擇擬差○傳曰土木之役非所樂
為也大內有故而慶運宮亦有妖變不得移御則仁慶宮之
役何可已也此宮工役浩大畢後不易故慶德小闕不得已先
造而都監提調都廳不知廟闕昌慶營建之時例必日晩仕進
不為終日監董旋即還家非但提調都廳亦然役事之玩愒
無足怪也提調負數多至十餘員而日次提調稱病不進
之時居多宜乎解弛日甚矣且木石之輸入極緩軍丁之務
立極少如是度日浪費料布而一自徵兵咨文出來之後

爭請停役若奴賊作孼則他尚何計倘或一分稍安則已伐之木已收之米布將何以爲之乎此非爲好大尚侈而命造宮室事勢出於泂不得已宜勿爲外言所惑更加揀督從速畢役事言于都監

戊午五月初二日乙丑

備邊司啓曰上國徵兵之擧萬分緊急料理之策所係極重而大臣皆在呈告中凡干軍機稟裁無所有司堂上雖往議相臣家而病未相接時急機務未卽停當極爲悶慮敢啓傳曰大臣不念國事謝病不出奈何莫重事則有司堂上往議以處○備邊司啓曰伏見軍門檄文徵兵之擧必不但已撫院咨文之到已經半月選鍊軍兵整理行師等項時無定筭良由主管之人時未差出故也體察使都元帥亟速差出俾無後時之悔宜當敢啓傳曰近當差出○幼學朴夢俊上疏大槩禍根尚在公議未立而奸徒逞計期敗大事況之須不參前後討逆之疏而初日以德符指嗾猝入泮宮攻去齋任引用異議之人構陷士類其計憯矣請先斬二兇亟定大計以完廢黜之典○幼學朴時俊上疏大槩臣等伏見兩司避辭機作違布不遺餘力大論初

蔑亦豈三司為之乎只憑草野之疏勉從請廢三変其
説苟且塞責反以進退予奪皆出章布為言三司不言而
臣等亦為合黙則大局何以得結乎兩司既以顛錯乖當
服罪則玉堂安敢違上旨而請出乎有臣如此極為寒
心臣等不忍負上一向以大義爭之請亟定大計速完
廢黜之典俾安　宗社○備忘記陳奏使以任兗送之任兗獻議亦附
於尹暉黃中允持首鼠兩端之論謂天朝必不能一擧得志迎合王旨故有特遣之命○遼東撫院軍門回咨責
去官李埁出去○傳曰扈衛大將不可出送乎安道巡邊使
以禹毅續差送事言于備邊司○備邊司啓曰備忘記權盼鄭
造獻議中故書一款極為緊急矣亦以為未安今備忘
司議處事　傳教矣當初故書之來也群議以為意其
奏不可少有所遅緩而或以為文希矣為先鞫問得其
實情然後馳奏未晩故拿致文希矣於遠地訊問之際
日月已多尚未　奏聞臣等常為悶慮矣接境假兵之
咨辞然而已事機與前自不同假兵回咨故書咨文一时

八送事甚未安故敢請還止矣今者佞臣献議聖意及
此事機難過擧實務啓亦一策也今承文院已磨鍊啓
文意、追送於李塔之行宜當敢啓傳曰依啓院啓辭
更議善處○左副承旨朴曻吉啓曰卽見備邊司以
敎書啓文追送於李塔之行爲啓此事極爲重大愚
臣過慮不得不陳達當見敎書語意免悖且引故事
然非敎中文字甚乃老賊中有計慮者欲令中國致疑
於我國故作此書以爲間諜交構之計耶若然不登
時奏知事理爲然而還就半年不已處置到今提說
軍門假兵之後假兵四路亦緩之趂送而并與此啓文
一時賚送極爲未安前日敎書之來我國邊臣多有
回答文書而老酋執此行間之患似不負過慮而私說
淹延至于今日況今日事勢大異前日待李塔八去後
提說軍門回答發意之如何或觀勢追送或仍爲停止
未知如何今此 上國假兵事廟堂諸臣固無遂策而

料度前頭之事未知何策為良　聖上日夜軫念罷勤
下者遠慮至意亦出尋常萬萬逵遠　奏聞使一款
臣愚以為當今第一策也何以言之　王室有意于諸侯越
雖于義以角然況我國之於　天朝有再造曲全之恩
者乎雖黍索敵賊爲赴久死困于斂者而今此回咨
意自此觀之不難謂之有雜色可也相機好將之情爲
待倭上之說在　中朝在我國無論於此策而諸無門須
聽與否今不可必況兵燼之欲生變於我國非一二計孰
此為言轉奏　皇上尓　天朝雖不詰責因此情義或
有不安將來之事極為可慮今若汲汲　奏中先以天
朝邊上尺辱於老賊我國君臣竊心痛骨等語爲之
辭又以撫院軍門等移咨假兵我國將調發赴還為之
辭又以　聖意以及句為輕黑致討之意及覆陳達又
以待　皇勅之來因越境赴敵等語爲之辭馳送於
興師之前尓　天朝雖不以我國之言為然必以為事

同一家有據必達不特此外遼廣各衙門中間構陷
之患可以預防或不無 皇上知我國兵力之單弱使
我國自守邊境以固藩籬 勅諭遼廣俾勿徵兵之
理矣雖不得如此意達 奏中使於筵下啓 聖旨
及此臣不勝感激之至今此陳奏之舉非敢以愚臣妄見
為是也此時事勢日急一日敢此陳達以備 聖上裁擇
深令知委至意甚高意之奏中令大提學撰奏文速
為製入 徧遼司爲白次兒等接續內外以陳以通咨遼
滞各衙門捏謗誥曰爲慮此臣等亦密爲問議緒遼
送者也咨文除入之意速續 下教徧諭黜敵之際自
至遼送在我事勢雖如此不可以此為答今雖以我國
本不知兵兵農不分年遇徵召之亂必須抽選軍兵
略有頭緒然後可以爲答於老爺於未免日子之小遲
不勝惶恐云云可也但如此說話細密遼東然此亦要
無可答之語唯在辦事之人以此意善為措辭為

南以老元帥之名乎　未有之人豈以老司及假武司
之豈無樹務可答之言乎臨時隨司善答亦南敎
爲僞自依到九事南以處置除豈可偸務置以我國
軍兵素不多兵農亦不急中最要之策必詳度國中
各處防守軍兵數以爲團束後回答勢未免遲緩之
意措辭以對且國王自上年冬患病今纔少歇勢莫
重時恩令她奉表亦爲惶恐回答之少遲亦以此也
予勝須越等語臨機善答事詳議分付以送之
帥事不必淸說須以總兵官爲答亦好此意詳敍
言是以知略有頭緒之言似不着意勿爲柔弱可
矣○備邊司啓曰邊我事日急一日爲調兵之分措
置糧餉在所先講後書必南箕善處策而第念
主管無人事或解弛尹守謙前以調度使下去
兩道料理得宜民不甚擾爲得財畧使云此人以
南邊爲下送使之專管糧餉而凡係作米得粟

之美令依書着實講究意意務期爲萬全曰依
亟○李琿撫遼廣軍门撫院四路出去○朝鮮國
王爲奏情事本年閏四月十二日准欽差巡按遼東地
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咨
前事云云等因准此行據議政府狀啓臣等參查
先該萬曆四十三年三月內承准前撫院郭咨
道自路併爲前事已經備由回復去後見今撫臺衙门
又將奴酋叛逆大罪與咨移會約以申嚴隄備合兵
征勦窮詳伊虜一撮小醜并合數種藩落自恃巢
穴肆厥桀驁不但爲小邦患並嘗覬覦於上國邊境
者有年所矣稔惡旣盈詬天吠日敢犯我父母之邦其
在藩戕咸思撲殄屬韃致死於王師之後寧可使
此賊假息游魂得逞其蛇豕之毒手圖嘗仰仗天
討承藉皇靈 助泰山之重而壓卵系滄海之大而灌
螢以直爲壯惟力是竭以義爲勇何衛不利倩將咨內

專意行令諸路將領剋日精抄團束部伍聽候天兵
有征依期偕作外竊念我國四面受敵東南防倭西北
防虜沿邊障堡守操不給自經倭變之後兵籍減
縮生聚無幾此年寧復亦嘗選練仍謂火器手七千乃
是本國海防各處登籍總數而其時差去陪臣蒙
兩衙門之詢問而口對者也茲者接悅憤驕虜之猖獗
將興大兵銳意誅討至謂本國密邇賊巢慮有
嚮援要令加謹哨備其於念及以靖難先事逆畫
可謂美無遺策矣目前島夷伺釁不無騷擾之
患逮首足盛必有困獸之觸今若盡撤防守不信
如急速抽取各隊不成額不多使角轉合為營諸色
搜括中外除丁雖挽精銳之抄冀充七千之數我國
兵力自來脆弱野戰攻城尤非所長若使獨當一面
專事挾擊亦決非全勝之長策也合無熟將揀撥軍
兵仍駐境上助張聲勢臨時聽候相機進退至若師期

遲速直勦方畧專候指使仍白指揮相應等因具呈
據此為照蠢茲賊酋侮我大邦久在侯度孰不續討
就煩經管獎率邊旅憑烈火之勢賁如雷之威只待
到日除此兇賊窮推委使將謀為成審勢為動臨機指
重要出萬全仍察前項事理再為仍示容令敵邦整
頓聽用不勝幸甚須至咨者 ○ 朝鮮國王准欽差總
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防倭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撤文我大明威靈云云當職
為照聖天子臨御以來恩澤遠覃神化廣被天殲妖氣
海息鯨浪刁斗絕三邊之警衣冠成百蠻之俗者四十有餘
年矣惟茲建夷小醜女直遺種憑據孤丘併合蟻穴敢
辜帝育之恩自絕生成之德有苗不率未承虞征玁狁
匪茹尚稽周伐不料今者滔天稔惡俟月竊發高墉失險
於冢突將士裹屍於馬革侮我大邦犯我天威凡屬
藩屏未及赴難孰不欲援袂鳴劍直驅深入斷月氏之

頭稽老上之意也往在壬辰卉服逞毒傲逆小邦欲把
上國生靈魚肉都邑丘墟幸賴 天朝極濟命將東援
神戈所揮月捷屢奏宗社不屋衛國忘己東土君臣
感戴大德一心銘感九殞罔報者久矣目今 皇上震怒天
討將加王師遄皇皇於六月雷運南畫於百年爲王前驅固
合先登俾我戈矛豈敢後事此正小邦見危思恩臨難
舊義之日也前叢摟說將會已著從管隱臣量抽邊如
原操之外及發內處編案之卒隨便預調以備聽用去後
今奉撤示再行申飭整搠器械以便候發邊外仍念
小邦四面受敵東南防倭西北備虜沿邊障堡守操不給
自經倭變之後兵籍減縮生聚無幾海防諸處各該犬手
登籍總數共該七[illegible]往年咨復亦嘗[illegible]陳自前島夷
伺釁不無騷擾[illegible]患逮首見處[illegible]有困獸之鬭今若盡
調防守乃倍加虛疎抽出各隊不成額不多便當輳合京
營諸色搜括中外除丁數萬之師固難充備七千之兵庶

可咨就况小邦軍卒實非精鋭混籍兵農素昧操鍊野
戰攻城尤非長技東征諸將皆見其狀擒彌脆弱已試明驗
或使仍駐境上作為聲勢直邊免虞之間通以訪窮寇之
儕遺其餘量力詐敵議勇敵推其鄭欽承 皇命總督
蘇邊波及偏方德字孔通今當問罪之舉益勵除免之志
行師於旌旆之上料敵於掌股之中計出六奇事務萬全
凡有禀告冀助英斷以援師行遲速進勳方略煩乞其
鄙審量事勢明白指揮咨令小邦得以遵奉不勝幸甚
為此擬合咨復請照驗施行須至咨者○右副承旨李偉
卿啓曰天下之勢兵端將至漸如是之狹此不虞也今者軍門
移咨以六月之師為聲援亦然須在甲寅遼左屏翰
之臣以征討老酋之難為題奉之辭臣聞於人遼戍不滿
二萬自皇邊僅至山海關其間以戍之卒雖有若干之元額
固不得遷動云況乎老酋新屠忽賊驅于如許北塔家
古萬里連兵以天下之精力似難得勳矣提二萬之孤軍犯

六月之炎天此兵家必忌之事也且山閭川谷勢如險阻草木
積塞潦雨接月冒炎蒸而動衆涉不測之艱阻在此之難
犯猶在彼之莫動也李善復始君臣了等以六月兩亭枯出
而為用兵於月不暗於事機是債抵掌以此都點擯待舟
指事迫痛爭愚魯熟破而鎮近日時致有甲乙甲者曰
壬丁再造恩隆興滅悉賦從王致死軍前乙者曰半
數七千小得生民糜爛之慘於慶兩西上否軍門徵召之
氣乙甲之說信有之矣楚日已中蒲緣無兵今去李埈
亦昧顛末驀進軍門將有詰責若我以何愚臣料得有
異於是源賊新并強強於南徼之上若中我邦擣國於邊上
之壽長驅樵寇兵勢雖支矣哀今中原盡宇內之精銳
從乎斯以震疊於老窮不窮迫之寇必復於我之邊
陲矣然之何以守之何以勸為之欲可立待矣兵勢皆啓
盜足寒心傷乎 天氣雖劃然而愛之無奈何矣今之
計若使我國調精鍊繕備待於我國邊上 天氣有失

利之患而為一臂之助光賊有潰突之勢以靜制動於我國
之福而天朝之利也云云以此為回咨之辭而庶使軍門先
量此間事勢矣此數款說話正令備局詳細作書李㙂
處下去宣傳官之行意付送俾無後日之悔且李㙂
鄉社白面智昧契挈類疑事淵情今日之行實係國家
之安危而當樽俎應對之際尚有譴然因循之患否豈
非可慮之渠乎 以曉諭後宣傳官之意思敎郎時白給
宣傳官發程

戊午五月初三日庚寅

遣千秋使李士慶奉表如京師賀節○傳曰日勢如此明日千秋拜箋待晴行禮事言于該曹○傳曰陳奏使書狀官以前日擬望柳昌文差送○傳曰奉常寺移設甚是無益為無處置之事宜速議處之意言于都監

○營建都監啓曰以堤川朴達山斫伐材木圓經單子傳曰此材木價十五同手察至二千條加斫伐以用事詳議以處事傳教矣材木價不內下未十同給送而沙工價不賠時前以都監布物量給矣一千條加斫事可于金洽不奉處人民鮮少民下極難今此磨鍊一千六百條外勢不得加斫云一處所斫之數太多不果有偏重之患頃來伊川材木領來監官前郡守高忠卿力言牛峯谷山等處伐木之策此人招致秋冬斫伐以為明年繼用之計宜當敢啓依啓秋冬斫伐之數預為啓下分付以送○啓曰從啓曰今見該曹公事西宮端午物膳依各道方物例請封

進于大殿而自上有差目未下仍進于西宮後因進上等物
姑依前仍爲封進之啓臣等義不可承命爲等判付敢此
除達西宮之於臣子有不共戴天之義而只緣聖上拘於
私恩一國臣民瀝血抗論之際僅得貶損之命貶損節目
既已講定入啓爲白乎雖未及啓下臣子絶之々意已明矣
爲吾君之臣子者自當奉行其節目而已豈可依前例
奉獻于西宮哉々 宗廟絶之臣民絶之此非殿下容辰之
地請依後書々公事終川傳曰如前封進有何不可勿爲煩
啓○備邊司啓曰以本司啓辭答曰只奏辨誣可奏而不
必爲々事爲白矣今日事機與向者被誣之初不同目今老
酋蠢動陷沒遼城中外大震兵議勦遼廣一帶防備甚
急此時豈敢以辨誣停止之事形諸啓奏之間乎徐觀事
勢更議處之爲當敢啓傳曰依啓○傳曰此時胡地近
處所經一路十分譏察俾勿漏泄我國事奇荒唐行走
人一々詳察捕啓事兩界監兵使處意々下諭○傳曰

朴昌吉李偉卿啓辭與子意相符言于備邊司各別
察處言于大提學奏文製進時此二延辭參商以〻製
○未時雨雹交下狀如榛子○左參贊許鈞上疏曰伏以〻
上年大詐之發臣仇自獻首進免劉而被亂其家疑臣陰
中怨臣入胥夫自獻不進此議則雖其仇百人亦若奈何若
陳其劉則雖素無仇嫉之人亦豈貸而不誅乎此雖至愚者
亦可知矣奇家乃〻以怨臣其子胥罣变章其疏辭甚秘人
莫能知而兩司之請司二品之請鞫殿下皆執不允臣席藁私
室再上辭章初不知疏辭之慘毒若此之酷頃因郭瓔獄
事鞫廳請下其疏則其間做語之逼上辱君者皆以爲目不
忍覩而構虛捏無陷臣爲方之計始爲傳播大臣以〻下見
之體諫臘顚必不淹一刻鞫臣得情以正邦典乃人臣之大義
也即擬與具對辭於庭下扣心搥胸度日如歲即今判府未
差而上猶在調攝之中親問之期亦且漠然臣請以結怨
於奇家終始曲折先之次以疏中誣罔之語一〻申辨爲

臣兄家與劉弘光結婚弘光誣臣以不謹守出回與家仇之
狀臣初疏已爲詳達而弘光自辨之疏臣亦知之云若奇
家蟠進之札其誣已白臣不敢更陳矣辛丑年臣以海運
判官巡到全州弘光以監司遞表赴闕之行多行不
法人以爲臣得罪自致於今臣爲謹臣向弘光隔我以不
善者以我又以此誣之有多報復人非信之法不可從此自
致於嗚呼之弘光來京時臣或播目前所見嘖有煩言臣
以弟姪喪往其障過而自朝至申眼李慶在生弘光
遂止之而吾之知之者句更言其付奇家問家奴子見而
告之自致遂叙參見李疏之言諸人自以之札本非厭洪
而自致挑為哄齊之奇貨撫書蠟糊其中有竟錄
于具以起獄自以之說嫁誣於臣癸卯四月臣兄蔑家國
婚之日兄妻務至進期畢姻亦人皆知及見病人而去過
五日乃逝適有秘不發喪之說傳播於京中亦非臣所
出而指為自致而獨為春難自有乃約略兄家而出搜捏

我國經此言公家可自移於大房也自毅遂恐懼納中懷
勒限臣即下江陵自毅於肆情來已臣先受之令臣持書
往謝以得其懇臣即為書以謝而為其他語自毅曰我
出此札為好玩也無餘使閱者疑臣或有妄發而其蒙
出罷而已故自毅前後上劄歷訴在外諸臣臣名不
及其中者以其無實故也丙午朱使來到翠瑞臣令
譯官朴仁祥力陳本國備事則朱使即許呈文臣回
話於大臣賊臣承受不肯而自毅喜其力主其論先使
通國民情達於部使回布於中外薦紳承受懷憤肆
根自毅等相繼去位而臣獨處逶迤之辭臣與自毅
同被承受之所故自是自毅陽為間隙許待而臣獨知
自毅包藏陰險其中不可測然時時相見私情可謂不
敢吐盡常有相猜之心然毋忽納去禍根之議於行十一
月初四日臣遂見自毅從容開之以探其情自毅悍語
不雜托以宗譯之事決甚難遂告其詳 在臣第二疏中不

赦史陳善其子姪俱是革守極切之人出于賊招倖免拿
問致為後日免禍之地預立此論以圖翻局臣以此翁自敍
終世貢君作梗大論也甲寅春自敍詞組三司高勳其子
弟使臣圖出於時齊臣廣信行諸友得出其勳獨傳其初
免敍以掩襄之事雖臣技憾乘臣赴京瞞其先同三司之
勳許藉不但不能分沮又從而搞之也自敍信而大怒臣在
逮以徵兵鄧廣曲折說書自敍自敍便詳問亡公肆謗
辱及至赴京呈辯　祖宗先經昭極加醜詆欲殺　其
時有知臣力持自敍為奏勅于自敍仍以三司報知示之自
敍張悟而精阻至甚及辯典究國常擧乃後世以此務者
患甚前愛近日禍謀畫也欲殺臣安西獄起之時自敍自
革劉陷臣而閩其餞諸密揭云臣亦擔疏將寫自敍外
為供贖上而不為所竟撤之投棄君逃走隱世以為臣所作
也留計　而親欲陷臣身江陰之劉郡不出臣名顯然指的
及還者亡不敢明言若此書內詞獨其竟罪臣之狀一脚堂而

延至於今日哉其後金鎮之獄自戕辱臣至以奉稽此之臣稽一
疏欲保前日法發之狀及渠護送員君之情請與留辨以自
赦害怖遂變禍發氣和臣以大狀已迫始自殺因此遂為
欲待實果陳辨而大論詭發渠首被罪字錄團人為所
不恩故隱而到臣其時嶺南人有欲以蛇山修葺事陳疏請
眾蛇山乃新疆以來所擬築之物人皆言為此君之物而
以殺築其為未成之前人咸危之此疏所呈奏字諱臣所
設置殺尤甚且以離獨書多無家不肯以大論之情殺身起
此端安危於家室於定配屬邊者甚精揮如欲令夫人為
古上言而不果其時津疏亦其後捨身發交法算甲之
狀而免殺無生活為瞭以故以臣詳詢其免狀始有不已
以為可圖去臣以大論自觸渠禍不輕勸諭後務為姐案
之計臣始輕安其等仇人子弟另言如情擇而發如認此免
逆說言口不忍道到不忍聞之說於此殊風表之之人亦
不能為寄胥臣而有此字爰錄中諸出於傳聞非不得一

一剗破巫術已擒妖人前爲臣請治以剗向書俊格年邪祀
以其父命來學術臣而臣亦不得已强爲剗海齊嵩詭詐亦
不測說令此已自辛亥丙年之後夢寐亦不忘剗無讒之豪
羣之形書臣甚殉之義曷君乃臣免之嫁故丹陛斷殺臣
家軏從欲走之說歸汀渠父其計移除各家滅婦素義臣
郎羅孫下鄉甲辰八月上來陰遂密郡守赴任乙巳十一月羅
歸十二月以逵揚使從事者下去丙午三月在象州見郎
根奴知識生陸嫌誘術同備向大臣何敢爲興孽乎夫臣
上從往春宮億兆歸心臣信道恭在王后寸內之親私情
顧戴倍於他臣寔敎情堯稔惡從吐術仇家哉辛亥
冬自請承蒙恩十一月十二日入京見兄二十四日還向扶
安居舍弟二月初方回其間俊格一不來見況臣之兄弟
與物男素不相協一不往其門豈以勒婿與物男同往爭家
乎其冬留京不十許日故守譴亦不相見守從兄在同家之
辨物男與臣無相接之路通國皆知事中如此如此事等

臣何以得聞於物者哉其同兩尸非矯之言皆渠自作豈云
尽為注脚以釋兩尸殺傷之覓豈是無忌乎於其心稔
抱此含毒殺害此文字哉渠謀欲陷臣而罔測之辱及
君上古今天下無君不道之說如有若此之甚者哉痛心
裂膽霄淵辦天渠演義閣此亮說鳥人臣之分豈以為
翁諸孫其家寄邊而不為辛事若的確臣人陸嬪之嘗有感
物反覆之理乎以臣實此亮逆之言不人臣不可一日共天
何乃納冊而受學於臣至於十年之久而渠父兩功錄勞也
欲令臣製出傳後今此不辨而自向前也戊申公州罷官
以來因閑舍往扶安渟山居之如於海上經營未久還為上
洛其後罪配也未感悅盖臣近赴扶安而蒙放即往殯母表之
下扶安奴僕田土俱在此堂欲與老仕同謀故往赴忠哉章
定年臣家空閑守護諸人數月其子贒否守家婢子為之
故從先世間宗家欲求姻於尹家二子親贒臣以不知若
之心自信凡人皆以大君爲良臣在仕大夫豈有與結姻乎同

與宋翥言其不當控守道切汝李文蘭謂曰老夫欲以姪
女嫁於守謙之子君須力止此婚也文蘭怫然曰此言非矣
即言於守謙守道曰渠輩欲之吾豈肯論吾知爲也翌日
偕格往見宋翥翥問此事翥曰於何聞之偕格曰叔父言
之翥亦以許翥阻止之語送之今引翥爲證翥尚在京問
之可知豈可誣乎文蘭上年條疏所考可辨渠之疏皆
係無證左而此獨有據守道等三人俱存此而不實不獨
言獨礙之誣何以類推而攻破其證也大明律稱讖書藏
在人家誣犯死罪故臣強偶然見之不爲藏置於家傳說
於他人無不取爲況仇家子和式此讖在我既二十餘年
前僞世已久而遷都之說出於壬子年間其爲誣罔到此
益彰而僞友矣乃臣之妻於於三寸如蔣有文藻故他王
夫亦許詩之臣爲有親爲故初雖相疑其爲人驕悍蔑
獨一家收之丁未冬李元亨書言同情句親詩友矣也友
矣言端欲令我往潮臨海我大言切責之渠豈色曰人皆

元之言欲知其人也其言近則吾亦從此絶交臣甘甚與之
其後留意詗察訪之際聽國特甚且聞有嘗後
大君之言尤極怪訝其後李義崇欲貸財物於友人臣
止之曰此輩志操殊常情意相與不可謂朴應犀爲其
父淳與臣又睦相切以林百齡議諡之事將被死罪臣
父親行當國爲將免淳常恩之及癸未年淳入等極言
臣先對之失因以逆亂謝臣毋据淳仍與爲仇花潭書
院臣以爲配享而淳亦謂同配臣以爲未安而應犀中亦
合怒故友英爲名應犀極瑞於臣家及義崇家作賊
之夜應犀亦奎丗丁寧爲證臣謂義崇曰吾前言
如何耶此輩終不爲國家大賊乎益得見大將李文奎
言之時捕之際文奎罷職未果以年前應犀以銀賊就
捕事不得決義崇極貴臣言即見李爾瞻以爲如是
逆賊爾瞻即招捕布吉力勸入庭罪然後得宗社鎮
安李文奎李元亨上年以此俱爲條疏而亦案業亦了

遂切ゝ疏未及呈而公死矣年也在其家一併取看公亦
可公矣臣雖篤于向公磨藤孝旋於以執友者宮坊情
稱我臣生丁未多選移去作詩以自觀鄭箇傳攝立
俱係國初人故擬此書填自然以二人首題此等於篆
其人而也於為首我今東文選責丘風非等書國初詩
文首選傳之行也居其先此臣之罪然今而也以此為疑見
臣戊戌年過松都圖隱故宅作若篇末語探作以冀
得而君不見三年府前羅綺錦帝君易鳴土夫常
締攝經詩道傳死中橋暴露亦人殊之語率書錄章
以為使天作道之傳稱之論以作之人多見之前此大以光
戴生存為陰推山之李崇達為爾多不能肯為藤孝旋達之
挂詩集此冊今在執擇家取看可公臣南遷之日出樓
忽ゝ其付友矣之之遂之跡於臣門不嘗來見公鄭歌排
還贈什而而今及此盡渠於友矣家無臣相贈之篇
擇此言歌論臣不公攝我華甲之字為不合者今始也

之賊孽之字如至切者不得闌入偽檄移文字樣
檄移臣以為臣所作係臨陣倉卒草草綴文甚密之件
至此者蓋此乃溥自知才淺學短自稱為英雄而反欲
嫁禍於臣其亦險矣耕僞所作亮檄事雖載其時推
案僞檄今乃做出先言不忍坐視只因臣之自言丈夫作
檄等何等長途而引以為自作言其作家言有此理
哉況了家論說樣子文字雖些少之事不敢誇耀而他
人窺此者不足之免言哉其實言與今番鳴國以密
於桃和李大燡同一兩計尤極寫以其同楊漸法言
天時人事之說臣所初閱此書人臣所可為者也其初
劍法言盛器無非臣氏日往題望楊漸向人以咸載
言君時豪天宗別無可讓僞檄乃欲隔人自做無紀極
引天時人事眩惑煽動形跡畢露告其歸附從議之心
已著不但叶合條款李甫號為大雜說不來多因何以
非法而臣如臣自己丑年與甫晚得交於津中年稱不

敵以先事之三十年以如一日戊申以來民討逆事咸與協
心家所於家臺於癸丑之後方爲報於乎季子及臣將
向忠於法諱甫臨所傭繼男亦在生臣因言璘乃
禍根先志者之所流遊也訓鍊都監官無益是知人不可
不安吾儕代之生中皆以爲拮据臣之言不幸而中於癸丑臣
爲君上復好其忠之情固於事皆無出當有與仇家而爲完
言字其門主璘無廉矣效主兼之說是何等危逆而
使渠納國其言國家何不發付告變而任不動念若以等
閑談話漫爲閑答乎萬不無以而瞞告至此不無辱君上
之以較蓋無遺後格欲係父怨誣上此章爲心所巧爲
計所以其父常於殺臣獨若萬無有一所自殺者有
不告之理哉以大論見敗之後歸罪於臣決其死生係
偉策一旦家異謀者嫁臣臣擇協力擠陷冀或傷臣
夫積年之後以仇攻仇人孰信之而其流之弊將又通
國之人寬之相報擇誣巧飾陰不可止而人臣任强討

遂爲彥受構陷父親肯爲君父盡忠哉至於世宗
先王辨誣之事自對忠臣發端一力擔當及大典完
慶恐以此獲罪勘功之日辭臣或發此言也於殺
臣而未果國家動開大典後於行殺乎論而也欲其
南衮並稱阻臣先勳者不恐後自其父曰此而罪替
及於疏中再悉童驗涉大事之進退遲之患也臣一
人所寄守自是每上不悉途割私見之朝堂三司詩
對齋發之以致許多由於上而洞察後於以為嗎公
報私只於挫其父為進退之由不經辨因矣已固知臣
為刑曹參議其時賊涉為幽獄主仍於家下等臣家
主之涉常嫌臣故承服之日或受曰强誣引為臣家
奉持其時元亨方在廣州誣於插手當可得乎其擬
拾河識之情尤灼然矣未嘗食其之言聞之臚翠也於
乎此賊因犯於上前以自辨別如亂臣賊子何代無
之未有如此捏憑之說臣所不言於渠自搬出自非

習見余情之以而付心潰倫之家安得吐此言哉以臣
結怨於其家之故辱且及於先王寧欲自剖腦臆
以快雪於天日之下如使自然生於我至細之微結仇
於無情之語欲殺以無形之事其心亦惟莫此為甚天
地鬼神臨上在傍豈敢誣罔自速罪戾使我之誣譸
那亦有史官亦不得記嗚國乃用其言雖以陷人其免
擬之根豈復若此形迹已敗此傳國信格後先同謀斷
殺士林國與格一而二二而一也嗚國之為變刑使我不動
一髮而不先燒自殺乃肺腑之親而為首相籍閭免
禍而不為上告與渠而有譴逐之罪使格潛仲為言至
於禁人將嫁而仍為變字於其人法來無聞與渠為
逆謀也通國諸知而家之結仇而見敗之後歸咎臣而
殺以無證無形之言寧及先王與而坐謀欲殺臣而不
知自陷於大逆而道豈不痛心乎夫其語之言出於公共
之論有此面罪之人而可容喙自辨而即令今司斥臣者

或浮寄柳郎臣清陳御而從旁臣自 先乃倫戴弟下
屢殺血忱癸丑之前頗與僞流交及國家頻有先見
之明故李甫瞻責臣之忠且以臣植通經史博識故
典去禍根之事獨與臣議定而章布之輩或有與臣
相厚者爭抗血章以植正論人或謂臣不與知故見敗
先志異謀之逆凶臣甚於甫瞻尊野政人望赴之疏
請以為臣嫉不幸飄息其後崔沁尹海壽等章的
不出臣手而時論紛紛甚至瓔疏陸符名指臣陷彼
術中云及鳴國事彰陸符乃始為言臣自主大論不
但見憎於彼輩亦且見疑於若干時輩紛紛論者
將至死域嘗不衰哉臣請命席蕃蒙不頒他事舊目
同事諸生或以徵兵騷屑鬻殺內訌為憂尊野館
學俱形係章以結大局或來相議不討逆正論義
不可沮任其史情而已宣有他情乎目陸符一人之見
亦係受辭劾有甚於他家家係擬嘗不異哉仁信之疏

初無臣作擬之事與弘光結仇之迹國人惑於五九鑽糊
諧歸窩攤與兩司掇拾仇誣之說形諸白簡臣亦未曉
其所臣自遭逸後梧之誣縮偈查命親友之家一切不使從
戎宗皆楊性他舍竊馬架童人不知為達官其所來
輅率兵呼唱辟道者亦云寃矣臣方病告生死都分與
夜赴遠有何所知與世峻唯讒爲此妄論乎倫常瀆
亂世有言犯臣生今五十年不聞此謗而忽被惡名謂
倫僭常者無乃有所指而言於臣一人之身而一世
賢宰侍之極密保系國家大倫一朝而言官亦爲
言逆亦爲瀆倫作價不信一至此極而仁信之疏今
已十七朔後梧之誣亦過半年寂然不動諸儒豈
論高峯之後乃猶臣爲逆而清議之人討逆必後之
國事可知也大事初集臣累有勸勉之事及今公議之
爲憤諸生皆是前日首事者不謀同聲爲自爲誠與
館學諸生八方來集因公議而責忠此亦論於臣形

中外為之祁況臣小忠抽以何私與諸議諸儒論經之故國

史忠者亦以私而從臣子臣之扶縱不立先入案語

璣義在于樹大論在蔡母而請生之疏發於上年十一

月後將一告在於十二月則指臣為主而自然一切在不

不經之臣當此痛臣罪惡發此不寧不靜撫中有

與清議而何同而罪卷之罪要之不清之官一請竊

自清論辨期於辨明之說而自之論據令義經文

不得不冒昧陳達德辭不當神聆然竊聖不於竊雖

戊午五月初四日辛卯

政院 以昌吉李偉卿辨達 啓曰 臣等伏見任兗襄病肥鈍運動艱步則喘急氣促殆不能自持今此陳奏之擧不爲則已爲之則也須星夜馳赴以及於遼廣者衛門未奏聞之前事係緊急不容晷刻少忽以兗之決不可惜者此且顛仆中路並無替遣之理况久廢之餘必未詳軍國機務中原事情卽今大小臣民皆以爲我國之不卽赴援必將生事於天朝且以爲老酋旣與我國接境未審其以去而頑悍或有搆扎之患而閔極之請令備局商議揀擇以前日吏曹之爲聽決中之精敏有計慮者一二日內急速差遣何如傳曰允○以鄭基廣爲平安道都事柳[illegible]爲同知中樞府事宋邦郁爲平安道評事柳舜懋爲揚州牧使

戊午五月初五日壬辰

以備遴員稽察單記仍同陳奏使任堯兹差尹

畊差送〇史雪樓經略謝帖官示三道稽〇承文

院官爰以大挺学李蒲聡意為滋兵不可不遵事

防縣滿寧陳達三書為今日一二語敕議將送陳奏

〻使、操以事勢微為危急江國家任意〻而往不但念中

國有難請僕入援此春秋大義藩守職分所當國再

遣得五今日林慶、帝力未知何据先函作薛孚矣討將

加目今接僕咨文軍門擬於交馳當臻每戒先議量

力調兵僕勒出境彩將不及豈可先遣使行以固僕

傳令如线不即准可反致籌阻該科〻条勒諸鎮

〻責統共損失分至上将而事失至識將行畧

白檢覆以垓上而待黄語添該行兩咨中今尚道

使一数当繁奏文俟子心速殊不成文其行措辭堪

未協以卷如清白平備句諸臣商議撰出保免蹤漏之患

昔日予意備陳於前後條我欲勿議而備為一條條我欲之
意及自興之議必從之始無窮諸備速為數議進呈
此番後述〇傳日今此陳奏之業如此防塞且陳事情尚善
為詳而各他疑如但備向諸寨後而據塞至於大程學文
者人備多小務說力為堅防而其間未安之語不一只是予所留
病不得不言我國兵力果有多寡可助兵兵之多寡多欲掃
捷而為我執其為主師者能不能經之化而各所懺悔
務我軍兵之無形之狀聞於天下予常心寒而備為大程學
有兵識如前而糟其漢者予審未曉以我殺兵今討伐
穴不敢之處如先遺竊於此有得需於之於將行兵前之
繫長短之鐵請乎此類我兵之蔽也在上相持多色且成持
前當語詳未數卷內有何防塞之議者乎之宜儀予前
後備教而以臨死發生完外自興等要務之意文出速
為書意之意業後之〇外自興之議激兵後各自前朝整長
算除不敢輕議窮觀如前妙為靜歸將其務淑其輕封

達何王將衛戲矣來吞急經北將蒙古西藏以許鴟任
之極矣試以胡書言之其初不過求宗祿侍詔借之之到今
以至於將衛矣至欲反面予以殊文挺起趙信就業談試
我國者虜不識字係就事其何以知之南指中國位
究諸我國乃頭於中國乃係我意疆特為早晚升之如前
之兵之法矣矣用長槍大砲云又無中國技巧矣不常遂
意欲係於我國以何以寫計設使如前來於西北及其不
告急于我而請援今宜亟歸經復尊意維持守令各
將不令為逃去城池器械之未備者指置其於四路有備
小邦存亡繫於天朝而征討如有出兵不得不然不能不參察
賊以誘但自來兵力十分脆弱尤短於野戰第一陣先動
援天朝也我國西北一帶與奴等相接也空虛為奴之所以
示援而形勢分崩而及虜不得不讓而其不欲寄抗天
朝以兵云之不得不辭而彌兵實為係白皙之仇作上載任
意係為臣人以不淑叫調發大兵連延上國亦外患日保

其勢無奈天朝之於我國有壬辰罔極之恩寧以國斃而不忍
但天下之生久矣事變無窮勝負出沒之患外寇之變未易
御者之上將何以處之如特況如我國西北兩界接連伊賊
地方之勢稀一國之無可出邊境上之情勢有危之寔之衛
東邦西之患而以八無人之境則必來知覺之上將何以策
左臣之愚意以為天朝若能無事伊賊而來救於下國不國
之存亡事之極害有不可破處人皆不能若無罔罪於伊賊
事之深患大相至殊況我國西北防備之患乎不能除之一難
今此一念潤前年無甚衆以待之一念至於若遂之一起又
陛下 皇勅未降之前但陳西邊善為周旋於天朝而我
國有同寅人之間不無從清之理然得之於京師之臣無從
其人而陳臣善處之其策惟在朝廷請臣辨理之如
何耶○尹暉議天朝之於小邦自壬辰以後極隆之恩勤
揮發為駐有無臣以報之萬一今者如前始遂於小邦討
今我國若專為來勅以為抽選征兵受命節信

我國本無兵之國也一朝海邊寇氏遠亂如郡邑漫至於擾攘
為之無邊寇其繼鑿無形有不可言且今紀綱掃地人心不
淑淑戰之際為計國脈子至行師道邊出多不但皇極
將見識責七子之於其弱自投南者而遣續之率不在此
數我馬缺馬至於錢粮以今物力其何辦得此等兵該
江海入賊窟其北係無事性返乎意料有計畫誰能為之
官大遠知進先於調兵由於咨報於總署衙門而不可少乎
以歐德之色又不兵力單弱不能爲有無之言悼翁閱譯而
相機閱經國之於軍門用事之人要使七子之率防守於我
國江無之而或不無難辭之理然此人云用兵無郭若是
在極爲昏淺見寡出於此伏惟上裁

戊午五月初六日癸巳

晤雲翥劉書趙桂生劉勳銘劉覺民予多卿請鑄出國年直

勿諉者勉強以行〇督建都崇藩明以都崇黃陂近句為

車草記仿而問予方案得以處事仿我美義得之義非

帶使陂近黃陂檔造之而委至南京務非學習以欲倘是

方之公出總督委之近人以居而督如何甫者務為都會

黃而公然推而近人勾結及屬謀事檔造以年〇傳日田

鳳林存亡盡而問而為之為乃至于家室而危急後如是

極為稱後之後政權為加整為〇傳而田鳳以力錢充仍

入京閣中所云兵死極為為嬉戲而規例今後常根一部

題絡劉莊贈為之

戊午五月初七日　甲午

陳泰使尹暉過門嘗行在譯之日大勝過過與備向在都
密之國經之意大要相同而翁不遠意之語譯辭之安言
之眾多死鄰贖之意故有此特遣之命佐頗鎬劇殘名德
以安言之律文事之重要穆可惜之人懷然不知所以
前知具悉者以句讀竊○偕至尹暉久聚之談如來往雜
家論從容以耳樣時意事何可物於考之觀今偕泰使以外
是否羨之○楚遣静光到門以鄰答華花殊色殊納來
贈門知色鶴致以加漾林君浩從自頗好貴客事佩也故
是問于林君法以溪級之雅樂倫之而日萬乃足以為
之殘法之顧以以年有問倫賞之在事不可一經甚頗精並
也戴似所知爰○陶程學鄰造至門歷述去前往中國
儒生尹惟謹上疏大槩以經為三國所制不能穀字論
議之際隨人頌仰之春初大倫之贊而自以居先後來
請廢置內宅以防群不逞挾為為鄰之患問過本非

彼亦彼請備之條款以選字易通以近義選字與廢其
實名異而但選字有諱之之意也此字有他字其財約條
而可不書廢字而自即為引避仍用廢字以避之理
日本備亦具兩請帑其間曲折大略如斯而既經貴生發
母首裁而定稿者以責林公共之案抗論不過其價值
人所仰者果如是乎以此見彼請漸業殺諱途矣之
手此分歧之而洞燭國人之所指實如今日舉國之看客舉
豪戚諸藩鑒者要知不由於臣之首謀乎此理不能何
許偉者乃以為時無形影之後世振爪三司之長至於
此經勢而已乎較貞之一縣駐且臣言在皇位之中不
備與同僚研倩而先充大清帝鑄制臣我等何
背〇備全自〇以備忘記總御史為我國書之人也合文
臣以表達先等善為指皆閱經於總大人實以好義詳細
詳中之言于備全之事仍出於奏閱及業之後上奏
於皇上以爭他之以閱經之由否則以不用其報總然

令使臣及譯技親勢善為措置以濟一分相助之力豈非
幸也伏惟上裁云云為之斡旋回伏望

戊午五月初八日乙未

諮院啓同軍兵偶发秘密之事並兩次故兵營已
即咨啓下諸于兩西继有闲案下三營抄兵詩令之命
之间抄兵之際各官多有不靜為東位丁壯多相圖免
農夫者竊亦消彼侵以此至有避事京中者亦令各省道
營兵使以整飭各官一一點名俾其不虞缩私用情之弊
以武学賠周像减除庶起者以不為彼抄為兵免賠積
皆其者吏以軍法從事今備其目詳奏候如何
允○滂今此條奏行極為嘆惡而以為生密之此無
兵弱於國家此事初不至大段難審自上下截然一段
陰之啓下之後為今據實不清束為備向有行可
特安排息難之策乎以予為病未詳知之尖宜速議
字李塔不责咨文之删去勅諭二字是以為扣刪了中
特以我國軍兵羸弱特難夾勤而無羞爲征討是於
宣叙爲我不爲之動心為抄发军兵整頓境上以觀前

頭事勢相繼生變後令師到遼東及宜勸業完長以
向指揮等語改撰修文意之漢寫以之一本合備呈于遼
東更議以文事例發兵臣等令上國發兵之日不誤出一
齊策修省奉行詹等之不暇何敢有一毫稽遲之心
哉乃承嚴命即令承文院閱書組擇製表文者修所
責咨文應依朝廷刪去勒諭之字令方漢寫呈于左
相議諸中軍兵曹將協鄉兵勸等事之力初旬日回
咨慶鎮之時師到遼東宜勸業六以向指揮等一款
回咨中以各此等語更令承文院意之添入寫出以送
○政院啓曰以政院所啓欲問者初故以揚經略出問的
奇爲本後便建事勢名令備邊司議定事條啓矣
揚經略出問後入送譯官以朴仁祥宗業爲等經
略東征時跟隨譯官之謂也此擇善譯官二人而經略出
來之前及師到遼東經略出來事情預爲探聽者
也而先令送于遼東等處將以經略出來探息探聽譯

皮日休天女對白脫自連事倘不然若好散也○以金徽為同

與永有李大樂為岳雲無知孔家去為雲自成

戊午五月初九日丙申

館學儒生李廷等上疏，奏發彦及偶得於宗社大計

等至討逆之論，豈有異同，現大論未完，潛為傾陷，交

謀甚慝，請亟黜遣外邸，劉璽諸服母世叔宜人

換出等事，令政府添入啟目中，即速舉行，以定大計

答曰：省疏具悉，而宗事予自諒之，其勿為煩擾

於靜攝之中。○左承政韓某純初發呈辭，得旬不允批

答

戊午五月初十日下內

傳曰所管派彩畫匠等上司衙門還不撥去云以撥爲常
臣不念國事之故撥爲示罰今後撥去衙門一一入啓事
言于都監○傳曰兩宮擧動時外中門正門及閤門內
禁川橋造設事豎立大標自上詳覽事言于都監
○傳曰自古國忌日不擧動公事不爲入啓矣近來不察
國忌往昔入啓擬爲之之言之也一云此日太陵君私
忌太宗國忌齋戒同也如今日亦如此而病呈辭傳出上疏
一一捧入此如新入承旨者請稟例也政院書付聯上
是新入承旨者則行之可也今後勿加察事

戊午五月十一日戊戌

傳曰兩殿少年慶席宴禮於以十六日退定設行擇事言

于該曹○以趙翊道爲工曹參議金徽爲刑曹參議梁

應洛成付實爲分承旨金瓚爲掌令朴宗賓爲弘文館

副校理李鍾爲禮曹正郎韓定國爲弘文館副修撰

韓曦爲吏曹佐郎李光燁爲承旨洪光銓爲獻納金嗇

亨爲分兵曹參議鄭遵爲吏曹正郎趙緘之爲奧州

家待鄭道爲軍器寺正韓仁勵爲南陽陵正

戊午五月十二日己亥

雨雹于滁州大風拔木壞拔人畜甚傷苗知州以聞

戊午五月十三日 庚子

傳曰女子宮人剃揀擇次自十一歲至十九歲宮女子擇入之
事承旨說書○傳曰宮女小可隨之物並出於微儀受女眾以命下
而治其隱匿者矣且來國綱爲甚人不畏法安有敢隱匿之
之擬爲可施今後如有隱匿不出者繩以重律亦一爲寧
匪永不叙用事深下詢於本藩審擧行之主事於擧行○
全羅道生李矯未出疏大略西宮謀危社稷罪惡罔赦
野斥章三司繼發百僚庭請而殿下不斷不斷彌積歲月
未先下令之議者二一日奏請行廢一日處後行奏
擇而斷之以長宮西宮所坐乃先生法嚴而先帝極
而其中請處置西館之又宗廟倍渺重獻則何當爲
停止至於諸臣王子所賜東出別藏以錄 皇命理之
而況以臣等之疏丞前議討宜開而聚行仍治威平頭
以補罪元探出疏儒延逐向所謂罪者如此其矣
李本宗之章爲國之誠以施用豪爲西宮之事亦不悉詞矣

然自前引船近前為納冬衣至以道之邑宰因為開踪
亭濱為守登岸或有治禦宜如此言退去自行○承旨
李偉卿聞古國之大臣將死必聞天樂此世傳夫大
臣之衍也今聞右語似聞夢說雲云鄉梓云江邊黃良
聞天樂何如答曰允○聞夢說又夢說見擺部夫
也爲無所存久置西南仁弘見之謂其有南冥氣象
力薦可及失論之義桂為樑而為耶樂聽人為忍說入銓
部之後登台鉉其後始終翁自也揚之生獄重獄語口
氣息得會未羅擇患部痛以齊劈扶挽以出臥不能起至
是死人終之天性云其妻及長子濤相繼死
剃秀之獄

戊午五月十四日辛丑

望意便札示者所同前日胡書所以遲即知報兵今已還近倭氏激兵一層事機亦前大異而謀為或以為若干從語不可測及于奏文中云將兵輕舉害表付累輩其數數條而今倭文所為前日不驚以此津報至於而及至今日以舉數數條于奏文中事甚不安至於不問之日徐國于倭虜事情無論大小所而隨時隨根而總行處置不為以根本且為見胡書而其詞所知但於為據損抑况因此一事致有輕辭不可以事機權、壞語答如刪去之為便云臣之意見自初亦從如是今者責去傳閱植意諸今承文陰備令司參畫商確刪去何如傳曰允○傳曰近以倭兵事訛言興中外小民處或有驚動、至於謠事情以鎮人心誠今日之急務也本司先洞察于意或布告四方或掛榜都下以之適諭俾各騷擾、槊事至于備邊司○軍門楊鎬將官討問

純旦調的領兵將總兵官杜松劉綎柴國柱王國棟

忠廿領兵千萬未出関另十日内出関〇該到了遼陽投

李楊歡兵馬三千名去往瀋陽設防投王浩兵馬三千

名去往鐵嶺設防投李光榮兵馬三千名去往遼

陽設防投張珮兵馬四千名去往遼陽設防〇又四月

二十二日奉旨下納達浙江廣東四川陝西山東山西貴州

每省調精兵五萬

戊午五月十五日壬寅

傳曰今日大內妖變不絶入直之人無遺親祀以爲偶言之不在紀宗即爲禍亂矣聞論士大夫家內少有事故則亦皆驅逐小民之家而亦爲移避之而況以君上寧其於不安之地事情未安慶運宮亦非乾淨不得移御昌慶宮五役過半而姑停今年雖未得完畢明年則可以畢役矣大內東宮各處門各別董役從速畢役挪移爲離宮仕役日監董勿爲早退事另加着實舉行之意言于都監 ○傳曰今此修理之役斷不可停止而有何難於收拾之事乎之觀望遲延之事以無勸仕之誠徒有避意停役之意諸不知大內有變禍亂切急之擧則老賊未動之前始勿生停役之言早仕善羅即事內而從速完畢事着實舉行之意言于都監 ○營建都監啓曰前初因法木收接之時除減鏡平安道江原七邑回送所出木之數四千餘同而漢江沿海黃海道等處本邑各營無爲

公作米並用米々而並停而用木故也前歸來布功者自三
月粗始設續木于今四綑矣春初分一綑支米々數太過二
百餘同以此計々則支十餘綑而三月以後分半近日並加
之一綑々用為至三百八九十同而餘存布木僅一千餘同
此須及今精置可免停役々患而今者上國徵兵々舉
富而此時師旅未的知需不出八九月々間而此行資
居送々日加住以緋為年先還之大役不停而該當々費
也有所歸而沖臣使臣瑞侍羅議色而都所以為討誠務
閒迫着令備急目及六卿三司議從領受價而前所
須何而急速此非可停々役今陸而誘八九月間替緋收布
至乃不費形免收為匠人拔布並今詳撰收用此而為官
兵外助工匠等事免從為將收佐自內曾不用從木布矣
六卿三司有何別從而為非議一篇宜從受

甲午五月十六日癸卯

檢閱李鴻章函稱本月初六日接陝川如傳諭于領議
政鄭仁昭公之緣臨証後作不佳翻起號更在告仕如識
注旨之至於彼兵事不得方在朝鮮中不敢偃然就緒
兵只云于臣同與國有事不肯答是未識思款其第一
彼有懲兵事昔兵那邊度並茲先遣辦案交涉注接
上諭具令付該僅國兵陸不准數目以減意稍通應催
國家只得不如與我國以是或有減撤之理矣云云傳旨
知道○刑曹判書趙秉式上劄大槩請停兩宮之役收拾
人心進錄軍卒以備緩急且速召本國及海常基建
聖上以無愚之誠尚劄具悉但卿似不能內間事情
不得不略及寬時秉任李匪只以照鄉敖等之揚湖昌
浩久矣不幸李匪有所揚于昌浩爲逗撓之守亦不可
不預備茲命從善昌某某之昌某某設停異兇妖之突
先起于此害特招于昌浩害事持不可仍命有兇妖作擊

了知朕以仁孝之念了役出緣工役法大小關著令先造各年
東宮又有妖言蓋朕之懼仍在水火之中其所得子之家
何敢請行此役乎况木石之備工役為運軍治日更造之歟
矧况勿令姑隨便畢役何妨乎至如軍機之鄉亦備為要
上之如何不諳究軍國大事乎修堤防之言將各案款
更加未之規畫以安國家且卿累以兼我掛念故交張家
當務之時今文且遠吾實難修持綱於我直勿辭 王安
以收處文下旨以寬紓役之論使臣等不敢言其時三議以何
將軍之言甚難矣吾之事難處之言荒於一處事孝之前之
國家安寧以此極限難於孝事孝之以作之仁修收路
中政文館推行此事

戊午五月十七日甲辰

左議政韓孝純再度呈辭 傳曰不允批答 ○ 前領議政鰲

城府院君李恒福卒于北靑謫所 ○ 傳曰朴鼎吉以之侍

特命趁參右揆賓加有之人加一資以慰其心且為此國

事危急之日大臣不可久闕閔于領左相斗相以應大司成

朴鼎吉今加嘉善 ○ 傳曰江都乃是保障一地不可不

預為繕完矣此外如西南安東等將全州羅州南原順天

等地亦可料理措備以備緩急可矣更加十分着實議

為事言于備邊司 ○ 傳曰如賊造船欲為遠毒之計者

云其情叵測姑令兩西兵入守關而江邊一帶亦令安防

又與處侯宗安達及本兵又協守上下等將六營之軍兵

嚴守進退事各別議處事言于備邊司 ○ 備邊司啓曰

江華一島去京城最近屯田而設擬引南方饑民之事

可以驗矣而遷延十年未有之措置而尚未成就自今中

旬規畫以為緩急可恃之地至於嶺南安東則關嶺陰

阻且有士民之托聚來之避兵於此實非偶然蓋乃澳門
最好的物產地大又有舟楫之利於控制澳門若藏甸形勢
甚好此兩字另加撫登浚完城池儲峙糧餉撫備器械
俾為他日得力之地在所必需但今日保障之策當以蓄養
民力為務而愛民之先務在於得人安集流州招撫有計
通籍之人除授州邑守宰責以撫綏之任與東莞
此間物料經理而繕完者也至發中所及某府全
州南原順天等道物力不逮即未能一一撫安此壽州府
俱係南方巨鎮亦宜隨力經繕以備不虞此上並各別
小諭于兩南各所認察又須為

戊午五月十六日乙巳

政院啓曰問于領左相卜相以啓事命下矣左相今方病

命招領相在外遣本府郎廳問啓身造史官率來

仍問道史官問啓○傳曰李恒福死而配而此爲何大臣

山儒李濟馨論海西應舉儒生輩奏罷之以請還

事不許○傳曰前將成朴師壽勳舊重臣關國家

輕重今爲上國啓兵疆事致損一日宜以全其典之經

敍引即令起復備邊司堂上啓下又一規畫急速

啓下事今三嘉子備邊司○檢閱李藏書啓臣往于

左議政家傳以備邊司中命即出卜相書以對並秘密

啓請一度授臣又一書送矣傳曰知道○平安道觀察

又安知寧於臣等所附其李善復以道急精探事通

事李戒生四月自遼東言於守堡布政顧懶本月初之

日滿爲都城起身伐行於守臣而鬪門兵馬陸續出

來且以清兵冒戰爲二萬近於府內募兵亦募兵出

云云都司拾見戚生曰尒國兵馬頗乏勇猛賊之不畏云前
年火箭亦頗有為如賊造小船欲為走避之計尒國江邊
一帶善為防守云云戚生答曰我國兵馬亦為頗有為但江
如日期願示詳教以便吾也今番日期為之林浴辛察
將雅輕動師期如在八九月可云云都司見都司寮文不記
如日期待初筭定日自為預期密諮云我國兵馬預入
第恐路粮餉難繼狼狽之患難保其如今本道軍兵為
待雪消回還後可以渡江而謂奴賊造小船避走者似
是虛張聲勢而脅我國耳在我隨備不可少緩請
令都督指揮備禦四至司事係奴賊之論議患即為
知至而兵馬之屯住處自經略衙門處請為之發
移行楊本道從之 ○傳曰安危之府文移總兵處為上送
事下諭于咸鏡監司處 ○傳曰黃廷等道之處察
議從東搜義孫至乃閑而伐木御史如以他人改差事
○備忘記曰黃廷彧防禦文書事 ○以鄭達為同副承

句章先業為魚輔治蔡承先為孫文治所移經

戊午五月十九日丙午

傳旨兩路以此番潰軍舉動殊橫日逼寔慮東軍兵速為

下游○都門有餉潰男發旨南兵使官精此分照入奏

補物故以年幾書號大壁幸幾而字為用於無好兵後

殘兵猶遲延以平遊亦不識事體甚爲清此番傳令允

○傳旨西都於有旨金陵路七月宮錄鮮窟後一月間

事爲擇日不識今宮錄鮮窮者為○傳旨奏覆中部

審書云不可不預為將受田法收部量法取棒一串令

年按用一串以書樣之事深念之言于奏覆○傳旨

刑部日審府嫌未甚為限皆是擇役召派兵猶並皆是

奏覆補用不得今未奏覆諭旨○行大日成朴愚者上疏

加添諸兇營旨參革為之以名待特旨且約應參加四

例先論當稱安以勿發更加嚴識閱經用疏不統

戊午五月二十日 丁未

傳曰外方校生極爲猥濫此出於守[illegible]
將之矣不拘年[illegible]納與其所不[illegible]數子同意[illegible]
文事之[illegible]于青宮 ○ 大司諫尹[illegible]司諫辛[illegible]
除[illegible]元[illegible]除國[illegible]義林健[illegible]
平[illegible]西[illegible]大論[illegible]
傳有日物[illegible]以討[illegible]嚴[illegible]臣等[illegible]
李[illegible]扶護而[illegible]君[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命臣等[illegible]
動[illegible]論[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論事[illegible]命[illegible]臣等[illegible]
日[illegible]論 ○ 政院[illegible]李[illegible]傳[illegible]
[illegible]方[illegible]論[illegible]何[illegible]傳[illegible]
傳[illegible] ○ 傳[illegible]尹[illegible] ○ 傳
[illegible]入[illegible]論[illegible]

楊濱衝突之患不可不慮矣昌城一路尤為捷徑常時堤
防在所當嚴況今多事而加其巢穴此是我國西鄙江邊
一帶要害無如此在緩急之計不可不慮為料理也當
城根之地亦不可不預為之所此正防患於未萌固於未
然之機也選兩鍊兵備糧造器等事備禦之道之料
理尤緊切之日氣像有將帥之寬安不鎮物者於軍中紀
要之不警以寒起之而事之無不可測而無論我國之
與否而賊猶猜欲衝突之患不可不深思為善處之山且賊
造船之計極為迫隔也向事之機其未聞之規畫如是密
察意而何為此言之言于備邊司惠而為難善處之道
六處答判書密議從事官君呈啓于本朝黃廷等為各
諸李昌庭從事投計遇于公州全羅等道 謝文字送

附馬 申與之時有此某送詞交之稿用於營達去之矣勿之

戊午五月二十一日戊申

左海汪翰孝純三度呈稿入函書白未允批者○大司寇

南雅堂白臣某再以疾奏陳請休致皆以昨日以前奏今日

命孟及季恒甫事同僚簡通請之病不得赴臣今多

官引嫌而避臣一日賊疏為之憂不至於李恒甫力死

此臣入來翌日命候官爵為未申間而目擬上不相繼負

臣白見復官爵以為傳聞而不可不及論臣答以恒

甫以及其家死初論者又擬日夜詳陳復出無進傳聞

市程且今日向晉又有旨令同會奏於是東及出入為臣

今日更始之日為之來晚如以此不至其之神雪成云本

追悼守由臣錯料以至稽緩而目猶未語候奏請以

其俱生臣分而疑勞不彰明此曲折不復同假臣尔

九大請命至穆臣我出嘗同日覆已侍物稿○傳同

慶陸宮親臨以二十六日仁慶宮以二十九日行禮不妨二

十九日年去又赴闕于日殷以定○孟章上劄請兩目

兼命出仕事下批答曰依允○傳曰賀至使朴鼎吉發
行一日已迫陛辭傳敎事同日命招引見○賀至使朴鼎
吉引見油芚紬帽弓矢煖耳等物賜給

同年五月三日己酉

遣唐名魚陳奏使於朝鮮奉表以禀師 ○令日達之
日本国王無道無前之至 不宜置不可勝
守宰輔不可頒忘畏懼而不討逆之大綸也 楊本為左氣
家苑經令日遠其情自分一致此宜可已不已歟 從令遠處
孤棘人心益危大綸法令一日為急請傘下其目使得攘
之次第業行以害庸懸之由 其修叛疏中暴揚許詭
之思無所不至閔仁往之疏以西宮約矢之事的指許詭
薜荔狗雖如修叛仁往諸等不得一日偃息於霽載
之間請照命拿鞫衆人斯得所定 邦刑 若而從何僵
下行至大段不如宜日煩擾於靜掛之中 許諸年至止
大臣以排霽 此獄年勿用更讀 ○令日達 而何日在請
實出於奮忠討逆之一節 大小臣民不謀同辭 應旦非疏之
而唐中惟思之以業 疏德伱心戒 汝好不每長有之戒辭 諸
右祖都元之早可息也徹不可忍也 鄰邑所抑相尹將全為

宰李廷龜李時彥吳允謙宋英耉尹衡後李時發金
瑬朴自凝李景稷朴東善鄭孝成東陽尉申翊聖唐
尉洪友敬晉安尉柳頔錦陽尉朴瀰等忘君負國之
罪斷不可貸請並遠竄以嚴討逆之典至於象所特甚
者孫廢疾長安以爲可貴之以通論之國有大倫絶非己安
不爲長篇乎亦前無可謂之矣於一依政府等議請並
命削黜源曰追請時宗室等啓因仍據不可不爲之後見
宗親府啓云敷西城君正希壬等從此不爲之從請之列至
於爲昌君瑞大興君韓忠宗室不從所啓其忘君護逆
之罪不可不從請並命遠竄且漢陰君僶等宗親府以爲
新爲爲書追鎮君光新從此不從不爲之罪請並命削黜
李恒福扶護西宮敢亡赤幟忘君負國之罪竄黜形輕
至於之罪宜以死生有異哉涉大論未完之邊涉右袒忠友
舜此何等風稍神專情甘情協此張情極罪遂致成命
昔日此時事發勿用處法取夫枓新中不欲有言崇親

論事不顧私公議不得不畏爲之說如嗟今日在朝大臣大都
扶護西宮者只獨恒福一人而三司論攻之死之恒福恒福
爲人豈不窮思如此識諒而何斯以擇去者何同之殺身殆
見此時豈有愛國仁懇不顧殆者有亦來之見心母為之悲
之論不識於國人於〇王者上劉請繼從公論者爲市之
之得乎丙申年七月朔日而皆勿煩〇朝鮮國王臣姓諱謹
奏為屬夷抱順天討而加蒙贊徒懇擲閱熟之小西平
兵策依以前事本月閏四月十二日准欽差巡按遼東地
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事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維禎咨
續准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略禦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可受
撤文准此竊照蠢茲奴酋如真之逆種竊據陰阻潛蓄兇
謀始為號佛將轉杯肆其吞併忽得鳴犢豪古絕合
請從兵之備策小西不拜與賊境相接衝突橫暴之計
未嘗不在小西而比渴至於每日小西奏報皆行宣諭嚴

加撫飭尉牙久屢逋嘉未蒙如蓋以此而不圖報効大邦至之
犯邊境陷我寨城侵我塞而使此乃胡運將盡自速其滅
者也三藩不幸何處辭陸擬抗匪茲宜舉闔境小邦君臣
一自遼塞有警舉切憤惋直欲食肉寢皮殲滅無少殘
矣休詗皇然斯恭於戈束楷括整揚諸總督俱擬於
令小邦申嚴隄備相應兵機務與在小邦陶冶為悉發徵賦
稿勑慨慷勉死激之志府資九代之威用集三捷之
切比密藩守之職敢不捍禦之大分也況在臣之孔高責邑
孽似逞小邦誅犯上國三為厥結之類由肉君臣情越
於危露國勢難保於朝夕哀訴於遼之所以號父母之
邦幸賴皇上念軫興滅仁隆卹小爰遣興師飭兵殲
逸醜邦域重恢基命再續生成大德誠出人之所罕聞
者也乃茲臣思維先王遺澤僥倖後世有辮巋鞠躬
而陷孽焉之舊暑封之典錫命存降瑩耀來一自今念
此方何以得此環東土數千里纖毫銘骨而鐫心生隕

而非諸也今值王師薄江大兵星用執殳前驅不命擒
承按抉赴鄰有呂敦遣國根芟一正在今日除於咨檄
內專宜行令諸設將領彪日精抄團求部伍分併合
小邦四面受敵慶尚全羅忠清黃海等四道一帶地
方素為防倭重地之江界以南咸鏡之甲山以北諸堡
狀常為天朝郵傳小邦每以急慢備戒嚴防禦
守為費甚爲而在途丁不敷派戍亭障者患缺少加
以自經倭變生聚無幾混籍無置不聞生作野殺攻
城尤非長技東江為天朝之隸羈縻脆弱乃在寶壯目今中黃嶺
號太白入月蜂蠆之聲豈管拒繳蟊螣之屯後鄰保
穴也如猿猱於小邦垂如萬壘時江中賊之來寇以殘摩
瑣甲將何堵截況移鎮東南門多付管領理僚伊賊方
於彼灘江上宛多造船隻條國江邊要害為堅守
之小邦滿紫已此尤急之務全山鎮臣據報馬島來市
之倭不遵約條額外船隻多數出來見前語皓各像動

至于如類回文旨揭貴不清至總極劍裂皆肆發不遜
之詞廣患益繼深情逆賊南心之震腹背相制而在閑防
並分緊切今益盡調見守官信地盡跡拙不各隊形成額
不分自恨兵力之疲殘莫效單窘之至性只期從使皇
靈奉行天罰晉人得播快之快魯郭逆稔惡之誠只
小邦之驚情知職而無延宇少或矣仍念此賊或侵小邦
疆場深入當將一帶地方窮寬莫逸南以至鎮江等處
俱係賊廣窺覘不無盡分據耕患若合一枝天兵來
鎮守項等處以截侵軼之路則天將兵家相為分界
恐或從逆德文官查先後成化二年內小邦欽奉
憲宗純皇帝降勅令本部率建州衛李滿住欽此遵依
臣與府治等領兵攻剿又於成化十五年欽奉 皇
勅遣遼陽臣尹弼商等領兵往剿建夷在家天朝調
發小邦軍兵亦有降 勅一例今次以為能濟勅總有何
奉行為此一面行催本處項布發軍兵一萬萬令前赴

爾抄等如雖僻遠然形生以命不從調節兩營小郡
事情或依洪武成化等年舊例　勑令小郡把截沿江上
下以為辭擾困固藩籬或令調取耳前援據若否
打師翊輔進征勦方略以內牒不得無違悞不勝幸
甚謹具奏聞伏候　聖旨

戊午五月二十三日　庚戌

營造者皆留為餘存米布走告仁廣官役事請示大
門妖魔日甚廣德官役事一貝為患令勇於某德官為
妖停收布至於助工木於方睦戚備從清出於民力募兵
直可行民結案中百官皆收下官宜為翻理修日後懸
百官收布出從云據用仰為照式清逐停而官之役試請
只停仁廣一役云營重在以力爭停役為報事是亦
旋聞我國人以稅為少有事者偽世告訴一同激兵滋擾
來章劉漢尚雜清停役人以可得隣否役或可請何可
能將免稅滋布移生免稅收布從警察府聘木
近人樁布生爭我為般接帖收繳劉自情願速至更觀杖
先而來事者為據從空○互為之從事於費從官
李帖日採國主回答上有兵七千不言為兵發千出兵
發千從領將假業免足何姓名見何人為劉注何處作
行搽辣有彈回報在官醜領將前千年趙軍門接從前門

報進安知具詳可行具前日回咨去府少保回報速查具

報咨至處前已義州府尹書狀大槩謂今[illegible]自鎮江回來

言兵於軍不日係國兵馬已為整齊起程至于翌日下下兵陸續

出關而或不絶橫渡係國如前係國兵馬不必濟遼防守於江

邊一帶云云且江軍門亦已為出關杜總兵以下時未出關

兵等於遼邊撤於剿兵等仍住鎮方圖上回云

戊午五月二十四日辛亥

備局司啓目朴承宗起復事傳曰依允無益之事何必為之令

該曹起復啓目書迷葉紙為有顏啓傳曰依允〇傳曰

都監米布一並書送米布送米數策為般料務意

善為精備以免職許自遍及也欲為啓乃錄更加詳究

長謀全事三年其啓

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壬子

兩司啓曰西宮廢閉是何等事而爲今日之惟不平討天下之大逆以一國之大義柳州大段事者淺節目下下廢黜之典次第將舉節目不必將何以治逆之闗櫝之中出入公事尤一二而獨此節目請下之際終不得而臣等竊帶我名呼喝廢母扶護西宮莫恒納者也臣等着論收議之情慢侮無窮竄宅件讀人以可爲國逆爲率至乃强之云謂天之死而復在爵字今日果有大臣大使以恒納謀逆者臣等有何忍於臣等方請收議在廷臣之議不參者之罪而申請先釋趙永恒納之文彦府以臣等强拔任怨不避王法何由而得行乎君臣之間情於文字而後言之入而事之濟也臣等無歲不可何冒恥識國人請罷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前郡縣申當上疏中所有徵兵之擧酌納軍糧以助兵之 ○令司速啓請西宮廢閉當用之論 ○合啓速爲庭請不參人請

丞豪懸李恒祈扶護西宮敘立赤幟爲君負國之罪無以
死生爲有異哉奏愷詮微請遷還收成命以者三道咨目
之生箋敘出西宮爲辭爲君遊逆之罪不可不治廖爲咨
目尹暗公洪咨目李春元江蕃咨目李熾清並削職告問
之請三道咨目韋徐爲發落○目寰府發問之末國爲公
循人爲爲恥本家府立崔后若木以御頒之人宣於國富
寮之田莊於東府如人請命集成一大村檢爲不足尊人藏
獲爲緊急中有家和上傳問之先呈其事皇帝於法司不得
此爲意中之有帖發之致爲妨善事國言籍之請命於
不敘用江蕃咨目李熾派酬於陪辭女自發杖謫大生浙
面取覓不足至於守令客好公廷私爲駃迥列邑藝賤欣
好之主至貢加資之命告植可該請命羅戮咨問徐爲發
落○目諫院啓問水家府史崔雁之罪者以貪飾殘毒之人政
據其殘害肥已奪取民田日爲無厭爲民耕作轄入
其家爲落情筆之以等遞降境以爲自己之物閭閻憔歎之以至

水火之中且為萬賤竭誠究是為同志姦惡手刃殺子物傷
萬不諒情請命削去仕版並為除名發落

廿年五月二十六日 癸丑

傳內大臣書宮訓子庚戌年新造之書及十年來為校陋其慢藏不戒一狀極為可駭庚戌年以後內家各種史並非考今諭雲書重改造以後各處申飭嚴肅歙于十分善藏章京于日讓等惶悚 ○ 傳旨管理都堂木石上列浮入一时為有林部舞弊之事且工匠私借簡家之日頗為云今後各別嚴飭更善比較章京于都堂 ○ 皆日久日久諭司怠慢日甚內司小道好弊巧貪如舍入上代須命兵書前已為進抄之諭書云云爭務下已久因驗奇久不達抄極為好處此次諭書史從速重非考

戊午五月二十七日甲寅

副提學全有亨上疏請停仁慶宮之役盡心防備之策○備忘記答曰省疏具悉一疏之內有左右防禦及江華等關防之重如諸條所論兩南營司御史以爲變更及啓不爲爲備局依啓○傳曰崔應虛事令吏曹詳察以啓○傳曰李誠事令備忘記回啓○全有亨疏曰前疏深知爲國之誠而陳之事仍傳曰此上疏書關事知會備忘記詳察

戊午五月二十八日乙卯

御門黃徐六人臣奉予眼疾尚書云又曰國家多事不
得動搖至今未見快著急然仍前白之陳不意一一論煩
搖於動搖一一中有不及時大事業在此極為不為限予平
復写句復讀前事上言于三日句為特一予以陵之前審奏
行○以陵聖曰兩宮以臣等當何以為一一御前以以白已定
須付樑○兩宮為必醒命日如常一一等特以不堂元命各
獨有公家大事不得一日停止真好与好日國之之鑑戒与正日
格不敢進諸今日召臣等俱請閣下同於然以尋承嚴旨
云不敢為退去自有查請詔閣字之室出之後詔為
達為智至言益足臣等進退極為狼狽至情不忘感宇
西寧失論至達近對日以較郵篠樣生人心益危殆於國
家之弱如清命避臣等之餓差白話遊烟限年條間
句為可矣句亦臣請物論○至查上劉請同自差命出任
差白依臣○料朝宇閱馨寫上劉乞無遞備室日查上

昔者劉備嘉寧圖之誠分顧茅廬之規畫○收院西
曰今觀劉孰寧闕攀男劉子有一首相高臥蓋若云之渠
安知首相出之行藏之慕其志道在林皋未嘗以生民
休戚宗社之興衰略付相忘於懷其宮庭時者無道之
事必將身首相以一飯不忘之誠當為於蒸葬之白山之衆
今乎於我其為受君之念有何加損於其身乎費
日月之精忠者此之於高臥之一實士貝其為不知首相
以甚矣若以果於忘世者謂之高臥則可以儀刑一代而佩
安危者將之高臥為將何也揣乎其精攀男之集證自
收者亦不免黨同嗌異之習貝信乎去行於賊易為等
待罪之遠邇之所信不敢不違信而知道高臥之語
以未安一品動寧操之以渠亦未為穩知免背其之
識矣

戊午五月二十九日丙辰

傳曰捧書入來國事尤急左相處遣史官敦諭

使速出仕盡心幹盡○卯初王詣慶運宮親行日

入還宮○平安道節度使金景瑞狀啓滿浦僉使

將後報今五月十六日胡將於十二名來到越邊呼

通子弟之通事問之則持文書呈納乎取見實封則

題曰朝鮮國王開拆不揀塞心之通事開諭曰我

國與汝將子作不同自前文書出通之規無違朝廷

之禮持納極難反覆開諭前後文書并為出給將善

胡曰速為將人持書出來宣已如此子體何以知之勢難

而還給彼則乞留置待維紫諱開諭厚饒保肉以悅其心

後之女真訊導房庭斗卿通事何為國事問處中

子情好差好答曰我將方之軍之共已將出戰私為出入之

人不空隔通事楼之契彼一切禁約出入者之此地無子可遂

來殺我將祖父又於如許械中送天將添兵守護彼我將結

怨積年陸兵去四月十五日我將領兵撻順小四鎮一時並
擊後一處聚兵而得牛馬布物弓箭及而擒唐人點閱
不知其數撻順鎮將乃乞降生擒我將有來女許探時在
數城又於五月收閏六月初生欲向如許擊破後仍向遼
東廣寧時料而其炎霖雨草樹茂密時未定奪而擒
唐人多餘名分而割其級殺之招志以爲先鋒朝鮮若其
我朝有德之國爲遼東請兵于朝鮮云云寧三水南浦於
處我將當以一枝兵馬發送攻擊朝鮮與我將營壘然陞
守封疆勿使動兵云云答曰 天朝以二百年生聚教以首
曾異泰山壓卵 不必格外國而乃助矣乃參詞言肆極其
惕慢入關時有爲探索城上器械唐宗壽於書支文以胡級
而置騰書上送大衆此賤不畏 天朝至于極責我國示以和
言切痛恨而侵凌之意不但在於 天朝我國意上不可時變
悔之虞將兵備禦之策而當從後也之妄意之抄黄近道軍
兵進往甫川水地本底倅兵馬防禦史助防將亦以本道守

空兵差名本其兵仍駐汛地操練給養照舊時地接應隨防物
力有裕之邑及江邑守之亦以去非接差團練軍無中衰
邨接下守禦之策亦以戰形於書達二度不許接入早晚於
有室外之堡防堵之策暨過守城清野亦以江邑一帶之
之弟江鄂滿浦昌諭翔時義則等於干城矣至餘弟城不通
尤餘據不通諸尺決難入守也內地雖堅安則平壤城皆可
守之地而廢棄已久倉卒難修寧邑一城非但潤遠四面山
高可以死守而久棄不修於為繕築能成未至而賊先失悉
九千抄邑進攻諸城修築等事請之南臺並下備禦澄邊措辦備
邑司因啟曰今此胡盡及猗浦問答諸語極其免惱至以
七宗惱恨讐怨天為絕之以蒼天點豁俾益寸衷云云以詩
示與諸君一以慰勤我邑上來胡之悻惕又於前日所比侵犯之
事在於今日本邑之事極為汲汲黃廷道軍無虛發之兮
運入城駐劄處不與其逆案史詳議並退亦防禦便助討將並
差守下及道內守亡去非接差多胡連自備量處安州城

(B)
732.55
4724
[v.16]
no.45
0205231

守可本日已請示諭及時修治為必守之地已為定稟節山之城其要如不遠可作犄援之地而形勢家好似當為先修築平壤寧邊亦地人民多集之地自不必守之議抑一而六以達大為雖守一道根本之地亦不可出棄余顧念固物力殫竭搜括於民盡力殫盡何如大發兵鋒者哭於一天無次第加長於我況於之理此十分當念經營畢白毋失機諾如入無人之境可請監司處並可以擒勦從之

昭和六年九月十　日印刷
昭和六年九月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6]
no.45